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

葉德蘭（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標題：《關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更新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

文件號：聯合國文件 CEDAW/C/GC/35 (2017)

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內容目次

項目	重點
I. 導言：1-7 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鳴謝• 重申公約之歧視包括暴力 (1)• 習慣國際法 (2)• 各方貢獻 (3, 4, 5)• 現況 (6, 7)
II. 範圍：8-20 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目的 (8)• 新詞確認、意涵 (9)• 新詞本質、影響 (10)• 其他一般性建議 (11)• 交叉性歧視 (12)• 法條競合、公約保留 (13)• 生命週期、暴力形式、加重因素 (14)• 其他人權公約、酷刑 (15、16、17)• 侵犯性和生殖健康權利 (18)• 根本原因 (19)• 發生場所、行為者 (20)
III. 締約國在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方面的義務：21-26 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總說全面義務 (21)• A. 為國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承擔的責任(22-23)• B. 為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承擔的責任 (24-26)• 立法、行政、司法 (26)
IV. 建議：27-35 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總說所有措施應以受害人/倖存者為中心 (27、28)• A. 一般性立法措施 (29)• B. 預防 (30)• C. 保護 (31)• D. 起訴和懲罰 (32)

項目	重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E. 賠償 (33) • F. 協調、監測和資料收集 (34) • G. 國際合作組織 (35)

壹、背景及概述

「基於性別的暴力及一切形式性騷擾、性剝削皆有
違人類尊嚴價值，必須全面清除」

（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A/CONF. 157/23）

對女性暴力相向，尤其是家庭暴力，常被視為私人間衝突或家務事，傳統社會多基於「法不入家門」觀念認為公權力不宜介入；當民主體制逐漸與法治密不可分時，任何暴力傷害行為終究仍屬犯罪，於是才開始將之課以刑、民法律責任，然有罪不罰現象比比皆是。數十年來，全球各地相關的直接救助服務和實證研究不約而同都發現：基於性別的暴力對女性的戕害，不僅創傷女性的身體、心理，造成無法復原的殘損、恐懼、自尊低落，更負面影響了女性行使基本人權、參與公共生活，乃至於發展個人潛能的意願與能力¹。

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聯合國及世界人權宣言的建立，在全球婦女團體促請與遊說下，性別平等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重視的發展指標之一，並冀由各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面向來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正是集大成之代表，唯當時深受歐美婦女運動著重參政、教育、就業、健康等權益面向，於《公約》條文中強調了系統性的直接和間接歧視造成之阻礙，並未提及對女性的暴力侵害，此一漏未保障部分，自1981年《公約》執行伊始即有婦女團體及學者不斷提出，力求在其他國際文書中有所彌補²，部分國家政府也開始注意到對婦女的暴力議題。

¹ 例如國際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1997 年即已提出婦女遭受暴力的各種健康損害，並會造成婦女教育、經濟等社會活動停滯，以及政府增加醫療支出等後果，影響了整體發展（<https://www.who.int/gender/violence/v8.pdf>）；美國健康部於 2019 年 1 月更新了網頁資訊，納入婦女受暴的最新研究結果，認為不僅傷害長期存在，會導致心臟、氣喘、風濕、免疫系統等疾病，且其負面影響遠超過受害當事人，及於子女和雙方原生家庭，以及整個社區（<https://www.womenshealth.gov/relationships-and-safety/effects-violence-against-women>）。

² 具體成果可見於 1985 年肯亞奈洛比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結論文件《奈洛比提升婦女前瞻策略》，要求各國辨識、預防、消除對女性一切暴力，提供受暴婦女庇護所、法律等緊急援助及長期支持資源和機制（段 231）；及聯合國大會 1985 年家庭暴力行為決議（A/RES/40/36）除對前述結論文件內涵增加具體細節外，進一步要求由犯罪學角度研究並向聯合國第 8 屆犯罪預防和罪犯待遇大會提交報告，開始注意到有罪不罰的現象。

1989年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以下簡稱CEDAW委員會）通過發佈之《第12號一般性建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似乎對此有所回應：「《公約》第2、5、11、12和第16條規定各締約國採取行動，保護婦女不受發生在家庭、工作崗位或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內的任何暴力行為之害，... 包括性暴力、家庭內的虐待、工作地點的性騷擾」（段1），並建議締約國在定期報告中列入相關現行立法、措施、支持服務及統計資料（段2）。這是CEDAW委員會第一項主題式、而非執行《公約》技術層面³的一般性建議，足見此一議題之於《公約》內涵的確不可或缺⁴。

僅3年後，CEDAW委員會便再通過了同一主題之《第19號一般性建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明白確立《公約》第1條界定之對婦女的歧視「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

「歧視的定義包括基于性別的暴力，即因為婦女的性別而對之施加的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婦女的暴力。它包括施加身體的、心理的或性的傷害或痛苦、威脅施加這類行動、壓制和其他剝奪自由行動。基于性別的暴力可能違犯《公約》的具體條款，不論這些條款是否明文提到暴力。」（段6）

第19號一般性建議的劃時代重要性實為第一次在國際人權文書中，將對婦女暴力議題置於普世平等人權和女性從屬地位之性別權力脈絡中檢視（段4、7、11），認為是性別歧視的具象表現，超越了過去僅討論私領域家暴或職場性騷擾的別別暴力情境；並且還提出「色情文化的傳播，將婦女形容為性玩物」（段12）、「性旅遊」（段14）、「強制絕育」（段22）和多種傳統文化中有害作法（段11、20）等當年尚具高度爭議性議題，直言「傳統態度認為婦女處於從屬地位或者具有傳統定型的角色任務。這種態度長期助長廣泛存在的一些做法...這些基于性別的暴力形式的後果助成了婦女的從屬地位，使她們很少參與政治、受教育不多、技術水平低下和很少工作機會。」（段11），因此「缺乏經濟獨立，許多婦女被迫處在暴力關係之中。男子不承擔其家庭責任的行為，也是一種形式的暴力和脅迫。這些形式的暴力置婦女的健康于危險之中，並損及她們平等地參與家庭生活及公共生活的能力。」（段23）。第19號一般性建議由女性人權及基本自由的觀點出發，首度正式將國家義務應盡職責（due diligence）原則的高標準（段9、24）明確納入國際人權法框架，而內容涵蓋幾乎所有CEDAW實質條文，提供締約國開展《公約》逐條相關作為的全面性詳細建議，創新了《公約》一般性建議的字數紀錄，也開啟了CEDAW委員會針對新興議題作出較長篇幅指導之一般性建議的先河。

³ 例如關於締約國報告（第1、2號一般性建議）、條文保留（第4號一般性建議）、會議地點（第7號一般性建議）等。

⁴ 本文部分內容改寫自葉德蘭（2018）〈防治基於性別的暴力：淺析CEDAW第35號一般性建議〉。《婦研縱橫》，第108期，頁44-53。

1992年之後，國際社會針對女性受到暴力侵害議題雖已成立多項文書⁵，甚至以「全球性瘟疫（the global pandemic）」（UN Doc. No. A/RES/65/187, 段6）稱之，不少國家也積極處理防治，然此類事件仍層出不窮，反覆發生，且漸趨隱晦。當今國際人權法體系對此議題自是格外重視⁶，聯合國人權委員會（2007年改制為人權理事會）於1994年即任命反暴力侵害婦女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E/CN.4/RES/1994/45），調查處理相關事宜至今。CEDAW委員會二十餘年來，不論是依據《公約》任擇議定書受理申訴或主動調查，亦經常發現國家未能採取所有適當措施以預防暴力侵害婦女；在落實國家報告審議結論的後續程序⁷的十年經驗中，暴力侵害婦女議題即是CEDAW委員會最常選出的重大優先問題，可見此一議題確實是許多締約國執行《公約》亟需關注的女性人權重點，在許多一般性建議中也多有著墨⁸。

在第19號一般性建議成立25週年之際，CEDAW委員會綜整了這些經驗及歷年審查國家報告的觀察，於2016年7月第64屆會上公布更新第19號一般性建議草案（CEDAW/C/GC/19/Add.1）並徵求各方意見時，短短三個月就收到超過80個公民社會團體和聯合國相關組織的回應，加上學者及其他利益攸關方的意見，總數破百，關注程度實屬空前，反映出全球各地對此一議題指導之殷切需求。草案原本僅有15段，CEDAW委員會參酌所有建議後，最終定稿共35段，長28頁，除調整段落次序和項目外，增加了習慣國際法肯認、25年來的各方貢獻、暴力之根源分析、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判準說明、瓦解歸咎受害人的信條等重要內涵，並且明確了所使用的名詞定義。

⁵ 包括 1993 年世界人權大會《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1993 年聯合國《消除對婦女的暴力宣言》、1995 年《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1994 年《美洲防範、懲罰和根除對婦女暴力行為公約》、2000 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325 號決議和關於婦女、和平與安全的後續決議、2003 年《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憲章關於非洲婦女權利的議定書》、2010 年聯合國大會「加緊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決議（A/RES/65/187）、2011 年《歐洲委員會預防和打擊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及家庭暴力公約》、2013 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第五十七屆年會關於消除和防範消除對婦女和女孩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商定結論（E/2013/27）等。

⁶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其前身人權委員會期間，即已透過反暴力侵害婦女特別報告員每年提出之工作報告，監測全球各地之侵犯婦女暴力狀況，理事會更名後，亦多方正面回應對婦女暴力行為之處理訴求，如 2007 年通過「婦女人權融入聯合國體系」決議（A/HRC/RES/6/30）；2008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暴力」決議（A/HRC/RES/7/28）；2009 年則通過「加快努力消除一切形式對婦女的暴力侵害」決議（A/HRC/RES/11/2）等。相關人權條約機構如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男女權利平等的第 28(2000)號一般性意見；禁止酷刑委員會關於執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二條的第 2(2007)號一般性意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關於性和生殖健康權利的第 22(2016)號一般性意見；以及身心障礙人權委員會關於身心障礙婦女和女童的第 3(2016)號一般性意見均提及對婦女暴力議題。（其他聯合國體系作為參見：葉德蘭，（2012）〈見樹、見林、見根：消除與防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國際進程〉，《婦研縱橫》，第九七期，頁 36-47）。

⁷ 2008 年開始施行，在此程序下，CEDAW 委員會要求締約國於報告審查兩年後，就一至兩項重大優先議題提供補充資料說明改善進程。

⁸ 附件一。

CEDAW委員會於2017年7月18日第67屆會正式通過第35號一般性建議⁹，以紀念第19號一般性建議通過二十五周年，是為《公約》第3個消除對婦女暴力主題的一般性建議，亦是《公約》至今（2019年8月）發佈之共37號一般性建議中，唯一多達以3個一般性建議處理的主題，再次確立了CEDAW是消除對女性暴力的核心國際條約。

貳、第35號一般性建議之內容重點

奠基於這25年來防治對女性暴力的發展和成果，第35號一般性建議反映出國際社會最近對理解暴力產生的根源和有效預防、保護、懲罰、賠償等作法，全文分為導言（段1-7）、範圍（段8-20）、義務（段21-26）及建議（段27-35）四大部分，共35段，旨在向締約國提供「加快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進一步指導來紀念第19號一般性建議通過二十五周年」（GR35/3）。此一般性建議除承襲第19號一般性建議中基於性別的暴力定義，根據當前世界情勢，提出更細節的補充、更新指導，但不再依《公約》條文逐條說明，而著力於確認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本質，底層原因及交叉性、生命週期影響，其後由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層面述明締約國應盡職責義務，並在對締約國建議部分強調預防及國際合作。茲將重點分述如下：

一、禁止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是「習慣國際法的一項準則」（GR35/2）：

自CEDAW委員會1992年通過的第19號一般性建議提供了國際共通的「法律確信（*opinio juris*）」（GR35/2），二十餘年來，許多締約國皆已開始處理此一對人權的侵犯，其各自在國內之實踐也「認可了委員會的解釋」（GR35/2），再加上美洲及歐洲區域性的公約相繼成立¹⁰，第35號一般性建議因此明示禁止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確已經成為習慣國際法準則，且第19號一般性建議即提出的“應盡職責（*due diligence*）義務”（GR19/9），在第35號一般性建議解釋更為詳盡：締約國為國家行為體及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和不作為皆要承擔責任，且要求締約國「採取一切適當措施防範，並調查、起訴、懲罰和賠償導致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GR35/24(b)）¹¹，確保這些過程「...公正、公平，且不受性別陳規定型觀念或對國際法等法律條款的歧視性解讀的影響。...」（段26(c)）。此一習慣國際法準則之形成見證了《公約》的確是富有活力的文書，不僅促進並且順應國

⁹ 為該屆會第1項決定（Decision 67/1）（CEDAW/C/2017/II/CRP）

（https://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EDAW/Shared%20Documents/1_Global/INT_CEDAW_SED_67_262_15_E.pdf），當時反暴力侵害婦女特別報告員亦在場見證（CEDAW/C/SR.1529）。

¹⁰ 中南美洲國家1994年成立（1995年施行）之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Punishment, and Eradic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簡稱Convention of Belém do Pará）；歐洲理事會2011年成立（2014年施行）之The 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Domestic Violence（簡稱Istanbul Convention）。

¹¹ 此一定義與《歐洲理事會預防和打擊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及家庭暴力公約》第5條（State obligations and due diligence）內涵一致。

際法的發展¹²。

二、 確立使用 “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一詞：

近三十年來，國際社會經常交替使用“對女性暴力 (violence against women)”或“基於性別的暴力 (gender-based violence)”等名詞，莫衷一是。CEDAW 委員會認為「19 號一般性建議以及其他國際文書中定義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概念強調了此種暴力係基於性別的事實」，因此，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使用了更精確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一語，以明示性別造成的原因和對暴力的影響。該詞進一步強化了暴力係社會問題而非個人問題的理解，要求採取不局限於針對具體事件、個別施害者和受害人/倖存者的全面的應對措施」(段 9)。CEDAW 委員會的宣示正式訂定了國際法統一用語，以濟此前各式名詞指稱相異，致使效力範圍混淆之失。

三、 延伸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之理解，及國家義務的範圍：

CEDAW 委員會在本號一般性建議中，將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連結到酷刑、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國際犯罪。前者認定時，委員會認為應採取具性別敏覺度 (gender-sensitive) 的方式來理解女性承受的痛苦程度，「並且當認定行為或不作為具有性別針對性，或係基於性別施害時，便滿足了將此行為歸為酷刑的用意標準」(段 17)；後者則包括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強迫絕育或嚴重程度相當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等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段 22)。

較之於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僅提到強制絕育或非法墮胎侵犯了婦女性和生殖健康權利，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將這些行為逐一列出說明，認為「...強迫懷孕、將墮胎定為刑事罪」，以及「蹂躪虐待尋求性和生殖健康資訊、產品和服務的婦女和女童等行為均屬於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段 18)，要求締約國提供包括「緊急避孕和愛滋病毒的接觸後防禦」等服務(段 31(a)(三))以完整對受害者/倖存者的保護。而不論域內域外，只要是政府治權所及之處，和該國私人公司與國際或政府間組織域外活動中，包括數位科技環境，所發生之基於性別的侵犯婦女暴力行為，CEDAW 委員會皆可能對締約國究責(段 20、24)。

四、 此一暴力行為本質是一種固化女性從屬地位及陳規定型角色的根本性手段：

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無所不在，見「于人際接觸的所有空間和領域」，包括「當下在網路或其他數碼環境中發生的暴力行為」(段 20)，嚴重阻礙了男女平等實現以及婦女享有《公約》所規定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如教育、表達、行動、參與、集會和結社自由權(段 10、15)。是以，CEDAW 「委員會認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是一種將女性在地位上從屬於男性及其陳規定型角色加以固化的根本性社會、政治和經濟手段」(段 10)，不再僅以衝突、報復等人際行為動機視之，而強調這種暴力是鞏固宰制的手段，換言之，國際人權條約

¹² CEDAW 第 32 號一般性建議段 2。

機構已經將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完全拉出私領域與個別情慾關係的詮釋觀點，放入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結構性權力脈絡中來看，為的就是要徹底改變對此類暴力的認知和理解，然後才有可能對症下藥來解決此一全球愈趨普遍且嚴重的人權違犯瘟疫，特別是在「面臨當前世界各地以文化、傳統和宗教為名一再興起的反性別平等論述的環境下」¹³。

五、此一暴力行為根源是有關性別的社會意識形態、權力規範：

CEDAW 委員會針對性別暴力之根源的分析明顯從近年來和平學研究注重之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觀點¹⁴來解讀，強調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實肇因於深入體制、人心的部分老舊文化觀念：「委員會認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根植於與性別有關的其他因素，例如男性的應享權利和特權高於女性的意識形態，有關男性身份的社會規範，以及維護男性統治或權力、指定性別角色或制止、勸阻或懲罰所認定的不可接受的女性行為的需要。這些因素也有助於社會公開或隱含地接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這種行為往往仍被視為私人問題，並且在這方面普遍存在有罪不罰的現象」（段 19），而導致這種行為的「... 根本原因，包括家長觀念和成見，家庭內部的不平等，以及對婦女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忽視或否定」（段 30(a)）。

根據本號一般性建議，締約國承擔根除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國家義務，要著重改革合理化暴力的社會常模和刻板印象；「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修改或消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習俗和慣例，包括那些推動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或使其合理化的習俗和慣例」（段 26），和對這些行為「予以寬恕或推崇以及對男女結構性不平等加以鞏固的成見、偏見」，不但要協助受害人/倖存者「解決導致或極大推動侵犯行為的歧視根源或不利處境，...」（段 33(b)），並且要結構性整體評估「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普遍性以及加重這一暴力和影響兩性關係的社會或文化信仰」（段 34(c)），還要「建設或加強國家人權機構的能力，以監測或審查就刻畫性別歧視形象的任何媒體或物化或貶低婦女或推崇暴力男子氣概的任何內容提出的指控」（段 30(d)(三)）。後者並非限縮言論自由，而是要移除文化暴力，根本消解性別暴力的底層根源。

六、採行全面性統合框架取徑防治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

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並非女性問題，也並不僅影響到女性，而是對人類生活各層面包括社會、經濟多方面發展皆有影響，因此以全面性、

¹³ CEDAW 委員會 2017 年 11 月 14 日高階論壇(High-Level Forum)概念紀要(Concept Note)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CEDAW/GR35/ConceptNoteLaunchGR35.pdf>)

¹⁴ 文化暴力一詞係挪威學者亦被譽為和平學之父 Johan Galtung 於 1990 年代提出，用以解釋文化中部分傳統觀念合理化（*legitimize*）了直接暴力（如肢體毆打、語言辱罵）或結構暴力（經、政、醫、教、法等體制負面影響或傷害某一群體權益而發展受阻/限）的現象，這些文化層面可能會是語言、宗教、意識形態、藝術、科學等(Galtung J. (1990). *Cultural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27(3): 291-305)。

統合取徑來處理相關事宜是目前的國際止暴推動重點，也是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採用的框架，CEDAW 委員會要求締約國本持「應盡職責義務」原則在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層面積極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不僅禁止締約國以政府機關或國家人員之資源或權力構成或容許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的官員的行為或不作為」（段 22），更「必須通過並執行不同的措施，解決非國家行為體犯下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包括頒佈法律、建立機構和推出系統，以解決此類暴力問題，並確保它們在實踐中發揮有效作用，並得到竭力執行法律的所有國家人員和機構的支持」（段 24(b)）；其後區分立法、預防、保護、起訴和懲罰、賠償等面向仔細說明向締約國建議的各種作法，強調提供預算資源及設置賠償基金（段 26、33）和「強制性、定期的、有效的能力建設、教育和培訓」（段 30(e)），要求收集資料、研究調查（段 34），並且處處提醒締約國要和多個國際當前重點議題銜接，如衝突維和、重大天災、氣候變遷、人口移動（段 11、12、14、24）等，在在顯示了 CEDAW 委員會意圖全方位徹底解決一切形式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問題。

在此全面性框架下，CEDAW 委員會強調的是：在締約國提供的支持服務中，女性主體能量如何展現，締約國義務不僅在保護受害者，而是其「所有措施應圍繞受害人/倖存者執行，承認婦女作為權利持有人的地位，並增強她們的能動作用和自主性，包括女童在童年到少年階段不斷發展的能力。此外，這些措施應在婦女參與的情況下來制定和執行，考慮到婦女受交叉形式歧視影響的特定情況。」（段 28）這是正面要求締約國重視受害者的主體性和各面向充分參與。其實，如果僅將女性視為應該保護的福利服務對象，而缺乏性別平等觀點和受害人/倖存者的參與，即使資源投注再多，恐怕也難以真正回應需求，是以，從社福機構到維安體系「應優先照顧受害人/倖存者的利益，並考慮阻礙其向主管機關或當局報告其所受侵害的情形。」對其之賠償亦「應優先考慮受害人/倖存者的能動性、願望、決定、安全、尊嚴和完整性」（段 33(b)）。這些段落勾勒出 CEDAW 委員會期待締約國不再重蹈保護式性別平等的覆轍，而真正促進和尊重女性自主動能及決策參與。

七、預防措施第一要務在於解決導致暴力的根本原因：

相較於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段 24 所列之具體建議（Specific recommendations）中預防措施多與其他處罰、賠償等善後措施並列同段，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將預防措施獨立成項，列於保護、起訴等法律途徑之前，其字數篇幅遠超過後三項，可見預防是應盡職責義務的首項重點。CEDAW 委員會認為具體措施中最重要者莫過於教育，因此列為首要預防建議：締約國要「將關於性別平等的內容納入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各級教學大綱(從兒童早期教育開始)。內容應針對陳規定型的性別角色並推崇性別平等和不歧視的價值觀，包括非暴力的男性氣概，並確保為女童和男童提供合乎年齡、有據可依、科學精準的全方位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¹⁵）」（段 30(b) (一)）。針對社會大眾，「制定提高認識的方

¹⁵有鑑於「全人的性（holistic sexuality）」或「全人健康（holistic health）」已經淪為少數保守組織

案，提高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不可接受且有害無利觀點的認識，提供禁止性暴力侵害的可用法律管道，並鼓勵旁觀者報告此類暴力並加以干預；化解遭受此類暴力行為的受害人/倖存者所蒙受的恥辱；以及瓦解普遍持有的歸咎受害人的信條，即女性應為其自身安全以及所遭受的暴力承擔責任。這些方案應針對社會各階層的婦女和男子；包括地方一級在內的參與預防和防範的教育、保健、社會服務和執法人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員和機構；傳統和宗教領袖；以及犯下任何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的施害者，以避免累犯」（段 30(b)(二)）。

預防的其他作為包括在城鄉皆提供安全的公共空間（段 30(c)），鼓勵媒體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和性別刻板印象、制訂報導暴力新聞準則（段 30(c)），並「為司法機構成員、律師和執法人員，...，以及所有教育、社會和福利人員，提供強制性、定期的、有效的能力建設、教育和培訓，包括性和生殖健康領域」（段 30(d)）；同時，締約國亦可透過獎勵或選出企業責任模範等機制，讓企業和跨國公司等私人部門一起參與，「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且加強其承擔的責任」（段 30(e)）。

本號一般性建議重點在在環繞對女性暴力、歧視的本質根源：文化、傳統之慣習與價值觀，要求締約國本於應盡職責義務，建立全面整合型（comprehensive）計劃，事前預防暴力侵害女性行為之發生，事後保護、懲處、賠償，如是見樹、見林、更見根的全方位做法，等同具體踐行《公約》第 2、5 條，實集國際社會目前共同努力方向之大成，也重新啟動了國際人權法框架以變革傳統意識型態從而達到實質性別平等的大工程¹⁶。

參、我國現況及未來待改善之處建議

自 1987 年解嚴之後，我國婦女團體逐漸累積共識，先開始針對民法要求修法，多年努力後終於 1996 年成功修訂了民法親屬編，離婚後，關於子女之監護，不再由夫任之，讓女性即使已經受到各種暴力對待，不致因掛心兒女而不敢離婚只得繼續忍受；1998 年修訂第 1002 條，妻不再以夫之住所為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時，得聲請法院定之，使受暴婦女有離開住所之可能。這

所用名詞，近五年來聯合國體系只將 holistic 一字限用於推動、監督之策略框架或全學校教育方式等行動相關技術用語中，WHO、UNWomen 或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皆只使用 comprehensive health 或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詞語指涉全方位健康或全方位性教育，以為嚴正區別。

¹⁶ CEDAWW 委員會第 69 屆會（2018）決定針對性別刻板印象提出一般性建議，刻正依循程序步驟籌劃中，正式公布後，亦會為此工程之一大關鍵助力（Decision 69/4，UN Doc. No. CEDAW/C/2018/I/CRP）。

些修法直如挑戰了傳統家庭觀念慣習，讓遭受暴力的女性可以離開家庭或婚姻，洵為我國性別平等重要進程。

我國防治基於性別的暴力相關立法，約可分為三大類，不難看出當前國內對此議題的理解脈絡：性侵害、性騷擾、和家庭暴力別別分立，以暴力樣態區別，尚未納入 CEDAW 委員會視所有性別暴力同屬一大光譜的統整思維。

1997 年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要求限時通報疑似性侵害事件，中小學每年辦理防治教育，各地廣設性侵害防治中心，明訂媒體報導原則和扶助補助受害人多項費用，並且詳列調查、偵審、懲處等司法程序注意事項，包括保密、隔離等措施；2015 年又增訂專業人士在偵審階段得協助被害人詢（訊）問等條款，進而維護兒童及智能障礙者遭受性暴力後之相關司法權益。

1998 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正視婦女私領域受暴問題，破除了「法不入家門」的舊有觀念，並於 2007 年將是法範圍延擴至同居關係，同性異性伴侶皆適用此法之保障，2016 年更將滿 16 歲以上、未同居關係的親密伴侶也此法納入保護令適用範圍，周延了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之防治。

1999 年增訂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加入「性自主」的概念，由舊法的「致使不能抗拒」改為「違反其意願」，確立妨害性自主罪乃維護個人的性自主權，從而擺脫傳統文化中「說不就是要」的錯誤想像，以及單方面只要求女性堅守的貞操迷思。

我國關於「性騷擾」的法律，有 2002 年制訂「兩性工作平等法」(2008 年改名「性別工作平等法」)，2004 年頒布「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 2005 年通過的「性騷擾防治法」；在此三法中將「性騷擾」防治以發生地點或當事人身份分為職場、校園及其他場域來別別規範，由各機關、學校、地方政府成立防治委員會處理申訴和調查，並明示求助管道。就我國性騷擾法定意涵¹⁷而言，與 CEDAW 標準相近¹⁸，包括權益交換式和敵意環境式二種性騷擾之行為，2010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修訂將性霸凌納入，禁止「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第 2 條第 5 款)。

三十年來，我國透過立法及修法方式，針對性侵害、性騷擾、家庭暴力和校園性霸凌防治，逐漸已建立相當完備的程序機制和資源配置，亦與公約要求之應盡職

¹⁷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¹⁸ CEDAW 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 (1992) 第 18 點：「性騷擾包括不受歡迎的具有性動機的行為，如身體接觸和求愛動作，帶黃色的字眼，出示淫穢書畫和提出性要求，不論是以詞語還是用行動來表示。這類行為可以是侮辱人的，構成健康和安全的問題。如果婦女有合理理由相信，如她拒絕便在工作包括徵聘或升級方面對她很不利或者會造成不友善的工作環境，則這類行為就是歧視性的。」

責原則大致相符，然相較於本號建議的重要精神，仍有可以精益求精之處，以下謹就現況不足者，由四面向加以分析並提出相關建議：

- 一、現行法律欠缺完整的「對女性基於性別的暴力」之定義：我國法規對性侵害、性騷擾、家庭暴力和校園性霸凌均已明確定義，適用於所有性別，但受害人仍以女性、行為人則是男性占絕大多數，顯見這些暴力源自基於傳統性別位階的高下尊卑，然諸法規所用名詞或措施皆未提到此一面向，意涵仍有不足，亦未承認此類暴力乃是侵犯人權行為，與國際社會當前完整定義尚有距離。其實我國各項保障、救濟、司法措施皆已到位，如能在法律層面訂出完整定義，納入「不成比例地影響婦女的暴力」意涵（CEDAW GR19/6；GR35/1），更能收相得益彰之效。

目前我國籌備中之「反歧視法」應可納入「對女性基於性別的暴力」之定義，作為歧視形式之一，不僅符合國際人權法框架，實亦增益此法範疇更臻完整。中程作法則可參考 CEDAW 委員會本號一般性建議段 29 建議締約國實施之立法措施，特別是「審查性別中立的法律和政策，確保它們不會造成或固化現有的不平等，並廢除和修改存在此種做法的法律和政策」(d)，包括「使婦女不成比例地受到影響的任何其他刑事條款」(c/一)。

- 二、現行法律將暴力視為個人問題，未見根源之對治：我國法規未針對暴力侵害女性行為的社會文化底層原因著墨，所有違害事件皆循個人層次脈絡處理之，無法將其視為社會問題採取「全面的應對措施」（CEDAW GR35/9）。多年來事件持續發生，每年平均性侵害通報量扣除重複通報後僅五分之一案件真正起訴，受害人常不願進入司法程序（報案、檢傷、上法庭）而未得計算的黑數仍高，新住民及多元性別群體受暴率高，後端服務支持系統面對龐大需求捉襟見肘，這些問題非僅出現在臺灣，其他國家亦需面對，是以 CEDAW 委員會在本號建議不斷強調：若要消除對女性基於性別的暴力，締約國必由整體社會規範（如習俗慣例、性別刻板印象）和意識形態（如男性特權維護）等結構性因素著手（CEDAW GR35/19、26）。

我國一向居於全球性別平等進程前段班，在此當然不落人後，可於現有處理性別暴力各法之施行細則或防治準則之適當處，增列上述之結構性根本原因並要求正視社會性別規範及刻板印象對各種基於性別的暴力之影響，成為預防性別暴力入手處之法源依據，以推動各項正本清源之預防措施，深化其目標及成效，以改變社會大眾對女性受暴的看法。

- 三、預防措施之深度、廣度遠不及後端服務：近 5 年來，衛生福利部統計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性侵害被害人所需之庇護

安置、陪同報案偵訊、經濟扶助、驗傷診療協助、法律扶助、心理諮商輔導、轉學或就學服務等相關保護扶助措施之金額每年皆超過億元，加上勞動部、教育部、內政部、法務部、司法院等在性別暴力事件後端處理上的費用更是驚人，可惜的是一般宣傳多談政府零容忍態度、或消除暴力的決心，教導個人層面的尊重和保護，培訓則著重法義解釋、處理流程，鮮少直指導致暴力的結構性因素，即使在推動第五條（a）項的方案措施中，也很少連結到對婦女的暴力議題，整體社會對二者之間的關連仍然認識不多，是以預防成效有限。

目前宜先統計所有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各局處金額針對性別暴力之相關宣導、保護、扶助等措施的年度決算金額，並進行細項分類，檢視在預防教育部分的方案措施是否與本號一般性建議段 30 的各項作法有所相當或符合，特別要看各項措施規劃、執行結果是否能消解「家長（patriarchal）觀念和成見，家庭內部的不平等」的性別暴力根本原因（GR35/30(a)）才能有效預防性別暴力的發生；是否針對社會各階層的婦女和男子，包括地方一級在內的參與預防和防範的教育、保健、社會服務和執法人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員和機構；傳統和宗教領袖（GR35/30(b)），以及是否強化宣導此一暴力是對人權的侵害，實屬不可接受且有害無利之社會犯罪和公共健康議題的觀念（GR35/30(b)）。

四、新興型態暴力尚無法規可循：我國法律雖對實體行為規範相當完備，然傷害、威脅女性的新興暴力型態不斷出現，如跟蹤騷擾等糾纏行為、網路仇女言論或散播不雅照片/影片，只能以社會秩序維護法跟追行為、公然侮辱、或妨害秘密罪等定罪之，罪罰是否相當，引發不少社會爭議。針對跟蹤騷擾，行政院 2018 年已將「糾纏行為防治法」草案送立法院，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等民間團體 2019 年亦提出「侵害個人性私密影像防治條例」草案以遏止網路散播亂象，二法皆尚未通過，因而目前很難妥善處理跟蹤騷擾，或網路、其他科技媒介環境下的女性遭受數位暴力侵害的事件，遑論其他新興型態暴力¹⁹。

根據本號一般性建議，防治性別暴力的應盡職責原則同樣適用於數位環境之中，政府各級，包括教育、衛福、執法相關單位等，宜先儘速理解臺灣網路性別暴力型態、現況及對年輕女性之嚴重影響，並由立法、防範、調查、起訴、懲罰和賠償、監測和資料收集等面向來處理數位暴力侵害女性

¹⁹ 例如我國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29 點：「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提升對於網路暴力之認知並針對仇恨言論制定措施，此措施應包含提供監管機制以評估措施成效並設計補救作法行動，並特別聚焦於面臨基於性別或意識形態仇恨言論導致交叉歧視之女性，如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女性及雙性人」(29/b)。

行為，連同目前處理實體性別暴力仍然有力未逮之處，如尚無國家賠償、定罪率偏低等缺憾，可以依據 CEDAW 委員會的各項建議（段 27-35）一併檢討。

《公約》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旨在消除對女性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我國實施時宜謹記：此等行為乃是一種人權侵犯，對原本已經處於不利地位的女性²⁰，不啻是雪上加霜，其後果及影響阻礙了女性其他人權的行使，潛能也無法充分發展，應依《公約施行法》採行一切適當措施，包括暫行特別措施，以具體保障人人享有免於恐懼脅迫、暴力傷害的自由。

肆、建議配合此一般性號建議需檢視的法規

根據本號一般性建議，「...《公約》規定，任何現行的宗教、習俗、原住民和社區系統規範必須與它的標準保持一致，必須廢止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法律，包括導致、推動或合理化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的法律或對此類行為有罪不罰加以固化的法律。此類規範可能是規約、習俗、教規、原住民規範或普通法、憲法、民法、家庭法、刑事法或行政法或證據法或程式法的一部分，比如基於歧視性或陳規定型觀念或做法的允許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或減輕此方面刑罰的條款」（段 26/a），基於 CEDAW 實質平等及應盡職責義務原則，我國檢視時應注意現行法規及方案措施（1）是否基於傳統文化習俗中的性別刻板印象而訂定，（2）是否有助於合理化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或（3）是否忽略女性自主性和能動性，並且特別留心所謂「性別中立的法律和政策，確保它們不會造成或固化現有的不平等」（段 29/d），此外，建議我國需檢視的法規如下：

機關	法規名稱 (含相關準則、細則、辦法等)	相關條文
法務部	民法	親屬編、繼承編
	刑法	妨害性自主罪〔第 221 至 229 條〕、妨害風化罪〔第 230 至 236 條〕、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第 237 至 245 條〕、墮胎罪〔第 288 至 292 條〕、妨害自由罪〔第 296 至 308 條〕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司法院	家事事件法	
	刑事訴訟法	第 101-1 條

²⁰ CEDAW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段 5。

機關	法規名稱 (含相關準則、細則、辦法等)	相關條文
教育部	家庭教育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學生輔導法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廢止)
	教師法	第 14 條
勞動部	勞動基準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勞工保險條例	
衛福部	優生保健法	
	全民健康保險預防保健實施辦法	第 5 條 (廢止)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性騷擾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	
	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內政部	國籍法	
	戶籍法	第 16 條
	人口販運防治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伍、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重要內容提示

中文	英文	重點
關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更新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5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pdating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指明本一般性建議係 更新 （而非取代）1992 年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
一. 導言	I. Introduction	
鳴謝	Acknowledgements	
委員會感謝 100 多個民間社會和婦女組織、《公約》締約方、學術界代表、聯合國實體和其他利益攸關方在編寫本一般性建議的過程中做出了寶貴貢獻，提出了看法和意見。委員會還衷心感謝暴力侵害婦女及其原因和後果問題特別報告員在執行其任務授權方面的工作及其為本一般性建議做出的貢獻。	The Committee acknowledges th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of the more than 100 civil society and women's organizations, States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representatives of academia, United Nations entit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at provided their views and comments during the elaboration of the prese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The Committee also acknowledges with gratitude the work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r mandate and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prese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CEDAW 委員會向各方致謝，特別是 2017 年時任暴力侵害婦女及其原因和後果問題特別報告員之專家（曾為 CEDAW 委員會委員）。
1. 在其第十一屆會議通過的關於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第 19(1992)號一般性建議中，(註腳 1)委員會明確，《公約》第一條所界定的對婦女的歧視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即“因為婦女的性別而對之施加的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婦女的暴力”，且其構成對人權的侵犯。	1. In it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1992)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dopted at its eleventh session, the Committee clarified tha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s defined in article 1 of the Convention, included gender-based violence, that is “violence which is directed against a woman because she is a woman or that affects women disproportionately”, and that it constituted a violation of their human rights.	重申立場：第 19(1992)號一般性建議明訂基於性別的暴力為《公約》第一條含括的一種歧視，且為對人權的侵犯。
註腳 1: 儘管在其關於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第 12(1989)號一般性建議中就首次提到，但委員會在其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中才提供了關於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詳細和全面的概述，並提供了其後續就該問題開展工作的依據。	footnote 1: Although first addressed through it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2 (1989)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 was i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that the Committee provided a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a basis for its subsequent work on the issue.	CEDAW 委員會第 12(1989)號一般性建議首次提到暴力議題，但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才提供詳細和全面的指導。
2. 25 年以來，締約國在各自的實踐中認可了委員會的解釋。法律確信和國家實踐表明，禁止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已成為習慣國際法的一項準則。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註腳 2)是加快這一進程的關鍵推動力。	2. For more than 25 years, in their practice, States parties have endorsed the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The <i>opinio juris</i> and State practice suggest that the prohibition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has evolved into a principl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has been a key catalyst for that process.	禁止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已成為習慣國際法的一項準則。
註腳 2: 在通過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的幾十年來，大部分締約國完善了本國	footnote 2: In the decades since the adoption of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most States parties	為第 2 點論述提出近年締約國及國際發展相關法規以為

中文	英文	重點
<p>涉及不同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法律和政策措施。見秘書長關於審查和評價《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以及大會第二十三屆特別會議成果檔的執行情況的報告(E/CN.6/2015/3)，第 120 至 139 段。此外，在非締約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帛琉、索馬里、蘇丹、東加和美利堅合眾國)的做法方面，包括以下證據：通過關於暴力侵害婦女的國家立法(美國，1994 年；索馬里，2012 年)，向暴力侵害婦女及其原因和後果問題特別報告員發出邀請並獲其接受(於 1998 年和 2011 年訪問美國；於 2011 年訪問索馬里；並於 2015 年訪問蘇丹)；接受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框架內提出的關於加強保護婦女免遭暴力的各項建議；贊同人權理事會關於消除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關鍵決議，包括 2016 年 7 月 1 日的第 32/19 號決議。各國解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做法還體現在各多邊論壇通過的里程碑性政治檔和區域條約中，例如 1993 年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1993 年的《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以及 1995 年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及其五年審查；以及區域公約和行動計畫，例如 1994 年的《美洲防範、懲罰和根除對婦女暴力行為公約》；2003 年的《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憲章關於非洲婦女權利的議定書》；以及 2011 年的《歐洲委員會預防和打擊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及家庭暴力公約》。其他相關的國際文書還包括《東南亞國家聯盟關於消除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和消除暴力侵害兒童行為的宣言》；《阿拉伯打擊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戰略》(2011-2030 年)；以及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五十七屆會議關於消除和防範消除對婦女和女孩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商定結論(E/2013/27，第一章，A 節)。《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安理會第 1325(2000)號決議和關於婦女、和平與安全的後續決議，以及人權理事會的許多決議，包括 2016 年 7 月 1 日的第 32/19 號決議，載有關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具體條款。作為決定習慣國際法輔助</p>	<p>have improved their legal and policy measures to address diverse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ee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and the outcome of the twenty-third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E/CN.6/2015/3), paras. 120-139. In addition, evidence in the practice of non-parties,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Palau, Somalia, the Sudan, Tong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doption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nited States, in 1994; Somalia, in 2012), invitations extended to and accepted by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visi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8 and 2011; Somalia, in 2011; and the Sudan, in 2015); acceptance of the diverse recommenda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from violence made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mechanism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nd endorsement of key resolutions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on elimin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resolution 32/19 of 1 July 2016. State practice to address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also reflected in landmark political documents and regional treaties adopted in multilateral forums, such as the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in 1993; the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1993; and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in 1995, and its five-year reviews; and regional conventions and action plans, such as the 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Punishment, and Eradic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1994; the Protocol to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on the Rights of Women in Africa, in 2003; and the Convention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Domestic Violence, in 2011. Other relevant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are the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i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he Arab Strategy for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11-2030; and the agreed conclusions of the fifty-seven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on the elimination and prevention of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E/2013/27,</p>	<p>重點 佐證。</p>

中文	英文	重點
<p>手段的國際法院的司法決定也體現了這種發展(見 A/71/10，第五章，C 節，結論 13)。例如，在歐洲人權法院 2009 年 6 月 9 日的奧普茲訴土耳其(第 33401/02 號申請)的判決中，法院通過一系列關於暴力侵害婦女的國際和比較材料受到了其稱之為“國際法之規範和原則演化”(第 164 段)的影響；以及美洲人權法院 2009 年 11 月 16 日的岡薩雷斯等人(“棉花田”)訴墨西哥的判決。</p>	<p>chap. I, sect. A).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25 (2000) and subsequent resolutions on women and peace and security, as well as many resolutions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including resolution 32/19 of 1 July 2016, contain specific provisions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Judicial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which are a subsidiary mean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lso demonstrate such development (see A/71/10, chap. V, sect. C, conclusion 13). Examples includ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Opuz v. Turkey</i> (application No 33401/02), judgment of 9 June 2009, in which the Court was influenced by what it referred to as “the evolution of norms and principles in international law” (para. 164) through a rang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materials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González et al. (“Cotton Field”) v. Mexico</i>, judgment of 16 November 2009.</p>	
<p>3. 委員會承認這些進展，並承認暴力侵害婦女及其原因和後果問題特別報告員、人權條約機構(註腳 3)和人權理事會(註腳 4)特別程式任務負責人的工作，決定通過向締約國提供旨在加快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進一步指導來紀念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通過二十五周年。</p>	<p>3. Acknowledging those developments, and the work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nd of the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and the special procedures mandate holders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the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mark the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adoption of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by providing States parties with further guidance aimed at accelerating the elimination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p>	<p>本號一般性建議向締約國提供進一步指導以加快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作為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通過二十五周年紀念。</p>
<p>註腳 3: 例如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男女權利平等的第 28(2000)號一般性意見；禁止酷刑委員會關於執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二條的第 2(2007)號一般性意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關於性和生殖健康權利的第 22(2016)號一般性意見；以及身心障礙人權委員會關於身心障礙婦女和女童的第 3(2016)號一般性意見。</p>	<p>footnote 3: See,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8 (2000) on the equality of righ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general comment No. 2 (2007)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on the right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general comment No. 3 (2016) on women and girls with disabilities.</p>	<p>例示其他國際人權條約機構(各委員會)近年通過之女性權益相關一般性意見。</p>
<p>註腳 4: 特別是，法律和實踐中的歧視婦女問題工作組以及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特別報告員。</p>	<p>footnote 4: In particular,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issue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law and practice and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p>	<p>人權理事會 2 項機制對此議題特別有貢獻。</p>

中文	英文	重點
<p>4. 委員會承認，民間社會團體，特別是婦女非政府組織，已將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作為優先事項；它們的活動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影響，有助於促進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系侵犯人權行為的承認，並有助於通過涉及這一問題的法律和政策。</p>	<p>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p> <p>4. The Committee acknowledges that civil society groups, especially women'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have prioritized the elimination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ir activities have had a profound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act, contributing to the recognition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s a human rights violation and to the adoption of laws and policies to address it.</p>	<p>委員會承認民間社會團體對此議題的貢獻與其對法規建立之社會和政治影響。</p>
<p>5. 在其關於締約國根據《公約》提交的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註腳 5)中以及針對根據《公約任擇議定書》提交的來文(註腳 6)和詢問(註腳 7)提出的相關後續程式、一般性建議、陳述、意見和建議中，委員會譴責了在任何地方發生的一切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通過這些機制，委員會還澄清了消除這類暴力行為的標準以及締約國在這方面的義務。</p>	<p>5. In it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periodic reports of States parties under the Convention and the related follow-up procedures,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statements, and views and recommendations issued in response to communications and inquiries under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the Committee condemns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all its forms, wherever it occurs. Through those mechanisms, the Committee has also clarified standards for eliminating such violence and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in that regard.</p>	<p>委員會作為：藉一切管道譴責暴力，澄清締約國相關義務。</p>
<p>註腳 5: 自通過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以來，委員會幾乎通過了 600 項結論性意見，其中大部分明確提及了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p>	<p>footnote 5: Almost 600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have been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since the adoption of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most of which contain explicit references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p>	<p>CEDAW 委員會 25 年來通過了近 600 項結論性意見，其中大部分明確提及此一議題。</p>
<p>註腳 6: 特別是，第 2/2003 號來文，A.T. 訴匈牙利，2005 年 1 月 26 日通過的意見；第 4/2004 號來文，A.S. 訴匈牙利，2006 年 8 月 14 日通過的意見；第 6/2005 號來文，伊爾迪裡姆(已故)訴奧地利，2007 年 8 月 6 日通過的意見；第 5/2005 號來文，格斯(已故)訴奧地利，2007 年 8 月 6 日通過的意見；第 18/2008 號來文，韋爾蒂奧訴菲律賓，2010 年 7 月 16 日通過的意見；第 20/2008 號來文，V.K. 訴保加利亞，2011 年 7 月 25 日通過的意見；第 23/2009 號來文，阿布拉莫娃訴白俄羅斯，2011 年 7 月 25 日通過的意見；第 19/2008 號來文，凱爾訴加拿大，2012 年 2 月 28 日通過的意見；第 32/2011 號來文，賈洛訴保加利亞，2012 年 7 月 23 日通過的意見；第 31/2011 號來文，S.V.P. 訴保加利亞，2012 年 10 月 12 日通過的意見；第 34/2011 號來文，R.P.B. 訴菲律賓</p>	<p>footnote 6: In particular, communications No. 2/2003, A.T. v. Hungary, views adopted on 26 January 2005; No. 4/2004, A.S. v. Hungary, views adopted on 14 August 2006; No. 6/2005, Yildirim (deceased) v. Austria, views adopted on 6 August 2007; No. 5/2005, Goekce (deceased) v. Austria, views adopted on 6 August 2007; No. 18/2008, Vertido v. Philippines, views adopted on 16 July 2010; No. 20/2008, V.K. v. Bulgaria, views adopted on 25 July 2011; No. 23/2009, Abramova v. Belarus, views adopted on 25 July 2011; No. 19/2008, Kell v. Canada, views adopted on 28 February 2012; No. 32/2011, Jallow v. Bulgaria, views adopted on 23 July 2012; No. 31/2011, S.V.P. v. Bulgaria, views adopted on 12 October 2012; No. 34/2011, R.P.B. v. Philippines, views adopted on 21 February 2014; No. 47/2012, González Carreño v. Spain, views adopted on 16 July 2014; No. 24/2009, X. and Y. v. Georgia, views adopted on 13 July 2015; No. 45/2012, Belousova v. Kazakhstan, views adopted on 13 July 2015; No. 46/2012, M.W. v. Denmark, views adopted on 22</p>	<p>例示多項 CEDAW 委員會處理申訴的結果文件/判例。</p>

中文	英文	重點
<p>賓，2014年2月21日通過的意見；第47/2012號來文，岡薩雷斯·卡雷尼奧訴西班牙，2014年7月16日通過的意見；第24/2009號來文，X和Y訴格魯吉亞，2015年7月13日通過的意見；第45/2012號來文，別洛烏索娃訴哈薩克，2015年7月13日通過的意見；第46/2012號來文，M.W.訴丹麥，2016年2月22日通過的意見；第58/2013號來文，L.R.訴莫爾達瓦共和國，2017年2月28日通過的意見。</p>	<p>February 2016; and No. 58/2013, <i>L.R. v. Republic of Moldova</i>, views adopted on 28 February 2017.</p>	
<p>註腳 7: 見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8條編寫的關於墨西哥的報告以及墨西哥政府的答覆。可查閱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fC%2f2005%2fOP.8%2fMEXICO&Lang=en；關於加拿大的調查報告 (CEDAW/C/OP.8/CAN/1)；關於菲律賓的調查摘要 (CEDAW/C/OP.8/PHL/1)。</p>	<p>footnote 7: See the report on Mexico produced by the Committee under article 8 of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nd the reply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exico. Available from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fC%2f2005%2fOP.8%2fMEXICO&Lang=en; report of the inquiry concerning Canada (CEDAW/C/OP.8/CAN/1); and the summary of the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hilippines (CEDAW/C/OP.8/PHL/1).</p>	<p>例示 CEDAW 委員會調查締約國之報告。</p>
<p>6. 儘管取得了這些進展，各國仍普遍存在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無論其施害者是締約國、政府間組織，還是個人和武裝團體(註腳 8)等非國家行為體，且有罪不罰的現象尤為嚴重。它不斷以多重的、互相關聯的形式表現出來，反反覆復，出現在從個人到公共的各種環境中，包括以技術為媒介的環境，(註腳 9)並且在當下的全球化世界中超越了國界。</p>	<p>6. Despite those advances,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hether committed by States,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r non-State actors, including private persons and armed groups, remains pervasive in all countries, with high levels of impunity. It manifests itself on a continuum of multiple, interrelated and recurring forms, in a range of settings, from private to public, including technology-mediated settings and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ized world it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p>	<p>現況：雖有進展，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仍普遍存在，形式和環境即使不同，實乃形成一連續體，且已超越國界。</p>
<p>註腳 8: 這包括所有類型的武裝團體，例如叛軍、幫派和准軍事部隊。</p>	<p>footnote 8: This includes all types of armed groups, such as rebel forces, gangs and paramilitary groups.</p>	<p>例示施暴者所屬之武裝團體類型。</p>
<p>註腳 9: 見大會第 68/181 號決定，題為“關於個人、群體和社會機構在促進和保護普遍公認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權利和責任宣言：保護婦女人權維護者”；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聯合國促進性別平等和增強婦女權能署(婦女署)共同主持的寬頻數字發展委員會寬頻與性別平等工作組 2015 年 10 月的報告，題為“網路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行為：為全世界敲響警鐘”；以及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五十七屆會議的商定結論(E/2013/27，第一章，A 節)。</p>	<p>footnote 9: See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8/181, entitled “Promo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s, Groups and Organs of Society to Promote and Protect Univers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protecting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for Broadband and Gender of the Broadband Commis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chai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Women), entitled “Cyb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p>	<p>聯合國近年相關決議及報告。</p>

中文	英文	重點
	girls: a worldwide wake-up call”, October 2015; and agreed conclusions of the fifty-seven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E/2013/27, chap. I, sect. A).	
<p>7. 在許多國家，涉及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立法幾乎不存在，不充足，或執行不力。因傳統、文化、宗教或原教主義意識形態的名義而合理化的對旨在消除基於性別的歧視或暴力行為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的腐蝕，以及經濟金融危機後作為所謂的“緊縮措施”的一種手段大力削減公共開支的行為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應對措施。在民主空間縮小以及隨之而來的法治惡化的背景下，所有上述因素將助長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現象的蔓延，並導致形成有罪不罰的文化。</p>	<p>7. In many States, legislation address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non-existent, inadequate or poorly implemented. An erosion of the legal and policy frameworks that aim to eliminate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or violence, often justified in the name of tradition, culture, religion or fundamentalist ideology, and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public spending, often as part of so-called “austerity measures” follow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es, further weaken States responses. In the context of shrinking democratic spaces and the consequent deterio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ll of those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pervasivenes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lead to a culture of impunity.</p>	<p>現況：多國仍缺立法或執行，或既有法律和政策框架在傳統、文化、宗教或原教主義意識形態的名義下遭到腐蝕，或因經濟考量削減公共開支，這些因素助長了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並導致有罪不罰。</p>
<p>二. 範圍</p>	<p>II. Scope</p>	
<p>8. 本一般性建議補充並更新了中規定的為締約國提供的指導，且應與之一併參閱。</p>	<p>8. The prese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complements and updates the guidance to States parties set out i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and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it.</p>	<p>目的： 本一般性建議應與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一併解讀、運用。</p>
<p>9. 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以及其他國際文書和檔中定義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概念強調了此種暴力系基於性別的事實。因此，本建議使用了更精確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一語，以明示性別造成的原因和對暴力的影響。該術語進一步強化了對暴力系社會問題而非個人問題的理解，要求採取不局限於針對具體事件、個別施害者和受害人/倖存者的全面的應對措施。</p>	<p>9. The concept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s defined i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and documents, has places an emphasis on the fact that such violence is gender-based. Accordingly, in the present recommendation, the term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used as a more precise term that makes explicit the gendered causes and impacts of the violence. The term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violence as a social rather than an individual problem, requiring comprehensive responses, beyond those to specific events, individual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survivors.</p>	<p>新詞定義：“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強調係社會問題，要求全面應對措施不局限於具體事件或個人。</p>
<p>10. 委員會認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是一種將女性在地位上從屬於男性及其陳規定型角色加以固化的根本性社會、政治和經濟手段。在其整個工作中，委員會表明，此種暴力對實現男女平等以及婦女享有《公約》所規定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構成了嚴重阻礙。</p>	<p>10.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eans by which the subordinate position of women with respect to men and their stereotyped roles are perpetuated. Throughout its work, the Committee has made clear that such violence is a critical obstacle to the achievement of substantive 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and to the enjoyment by women of their human rights</p>	<p>說明“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之 本質：根本性社會、政治和經濟手段以將女性在地位上從屬於男性及其陳規定型角色加以固化 影響：嚴重阻礙男女平等和</p>

中文	英文	重點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s enshrined in the Convention.	婦女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p>11. 關於締約國在《公約》第二條之下的核心義務的第 28(2010)號一般性建議指出，締約國的義務是尊重、保護和落實婦女不受歧視的權利並享有法律上和事實上的平等。(註腳 10)對於這些與在特定情況下實施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有關的義務的範圍，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及其他一般性建議均有所涉及，包括關於移民女工的第 26(2008)號一般性建議；關於老年婦女以及保護其人權的第 27(2010)號一般性建議；關於婦女在預防衝突、衝突及衝突後局勢中的作用的第 30(2013)號一般性建議；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31 號以及兒童權利委員會有關有害做法的第 18 號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2004 年)；關於婦女的難民地位、庇護、國籍和無國籍狀態與性別相關方面的第 32(2014)號一般性建議；關於婦女獲得司法救助的第 33(2015)號一般性建議；以及關於農村婦女權利的第 34(2016)號一般性建議。此處提到的一般性建議中的相關要素的更多細節，可在這些建議原文中找到。</p>	<p>11. I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2010) on the core oblig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are to respect, protect and fulfil women's rights to non-discrimination and the enjoyment of de jure and de facto equality. The scope of those obligations in relation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ccurring in particular contexts is addressed i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and other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6 (2008) on women migrant worker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7 (2010) on older women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human right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0 (2013) on women in conflict preventio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ituations; joi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1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general comment No. 18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2014) on harmful practice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2 (2014) on the gender-related dimensions of refugee status, asylum, nationality and statelessness of wome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2015) on women's access to justice;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4 (2016) on the rights of rural women. Further details on the relevant elements of the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referred to herein may be found in those recommendations.</p>	<p>締約國要參照 CEDAW 委員會其他一般性建議第 28、26、27、30、31、32、33、34 號涉及之相關防暴義務。</p>
<p>註腳 10: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9 段。其他人權條約機構，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在其關於取得足夠食物權利問題的第 12(1999)號一般性意見中也使用這種分類法。</p>	<p>footnote 10: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para. 9. Other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also use that typology, including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12 (1999) on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p>	<p>將國家義務分為三類出於 CEDAW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9 段。</p>
<p>12. 在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和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中，委員會確認，歧視婦女與影響其生活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委員會在其判例中曾經強調，這些因素包括：婦女的族裔/種族、原住民或少數民族身份、膚色、社會經濟地位和/或種姓、語言、宗教或信仰、政治意見、民族血統、婚姻狀況、生育、父母身份、年齡、城鄉位置、健康狀況、身心障礙、財產所有權、女同性戀、雙性</p>	<p>12. I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the Committee confirmed tha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wa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other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ir lives. The Committee, in its jurisprudence, has highlighted the fact that such factors include women's ethnicity/race, indigenous or minority status, colou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or caste, language, religion or belief, political opinion, national origin, marital status, maternity, parental status, age, urban</p>	<p>交叉形式的歧視： 例示各種因素，對婦女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p>

中文	英文	重點
<p>戀、跨性別者或雙性人、文盲、尋求庇護、難民、境內流離失所者或無國籍者、寡婦、移民身份、戶主、愛滋病毒/愛滋病患者、被剝奪自由和賣淫，以及販運婦女、武裝衝突局勢、地理位置偏遠和侮辱包括人權維護者在內的爭取自身權利的婦女。(註腳 11)因此，由於婦女蒙受著各種交叉出現的歧視，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委員會承認基於性別的暴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某些婦女，這意味著需要採取適當的法律和政策對策。(註腳 12)</p>	<p>or rural location, health status, disability, property ownership, being lesbian, bisexual, transgender or intersex, illiteracy, seeking asylum, being a refugee, internally displaced or stateless, widowhood, migration status, heading households, living with HIV/AIDS, being deprived of liberty, and being in prostitution, as well as trafficking in wome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geographical remoteness and the stigmatization of women who fight for their right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ccordingly, because women experience varying and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which have an aggravating negative impact, the Committee acknowledges that gender-based violence may affect some women to different degrees, or in different ways, meaning that appropriate legal and policy responses are needed.</p>	
<p>註腳 11: 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第 8 段和第 9 段。與交叉形式的歧視有關的其他一般性建議包括關於在各國防治愛滋病戰略中避免對婦女的歧視的第 15(1990)號一般性建議，關於身心障礙婦女的第 18(1991)號一般性建議，關於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的第 21(1994)號一般性建議，關於婦女與健康的第 24(1999)號一般性建議，關於移徙女工問題的第 26(2008)號一般性建議，關於老年婦女及保護其人權的第 27(2010)號一般性建議，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第 31 號以及第 18 號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第 32 號一般性建議和第 34 號一般性建議。委員會還在其關於賈洛訴保加利亞、S.V.P.訴保加利亞、凱爾訴加拿大、A.S.訴匈牙利、R.P.B.訴菲律賓以及 M.W.訴丹麥等意見以及詢問中，特別是在那些涉及墨西哥的詢問(2005 年)和涉及加拿大的詢問(2015 年)中提到了交叉出現的歧視問題(見上文註腳 7)。</p>	<p>footnote 11: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paras. 8 and 9. Other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relevant to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re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5 (1990) on the avoidance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D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8 (1991) on disabled wome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1 (1994) on equality in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on women and health,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6 (2008) on women migrant worker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7 (2010) on older women and protection of their human right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0, joi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1/general comment No. 18,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2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4. The Committee has also addressed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in its views on <i>Jallow v. Bulgaria</i>, <i>S.V.P. v. Bulgaria</i>, <i>Kell v. Canada</i>, <i>A.S. v. Hungary</i>, <i>R.P.B. v. Philippines</i> and <i>M.W. v. Denmark</i>, among others, and inquiries, in particular those concerning Mexico, of 2005, and Canada, of 2015 (see footnote 7 above).</p>	<p>CEDAW 委員會與交叉形式的歧視有關一般性建議包括第 15、18、21、24、26、27、31、32、34 號。</p>
<p>註腳 12: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18 段；涉及加拿大的調查報告 (CEDAW/C/OP.8/CAN/1)，第 197 段。</p>	<p>footnote 12: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para. 18; and report of the inquiry concerning Canada (CEDAW/C/OP.8/CAN/1), para. 197.</p>	<p>法源依據。</p>
<p>13. 委員會回顧《公約》第二十三條，其中指出《公約》以外的更有助於實現男女平等的任何國家立法或國際條約中的規定將優</p>	<p>13. The Committee recalls article 23 of the Convention, in which it is indicated that any provisions in national legislation 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ther than the</p>	<p>法條競合時，採用最有助於實現男女平等者。</p>

中文	英文	重點
<p>先於《公約》中的義務，相應地，也優先於本一般性建議中的建議。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解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行動受其對《公約》所持保留的影響。它還指出，作為人權條約機構，委員會可評估締約國所提保留的可允許性，(註腳 13)並重申其意見，儘管遵循這些保留，特別是就第二條或第十六條(註腳 14)提出的保留對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尤為關鍵，但因它們不符合《公約》的目標和宗旨，因此，根據第二十八條第 2 款的規定是不被允許的。(註腳 15)</p>	<p>Convention that are more conducive to the achievement of 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will prevail over the obligations in the Convention and, accordingly,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prese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The Committee notes that States parties' action to address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affected by reservations that they maintain to the Convention. It also notes that, as a human rights treaty body, the Committee may assess the permissibility of reservations formulated by States parties, and reiterates its view that reservations, especially to article 2 or article 16, the compliance with which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in efforts to eliminate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object and purpose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us impermissible under article 28 (2).</p>	<p>委員會可評估締約國所提保留的可允許性，特別是第二條或第十六條。</p>
<p>註腳 13: 國際法委員會，《對條約的保留實踐指南》(A/65/10/Add.1，第四章，F 節，第 3.2 段)。</p>	<p>footnote 13: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Guide to practice on reservations to treaties (A/65/10/Add.1, chap. IV, sect. F, para. 3.2).</p>	<p>法源依據</p>
<p>註腳 14: 委員會關於保留的聲明(A/53/38/Rev.1，第二部分，第一章，A 節，第 12 段)；另見關於婚姻、家庭關係及其解除的經濟後果的第 29(2013)號一般性建議，第 54 至 55 段。在其關於締約國根據《公約》提交的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委員會還指出就第二、第七、第九和第十六條提出的保留以及一般性保留不符合《公約》的目標和宗旨。</p>	<p>footnote 14: Statement of the Committee on reservations (A/53/38/Rev.1, part II, chap. I, sect. A, para. 12); see also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9 (2013)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arriage, family relations and their dissolution, para. 54-55. In it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reports of States parties under the Convention, the Committee has also indicated that reservations to articles 2, 7, 9 and 16, as well as to general reservations,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object and purpose of the Convention.</p>	<p>法源依據</p>
<p>註腳 15: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41 至 42 段。</p>	<p>footnote 15: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paras. 41-42.</p>	<p>法源依據</p>
<p>14. 基於性別的暴力影響婦女的整個生命週期，(註腳 16)因此本檔對婦女的提法還包括了女童。這種暴力行為有多種形式，包括蓄意或可能造成或導致死亡(註腳 17)的行為或不作為，或對婦女施加的人身、性、心理或經濟損害或損失，威脅實施此類行為，騷擾、脅迫和任意剝奪自由。(註腳 18)如證實的那樣，除其他外，在流離失所、移民、全球供應鏈、採掘業和離岸外包業等經濟活動日益國際化、軍事化、外國入侵、武裝衝突、極端暴力和恐怖主義的背景下，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受到文化、經濟、</p>	<p>14. Gender-based violence affects women throughout their life cycle and, accordingly, references to women in the present document include girls. Such violence takes multiple forms, including acts or omissions intended or likely to cause or result in death or physical, sexual, psychological or economic harm or suffering to women, threats of such acts, harassment, coercion and arbitrary deprivation of liberty.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affected and often exacerbated by cultural, economic, ideological, technological, political, religiou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evidenced, among other things, in the contexts of displacement, migration, the</p>	<p>基於性別的各種形式暴力影響婦女的整個生命週期，包括女童。往往因文化、經濟、意識形態、技術、政治、宗教、社會和環境因素使對女性暴力更加嚴重，各種政、經、自然危機亦然。</p>

中文	英文	重點
<p>意識形態、技術、政治、宗教、社會和環境因素的影響，並往往因此更加嚴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也受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民間動亂、人道主義緊急情況、自然災害、自然資源破壞或退化的影響。對婦女人權捍衛者、政治家、(註腳 19)活動人士或記者實施的有害做法(註腳 20)或犯罪也屬於受此類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影響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p>	<p>increased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clud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extractive and offshoring industry, militarization, foreign occupation, armed conflict, violent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also affected b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rises, civil unrest,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destruction or degrad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Harmful practices and crimes against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politicians, activists or journalists are also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ffected by such cult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actors.</p>	
<p>註腳 16: 見第 27 號一般性建議和第 31 號以及第 18 號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p>	<p>footnote 16: See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7 and joi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1/general comment No. 18.</p>	<p>CEDAW 委員會與此有關之一般性建議為第 27、31 號。</p>
<p>註腳 17: 因基於性別的暴力致死包括謀殺、以所謂的“榮譽”為名義的殺人和強迫自殺。見關於墨西哥的調查報告；關於加拿大的調查報告(CEDAW/C/OP.8/CAN/1)；以及委員會關於締約國下一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智利(CEDAW/C/CHL/CO/5-6 和 Corr.1)；芬蘭(CEDAW/C/FIN/CO/7)；瓜地馬拉(CEDAW/C/GUA/CO/7)；洪都拉斯(CEDAW/C/HND/CO/7-8)；伊拉克(CEDAW/C/IRQ/CO/4-6)；墨西哥(CEDAW/C/MEX/CO/7-8)；納米比亞(CEDAW/C/NAM/CO/4-5)；巴基斯坦(CEDAW/C/PAK/CO/4)；南非(CEDAW/C/ZAF/CO/4)；土耳其(CEDAW/C/TUR/CO/7)；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CEDAW/C/TZA/CO/7-8)等。</p>	<p>footnote 17: Deaths resulting from gender-based violence include murders, killings in the name of so-called “honour” and forced suicides. See the report on the inquiry concerning Mexico; and the report of the inquiry concerning Canada (CEDAW/C/OP.8/CAN/1); as well as th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following periodic reports of States parties: Chile (CEDAW/C/CHL/CO/5-6 and Corr.1); Finland (CEDAW/C/FIN/CO/7); Guatemala (CEDAW/C/GUA/CO/7); Honduras (CEDAW/C/HND/CO/7-8); Iraq (CEDAW/C/IRQ/CO/4-6); Mexico (CEDAW/C/MEX/CO/7-8); Namibia (CEDAW/C/NAM/CO/4-5); Pakistan (CEDAW/C/PAK/CO/4); South Africa (CEDAW/C/ZAF/CO/4); Turkey (CEDAW/C/TUR/CO/7); and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CEDAW/C/TZA/CO/7-8), among others.</p>	<p>基於性別的暴力致死型態及出處。</p>
<p>註腳 18: 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第 6 段，以及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19 段。</p>	<p>footnote 18: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para. 6,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para. 19.</p>	<p>CEDAW 委員會與此有關之一般性建議為第 19、28 號。</p>
<p>註腳 19: 第 31 號以及第 18 號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p>	<p>footnote 19: Joi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1/general comment No. 18.</p>	<p>法源出處</p>
<p>註腳 20: 見各國議會聯盟題為“對女性議員的性別歧視、騷擾和暴力行為”的問題簡報(2016 年 10 月)。</p>	<p>footnote 20: See the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issues brief entitled “Sexism,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arliamentarians” (October 2016).</p>	<p>證據出處</p>
<p>15. 婦女免遭基於性別的暴力的生命權與其他人權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其中包 括生命權，健康</p>	<p>15. Women’s right to a life free from gender-based violence is indivisible from and interdependent on other human rights,</p>	<p>婦女一生免遭基於性別的暴力的人權與其他人權不可分</p>

中文	英文	重點
<p>權，人身自由和安全權，家庭內部的平等和平等保護權，免遭酷刑、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權利，以及表達、行動、參與、集會和結社自由權。</p>	<p>including the rights to life, health,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rson, equality and equal protection within the family, freedom from torture, cruel, inhumane or degrading treatment,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p>	<p>割，相互依存。</p>
<p>16. 在某些情況下，包括在強姦、家庭暴力或有害做法的情形下，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可能相當於酷刑、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註腳 21) 在某些情況下，某些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也構成國際犯罪。(註腳 22)</p>	<p>16.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ay amount to torture o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in cases of rape, domestic violence or harmful practices. In certain cases, some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ay also constitute international crimes.</p>	<p>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可能相當於酷刑、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國際犯罪。</p>
<p>註腳 21: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特別報告員報告(A/HRC/31/57)；特別報告員報告(A/HRC/7/3)，第 36 段；禁止酷刑委員會關於締約國根據《禁止酷刑公約》提交下一次報告的結論性意見：布隆迪(CAT/C/BDI/CO/1)；圭亞那(CAT/C/GUY/CO/1)；墨西哥(CAT/C/MEX/CO/4)；秘魯(CAT/C/PER/CO/5-6)；塞內加爾(CAT/C/SEN/CO/3)；塔吉克斯坦(CAT/C/TJK/CO/2)；以及多哥(CAT/C/TGO/CO/1)；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男女權利平等的第 28(2000)號一般性意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締約國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下一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斯洛伐克(CCPR/CO/78/SVK)；日本(CCPR/C/79/Add.102)；以及秘魯(CCPR/CO/70/PER)等。</p>	<p>footnote 21: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HRC/31/57);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A/HRC/7/3), para. 36;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on the following periodic reports of States parties under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Burundi (CAT/C/BDI/CO/1); Guyana (CAT/C/GUY/CO/1); Mexico (CAT/C/MEX/CO/4); Peru (CAT/C/PER/CO/5-6); Senegal (CAT/C/SEN/CO/3); Tajikistan (CAT/C/TJK/CO/2); and Togo (CAT/C/TGO/CO/1);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8 (2000) on the equality of righ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n the following periodic reports of States partie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lovakia (CCPR/CO/78/SVK); Japan (CCPR/C/79/Add.102); and Peru (CCPR/CO/70/PER), among others.</p>	<p>法源依據</p>
<p>註腳 22: 根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七條第(一)款第 7 項，第八條第(二)款第 2 項第(22)目以及第八條第(二)款第 5 項第(6)目，這包括諸如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強迫絕育或嚴重程度相當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等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p>	<p>footnote 22: Including such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war crimes as rape, sexual slavery, enforced prostitution, forced pregnancy, enforced sterilization or any other form of sexual violence of comparable gravity, according to articles 7 (1) (g), 8 (2) (b) (xxii) and 8 (2) (e) (vi)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p>	<p>法源依據</p>
<p>17. 委員會贊同其他人權條約機構和特別程式任務負責人持有的看法，即在決定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是否相當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時，(註腳 23)需要採取基於性別的辦法，以理解婦女承受的痛苦程度，(註腳 24)並且當認定行為</p>	<p>17. The Committee endorses the view of other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and special procedures mandate holders that, in determining when act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mount to torture o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a gender-sensitive approach is required to understand the level of pain and suffering</p>	<p>歸為酷刑的用意標準：認定行為或不作為具有性別針對性，或係基於性別施害時。</p>

中文	英文	重點
或不作為具有性別針對性，或系基於性別施害時，便滿足了將此行為歸為酷刑的用意標準。(註腳 25)	experienced by women, and that the purpose and intent requirements for classifying such acts as torture are satisfied when acts or omissions are gender-specific or perpetrated against a person on the basis of sex.	
註腳 23: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特別報告員報告(A/HRC/31/57)，第 11 段。	footnote 23: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HRC/31/57), para. 11.	法源依據
註腳 24: 例如，以理解“即使在沒有證據證明身體受傷或患疾的情況下，受害人在遭受強姦時也會本質上承受嚴重的痛苦。……遭受強姦的女性受害人還會承受複雜的心理和社會性後果。”美洲人權法院，費爾南德斯·奧爾特加等人訴墨西哥，2010 年 8 月 30 日判決，第 124 段。另見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特別報告員報告(A/HRC/31/57)，第 8 段，以及(A/HRC/7/3)，第 36 段。	footnote 24: For example, to understand that “severe suffering of the victim is inherent in rape, even when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physical injuries or disease. ... Women victims of rape also experience complex consequences of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natur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Fernández Ortega et al. v. Mexico</i> , judgment of 30 August 2010, para. 124. See also the reports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HRC/31/57), para. 8, and (A/HRC/7/3), para. 36.	例示及法源依據。
註腳 25: 禁止酷刑委員會，第 262/2005 號來文，V.L.訴瑞士，2006 年 11 月 20 日通過的意見；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特別報告員報告(A/HRC/31/57)，第 8 段，以及(A/HRC/7/3)。	footnote 25: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ommunication No. 262/2005, <i>V.L. v. Switzerland</i> , views adopted on 20 November 2006; reports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HRC/31/57), para. 8, and (A/HRC/7/3).	
18. 侵犯婦女性別和生殖健康權利的行為，比如強迫絕育、強迫墮胎、強迫懷孕、將墮胎定為刑事罪、拒絕或拖延安全墮胎和/或墮胎後護理、強迫繼續懷孕，以及蹂躪虐待尋求性和生殖健康資訊、產品和服務的婦女和女童等行為均屬於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取決於具體情節，可構成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註腳 26)	18. Violations of women’s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such as forced sterilization, forced abortion, forced pregnancy, criminalization of abortion, denial or delay of safe abortion and/or post-abortion care, forced continuation of pregnancy, and abuse and mistreatment of women and girls seek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formation, goods and services, are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that,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may amount to torture o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侵犯婦女性別和生殖健康權利的行為可構成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註腳 26: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特別報告員報告(A/HRC/31/57)；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22/2009 號來文，L.C.訴秘魯，2011 年 10 月 17 日通過的意見，第 8.18 段；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324/2013 號來文， <i>Mellet</i> 訴愛爾蘭，2016 年 3 月 31 日通過的意見，第 7.4 段，以及第 2425/2014 號來文， <i>Whelan</i> 訴愛爾蘭，2017 年 3 月	footnote 26: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HRC/31/57);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ommunication No. 22/2009, <i>L.C. v. Peru</i> , views adopted on 17 October 2011, para. 8.18; and Human Rights Committee, communications No. 2324/2013, <i>Mellet v. Ireland</i> , views adopted on 31 March 2016, para. 7.4, and No. 2425/2014, <i>Whelan v.</i>	法源依據

中文	英文	重點
17 日通過的意見。	<i>Ireland</i> , views adopted on 17 March 2017.	
19. 委員會認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根植於與性別有關的其他因素，例如男性的應享權利和特權高於女性的意識形態，有關男性身份的社會規範，以及維護男性統治或權力、指定性別角色或制止、勸阻或懲罰所認定的不可接受的女性行為的需要。這些因素也有助於社會公開或隱含地接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這種行為往往仍被視為私人問題，並且在這方面普遍存在有罪不罰的現象。	19. The Committee regards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s being rooted in gender-related factors, such as the ideology of men's entitlement and privilege over women, social norms regarding masculinity, and the need to assert male control or power, enforce gender roles or prevent, discourage or punish what is considered to be unacceptable female behaviour. Those factors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xplicit or implicit social acceptance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ten still considered a private matter, and to the widespread impunity in that regard.	委員會認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根本原因在於與性別有關的因素，例如男性的應享權利和特權高於女性的意識形態，有關男性身份的社會規範，且往往仍被視為私人問題。
20. 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存在于人際接觸的所有空間和領域，無論是公共場所還是私人場所，包括家庭、社區、公共空間、工作場所、娛樂、政治、體育、健康服務和教育環境，以及根據以技術為媒介的環境重新界定的公共和私人場所，(註腳 27) 例如當下在網路或其他數碼環境中發生的暴力行為。在所有這些環境中，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可由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引發，分為域內行為或域外行為，包括國家以個人身份或作為國際或政府間組織或聯盟(註腳 28)採取的域外軍事行動，或私人公司的域外業務活動。(註腳 29)	20.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ccurs in all spaces and spheres of human interaction,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including in the contexts of the family, the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the workplace, leisure, politics, sport, health services and educational settings,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through technology-mediated environments, such as contemporary forms of violence occurring online and in other digital environments. In all those settings,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an result from acts or omissions of State or non-State actors, acting territorially or extraterritorially, including extraterritorial military actions of States, individually or as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or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r coalitions, or extraterritorial operations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發生場所，行為者。
註腳 27: 見秘書長題為“深入研究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報告 (A/61/122/Add.1 和 Corr.1)。	footnote 27: See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entitled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61/122/Add.1 and Corr.1).	證據出處。
註腳 28: 例如，作為國際維持和平部隊的組成部分。見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第 9 段。	footnote 28: For example, as part of a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force. See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0, para. 9.	例示及法源依據。
註腳 29: 委員會關於瑞士 (CEDAW/C/CHE/CO/4-5) 和德國 (CEDAW/C/DEU/CO/7-8) 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	footnote 29: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eriodic reports of Switzerland (CEDAW/C/CHE/CO/4-5) and Germany (CEDAW/C/DEU/CO/7-8).	法源依據。
三. 締約國在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方面的義務	III. State party obligations in relation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1. 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構成《公約》第一條對婦女的歧視，因此涉及《公約》所規定的所有義務。第二條規定，締約國的全面義務是以一切適當手段	21.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onstitute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under article 1 and therefore engages all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Article 2 provides that the overarching obligation of	《公約》規定的締約國所有義務均可用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不得以任

中文	英文	重點
<p>儘快採取政策消除對婦女的歧視行為，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該義務須立即履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經濟、文化或宗教理由為由拖延執行。第19號一般性建議指出，在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方面的義務包括國家為此種暴力承擔的兩方面責任，一方面是為締約國或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承擔的義務，一方面是為非國家行為體承擔的義務。</p>	<p>States parties is to pursue by all appropriate means and without delay a policy of eliminat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at is an obligation of an immediate nature; delays cannot be justified on any grounds, including economic, cultural or religious grounds. I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it is indicated that, with regard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 obligation comprises two aspects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such violence, that which results from the acts or omissions of both the State party or its actors, on the one hand, and non-State actors, on the other.</p>	<p>何理由拖延執行。 國家為此種暴力承擔兩方面責任：國家行為體及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p>
<p>A. 為國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承擔的責任</p>	<p>A. Responsibility for acts or omissions of State actors</p>	
<p>22. 根據《公約》和一般國際法，締約國負責為其機關和國家人員構成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行為或不作為承擔責任，(註腳 30)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的官員的行為或不作為。《公約》第二條(d)項規定，締約國及其機關和國家人員不參與直接或間接歧視婦女的任何行為或做法，並保證政府當局和公共機構都不違背這項義務。根據第二條(c)項和(g)項，除確保法律、政策、方案和程式不歧視婦女以外，締約國必須建立有效且可獲取的法律和法律服務框架，以解決國家人員在域內或域外犯下的一切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p>	<p>22. Under the Convention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a State party is responsible for acts or omissions of its organs and agents that constitute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hich include the acts or omissions of officials in its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branches. Article 2 (d) of the Convention provides that States parties, and their organs and agents, are to refrain from engaging in any act or practice of direct or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ensure that public authorities and institutions act in conformity with that obligation. Besides ensuring that laws, policies, programmes and procedures do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wome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s 2 (c) and (g), States parties must have an effective and accessible legal and legal services framework in place to address all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ommitted by State agents, whether on their territory or extraterritorially.</p>	<p>締約國負責為其機關和國家人員在域內或域外構成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行為或不作為承擔責任。</p>
<p>註腳 30: 見國際法委員會，《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第四條，“國家機關的行為”。另見《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四公約關於保護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第91條。</p>	<p>footnote 30: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article 4, Conduct of organs of a State. See also 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article 91.</p>	<p>法源依據。</p>
<p>23. 締約國負責防範本國的機關和國家人員產生此類作為或不作為，包括利用培訓以及通過、執行和監測法律規定、行政條例和行為守則，負責調查、起訴和適用適當的法律或紀律制裁，並負責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的所有案件，包括那些構成國際犯</p>	<p>23. States parties are responsible for preventing such acts or omissions by their own organs and agents, including through training and the adoption,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legal provision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codes of conduct, and for investigating, prosecuting and applying appropriate legal or disciplinary</p>	<p>應盡職責義務： 防範、立法、執行、調查、起訴、賠償。</p>

中文	英文	重點
罪的案件，以及公共當局過失、忽視或不作為案件提供賠償。(註腳 31)在這樣做時，應該將婦女的多樣性以及交叉形式的歧視行為的風險考慮在內。	sanctions, as well as providing reparation, in all cas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those constituting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in cases of failure, negligence or omission on the part of public authorities. In so doing, the diversity of women and the risks of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註腳 31: 見上文註腳 6 和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	See footnote 6 above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法源依據。
B. 為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承擔的責任	B. Responsibility for acts or omissions of non-State actors	
24. 根據一般國際法以及國際條約，私人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可能使國家在某些情況下承擔國際責任，包括如下責任：	24. Under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as well as unde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cts or omissions of a private actor may engage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ate in certain cases, whi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歸責於國家的私人/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
1. 歸於國家的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	1. Acts or omissions by non-State actors attributable to the State	
(a) 私人行為體在該國法律授權下行使政府權力要素的行為或不作為，包括私人機構提供保健或護理等公共服務的行為，或運行拘留所的行為，(註腳 32)以及私人代理人根據國家的指示，或在國家的指示或掌控下(註腳 33)的行為或不作為均被認作歸於國家自身的行為；	(a) The acts or omissions of private actors empowered by the law of that State to exercise elements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cluding private bodies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health care or education, or operating places of detention, are considered acts attributable to the State itself, as are the acts or omissions of private agents acting on the instruction or under the direction or control of that State, including when operating abroad;	國家責任範圍：法律授權下，在國家的指示或掌控下、行使政府權力要素的行為或不作為。
註腳 32: 見國際法委員會，《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第 5 條，“行使政府權力要素的個人或實體的行為”。	footnote 32: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article 5, Conduct of persons or entities exercising elements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法源依據。
註腳 33: 同上，第 8 條，“受到國家指揮或控制的行為”。	footnote 33: Ibid., article 8, Conduct directed or controlled by a State.	法源依據。
2. 為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所承擔的應盡職責義務	2.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for acts or omissions of non-State actors	
(b) 《公約》第二條(e)項明確規定，締約國必須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註腳 34)這項頻繁提及的應盡職責的義務是整個《公約》(註腳 35)的支撐，因此，如果締約國未能採取一切適當措施防範，並調查、起訴、懲罰和賠償導致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註腳 36)的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或不作為，包括公司	(b) Article 2 (e) of the Convention explicitly provides that States parties are to take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by any person, organization or enterprise. That obligation,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an obligation of due diligence, underpins the Convention as a whole and accordingly States parties will be held responsible should they fail to take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prevent, as well as to investigate, prosecute, punish and provide	國家應盡職責義務及於個人、組織或企業。

中文	英文	重點
<p>在域外實施的行為，則須為此負責。特別是，締約國需要採取必要措施，防範公司在其可能施加影響的國家實施侵犯人權的行為，(註腳 37)無論是通過監督手段，還是利用經濟激勵等措施。(註腳 38)根據應盡職責的義務，締約國必須通過並執行不同的措施，解決非國家行為體犯下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包括頒佈法律、建立機構和推出系統，以解決此類暴力問題，並確保它們在實踐中發揮有效作用，並得到竭力執行法律的所有國家人員和機構的支持。(註腳 39)締約國如未能在其當局認識到或應該認識到此類暴力的風險的情況下採取一切適當措施防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或未能調查、起訴和懲罰施害者並為遭受此類行為的受害人/倖存者提供賠償，則為實施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提供了默許或鼓勵。(註腳 40)這種不盡職或不作為構成了對人權的侵犯。</p>	<p>reparations for, acts or omissions by non-State actors that result in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actions taken by corporations operating extraterritorially. In particular, States parties are required to take the steps necessary to preven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perpetrated abroad by corporations over which they may exercise influence, whether through regulatory means or the use of incentives, including economic incentives. Under the obligation of due diligence, States parties must adopt and implement diverse measures to tackle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ommitted by non-State actors, including having laws, institutions and a system in place to address such violence and ensuring that they function effectively in practice and are supported by all State agents and bodies who diligently enforce the laws. The failure of a State party to take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prevent act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cases in which its authorities are aware or should be aware of the risk of such violence, or the failure to investigate, to prosecute and punish perpetrators and to provide reparations to victims/survivors of such acts, provides tacit permission or encouragement to perpetrate act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ch failures or omissions constitut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p>	
<p>註腳 34: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36 段。</p>	<p>footnote 34: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para. 36.</p>	<p>法源依據。</p>
<p>註腳 35: 同上，第 13 段。</p>	<p>footnote 35: Ibid., para. 13.</p>	<p>法源依據。</p>
<p>註腳 36: 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第 9 段。</p>	<p>footnote 36: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para. 9.</p>	<p>法源依據。</p>
<p>註腳 37: 見兒童權利委員會，關於商業部門對兒童權利的影響方面國家義務的第 16(2013)號一般性意見，第 43 至 44 段，以及《關於國家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領域的域外義務的馬斯特里赫特原則》。</p>	<p>footnote 37: Se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13) on State obligations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sector on children's rights, paras. 43-44, and the Maastricht Principles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Obligations of States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p>	<p>法源依據。</p>
<p>註腳 38: 例如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文員會，關於享有能達到的最高標準健康的權利問題的第 14(2000)號一般性意見，第 39 段。</p>	<p>footnote 38: See, for exampl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on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para. 39.</p>	<p>法源依據。</p>
<p>註腳 39: 格斯(已故)訴奧地利，第 12.1.2 段，以及 V.K.訴保加利亞，第 9.4 段</p>	<p>footnote 39: <i>Goekce (deceased) v. Austria</i>, para. 12.1.2, and <i>V.K. v. Bulgaria</i>, para. 9.4.</p>	<p>證據出處。</p>

中文	英文	重點
<p>註腳 40: 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第 9 段。</p>	<p>footnote 40: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para. 9.</p>	<p>法源依據。</p>
<p>25. 此外，國際人道主義法和國際人權法均承認非國家行為體在特定情況下的直接義務，包括作為武裝衝突當事方的直接義務。這些義務包括禁止酷刑，這是習慣國際法的一部分，並成為了強制性規範(強行法)。(註腳 41)</p>	<p>25. In addition, both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law have recognized the direct obligations of non-State actors i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as parties to an armed conflict. Those obligations include the prohibition of torture, which is par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s become a peremptory norm (<i>jus cogens</i>).</p>	<p>非國家行為體在特定情況下的直接義務。</p>
<p>註腳 41: 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p>	<p>footnote 41: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0.</p>	<p>法源依據。</p>
<p>26. 上述一般性義務囊括國家行動的所有領域，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的行動和在聯邦、國家、國家以下、地方和社區各級採取的行動，以及私人化的政府服務供應方在政府當局的授權下採取的行動。它們要求擬訂法律規範，包括憲法層面的法律規範，並設計旨在消除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實施的一切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公共政策、方案、體制框架和監測機制。它們還要求按照《公約》第二條(f)項和第五條(a)項採取並執行措施，消除從根本上導致基於暴力的侵害婦女行為的偏見、成見和做法。總體而言，且以不妨礙下節規定的具體建議為限，包含以下義務：</p>	<p>26. The general obligations described above encompass all areas of State action, including in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branches and at the federal, national, subnational, local and decentralized levels, as well as action under governmental authority by privatized governmental services. They require the formulation of legal norms, including at the constitutional level, and the design of public policies, programme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s aimed at eliminating all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hether perpetrated by State or non-State actors. They also requir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s 2 (f) and 5 (a) of the Convention, the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to eradicate prejudices, stereotypes and practices that are the root caus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general terms,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provid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the obligations include the following:</p>	<p>上述《公約》一般性義務包括國家行動的所有領域，要求擬訂法律規範，公共政策、方案、體制框架和監測機制，以消除從根本上導致基於暴力的侵害婦女行為的偏見、成見和做法。</p>
<p>立法層面</p>	<p><i>Legislative level</i></p>	
<p>(a) 根據第二條(b)、(c)、(e)、(f)和(g)項以及第五條(a)項，要求締約國通過禁止一切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的立法，使國家法與《公約》保持一致。在立法中，作為此類暴力受害人/倖存者的婦女應被視為權利持有人。它應該包含顧及年齡和對性別敏感的條款以及有效的法律保護，包括對施害者的制裁以及為受害人/倖存者提供的賠償。《公約》規定，任何現行的宗教、習俗、原住民和社區系統規範必須與它的標準保持一致，必須廢止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法律，包括導致、推動或合理化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的法律或對此類行為有罪不罰加以固化的法</p>	<p>(a) According to articles 2 (b), (c), (e), (f) and (g) and 5 (a), States are required to adopt legislation prohibiting all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harmonizing national law with the Convention. In the legislation, women who are victims/survivors of such viole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right holders. It should contain age-sensitive and gender-sensitive provisions and effective legal protection, including sanctions on perpetrators and reparations to victims/survivors. The Convention provides that any existing norms of religious, customary, indigenous and community justice systems are to be harmonized with its standards and that all laws that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those which cause,</p>	<p>立法層面義務： 建制有效保護法律，並應該包含顧及年齡和對性別敏感的條款； 必須廢止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法規，規約、習俗、教規、原住民規範或普通法、憲法、民法、家庭法、刑事法或行政法或證據法或程式法。</p>

中文	英文	重點
律。此類規範可能是規約、習俗、教規、原住民規範或普通法、憲法、民法、家庭法、刑事法或行政法或證據法或程式法的一部分，比如基於歧視性或陳規定型觀念或做法的允許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或減輕此方面刑罰的條款；	promote or justify gender-based violence or perpetuate impunity for such acts, are to be repealed. Such norms may be part of statutory, customary, religious, indigenous or 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 civil, family, criminal or administrative law or evidentiary and procedural law, such as provisions based on discriminatory or stereotypical attitudes or practices that allow for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r mitigate sentences in that context;	
行政層面	<i>Executive level</i>	
(b) 第二條(c)、(d)和(f)項和第五條(a)項規定，締約國應與相關國家部門協作，通過並為各項制度措施適當提供預算資源。此類措施包括制定有側重點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監測機制，以及建立和/或資助國家主管法庭。締約國應提供可獲取的、可負擔的和適足的服務，以保護婦女免遭基於性別的暴力，防範其反復發生，並提供或確保資助為所有受害人/倖存者提供的賠償。(註腳 42)締約國還必須消除構成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或容忍此種暴力，以及為缺乏回應或有意疏忽提供環境的制度性做法、個人行為和公職人員行為。這包括就負責這方面登記的公共當局辦事效率低、共謀作案和有意疏忽開展適當調查並予以制裁，防範或調查此類暴力行為或為受害人/倖存者提供服務。在行政層面，還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修改或消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習俗和慣例，包括那些推動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或使其合理化的習俗和慣例；(註腳 43)	(b) Articles 2 (c), (d) and (f) and 5 (a) provide that States parties are to adopt and adequately provide budgetary resources for divers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relevant State branches. Such measures include the design of focused public policie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nitoring mechanis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or funding of competent national tribunals. States parties should provide accessible, affordable and adequate services to protect women from gender-based violence, prevent its reoccurrence and provide or ensure funding for reparations to all victims/survivors. States parties must also eliminate the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and individual conduct and behaviour of public officials that constitute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r tolerate such violence, and that provide a context for lack of a response or for a negligent response. This includes adequate investigation of and sanctions for inefficiency, complicity and negligence by public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the registration, prevention or investigation of such violence or for providing services to victims/survivors.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modify or eradicate customs and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those that justify or promote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ust also be taken at the executive level;	行政層面義務： 與相關國家部門協作，建立各項制度措施，並為其適當提供預算資源。 必須消除造成或容忍、忽視暴力的制度性作法和公職人員的個人行為。 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修改或消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習俗和慣例
註腳 42: 見上文註腳 5 和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	footnote 42: See footnote 5 above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法源出處。
註腳 43: 第 31 號以及第 18 號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	footnote 43: See joi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1/general comment No. 18.	法源出處。
立法層面 (司法層面?)	Judicial level	(作者注：此處中文版誤譯，以紅字標示)
(c) 根據第二條(d)項和(f)項以及	(c) According to articles 2 (d) and (f) and 5	司法層面義務：

中文	英文	重點
<p>第五條(a)項，要求所有立法機關不得採取任何歧視或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的行為或做法，並嚴格適用規定了對此類暴力行為懲罰的所有刑法條款，確保涉及指控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案件中的所有法律程式的公正、公平，且不受性別陳規定型觀念或對國際法(註腳 44)等法律條款的歧視性解讀的影響。如《公約》第二條和第十五條所規定的，適用關於何以構成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婦女對此類暴力作出何種反應以及證實發生此種行為的證據要求的先見和成見可影響婦女在法律面前平等權、公平審判權和有效補救權所需的證據和證據標準。(註腳 45)</p>	<p>(a), all judicial bodies are required to refrain from engaging in any act or practice of discrimination or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o strictly apply all criminal law provisions punishing such violence, ensuring that all legal procedures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ation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re impartial, fair and unaffected by gender stereotypes or the discriminatory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provision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law. The application of preconceived and stereotypical no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hat women's responses to such violence should be and the standard of proof required to substantiate its occurrence can affect women's rights to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 fair trial and effective remedy, as established in articles 2 and 15 of the Convention.</p>	<p>確保涉及指控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案件中的所有法律程式的公正、公平，且不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p>
<p>註腳 44: 韋爾蒂奧訴菲律賓，第 8.9(b) 段；R.P.B.訴菲律賓，第 8.3 段；以及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第 18(e)段、26 段和 29 段。</p>	<p>footnote 44: <i>Vertido v. Philippines</i>, para. 8.9 (b); <i>R.P.B. v. Philippines</i>, para. 8.3;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paras. 18 (e), 26 and 29.</p>	<p>證據出處及法源依據。</p>
<p>註腳 45: 見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p>	<p>footnote 45: See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p>	<p>法源依據。</p>
<p>四. 建議</p>	<p>IV. Recommendations</p>	
<p>27. 在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以及委員會自通過建議後所開展工作的基礎上，委員會敦促締約國加強執行其與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有關的義務，無論此行為發生在域內還是域外。委員會再次重申其呼籲締約國批准《公約》的《任擇議定書》，並審查就《公約》提出的其餘保留，以期予以撤回。</p>	<p>27. Building o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and the Committee's work since its adoption, the Committee urges States parties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ir obligations in relation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hether within their territory or extraterritorially. The Committee reiterates its call upon States parties to ratify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nd examine all remaining 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with a view to their withdrawal.</p>	<p>CEDAW 委員會敦促締約國加強執行其與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有關的義務，並呼籲批准《公約》的《任擇議定書》及撤回保留。</p>
<p>28. 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在預防、保護、起訴和懲罰、補救、資料收集與監測和國際合作領域採取以下措施，以加快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所有措施應圍繞受害人/倖存者執行，承認婦女作為權利持有人的地位，並增強她們的能動作用和自主性，包括女童在童年到少年階段不斷發展的能力。此外，這些措施應在婦女參與的情況下制定和執行，考慮到婦女受交叉形式歧視影響的特定情況。</p>	<p>28. The Committee also recommends that States parties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in the areas of prevention, protection,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 redress, data collection and monitor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accelerate elimination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ll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with an approach centred around the victim/survivor, acknowledging women as right holders and promoting their agency and autonomy, including the evolving capacity of girls,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In addition, the measures should b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articular</p>	<p>所有措施應圍繞受害人/倖存者執行，承認婦女作為權利持有人的地位，並增強她們的能動作用和自主性，包括女童在童年到少年階段不斷發展的能力。應有婦女參與措施之制訂和執行，並考量交叉形式歧視的影響。</p>

中文	英文	重點
	situation of women affected by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 一般性立法措施	A. General legislative measures	
29.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實施下列立法措施：	29.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that States parties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legislative measures:	
(a) 確保將構成對婦女身體、性或心理完整權侵犯的所有領域的一切形式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定為刑事罪，並從速引入或加強與罪行嚴重程度相當的法律制裁以及民事補救措施；(註腳 46)	(a) Ensure that all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all spheres, which amount to a violation of their physical, sexual or psychological integrity, are criminalized and introduce, without delay, or strengthen, legal sanctions commensurate with the gravity of the offence, as well as civil remedies;	具體立法措施建議： 確保將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定為刑事罪及民事補救措施。
註腳 46: 見上文注腳 5。	footnote 46: See footnote 5 above.	法源依據。
(b) 確保所有法律制度，包括多元法律制度保護遭受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的婦女受害人/倖存者，並確保她們可根據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規定的指導獲得司法救助和有效補救。	(b) Ensure that all legal systems, including plural legal systems, protect victims/survivor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ensure that they have access to justice and to an effective remedy, in line with the guidance provided i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確保所有法律制度保護遭受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的婦女受害人/倖存者，並獲得司法救助和有效補救。
(c) 廢止包括習慣法、宗教法和原住民法在內的所有歧視婦女和藉以保護、鼓勵、促進、合法化或容忍任何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的法律條款。(註腳 47)特別是，廢止以下條款：	(c) Repeal, including in customary, religious and indigenous laws, all legal provisions that are discriminatory against women and thereby enshrine, encourage, facilitate, justify or tolerate any form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particular, repeal the following:	廢止歧視婦女和藉以保護、鼓勵、促進、合法化或容忍任何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的法律、習慣法、宗教法和原住民法。
註腳 47: 依照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規定的指導。	footnote 47: Following the guidance provided i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法源依據。
(一) 允許、容忍或寬恕童婚(註腳 48)或強迫婚姻和其他有害習俗等各種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條款，允許在未徵得身心障礙婦女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對其施以醫療程式的條款，將墮胎，(註腳 49)身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者，婦女賣淫和通姦定為刑事罪的條款，或使婦女不成比例地受到影響的任何其他刑事條款，包括那些導致有歧視地對婦女施以死刑的刑事條款；(註腳 50)	(i) Provisions that allow, tolerate or condone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child or forced marriage and other harmful practices, provisions allowing medical procedures to be performed on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without their informed consent and provisions that criminalize abortion, being lesbian, bisexual or transgender, women in prostitution and adultery, or any other criminal provisions that affect women disproportionately, including those resulting in the discriminatory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to women;	(廢止) 允許、容忍或寬恕有害習俗的條款， 允許對未知情同意的身心障礙婦女施以醫療的條款， 將墮胎，身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者，婦女賣淫和通姦定為刑事罪的條款， 使婦女不成比例地受到影響的任何其他刑事條款。
註腳 48: 《公約》第十六條第 2 款；以及第 31 號以及第 18 號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第 42 段和第 55(f) 段，關於在特殊情況下允許在 18 歲以前結婚的條件。	footnote 48: Article 16 (2) of the Convention; and joi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1/general comment No. 18, para. 42 and para. 55 (f), regard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arriage at an earlier age than 18 years is allowed,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法源依據。

中文	英文	重點
<p>註腳 49: 見關於菲律賓的調查摘要 (CEDAW/C/OP.8/PHL/1)；第 22/2009 號來文，T.P.F.訴秘魯，2011 年 10 月 17 日通過的意見；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p>	<p>footnote 49: See the summary of the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hilippines (CEDAW/C/OP.8/PHL/1); communication No. 22/2009, T.P.F. v. Peru, views adopted on 17 October 2011; and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2.</p>	<p>證據出處及法源依據。</p>
<p>註腳 50: 委員會回顧大會第 62/149 號、63/168 號、65/206 號、67/176 號、69/186 號和 71/187 號決議，其中大會呼籲仍保留死刑的國家暫停執行處決，以期加以廢除。</p>	<p>footnote 50: The Committee recall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62/149, 63/168, 65/206, 67/176, 69/186 and 71/187, in which the Assembly called upon all States that still maintained the death penalty to establish a moratorium on executions with a view to abolishing it.</p>	<p>聯合國大會決議呼籲仍保留死刑的國家暫停執行處決。</p>
<p>(二) 歧視性的證據規則和程式，包括允許剝奪婦女自由以保護其免遭暴力的程式，即基於文化、宗教或男性特權的側重於“處女”和法律維護或減免因素的做法，例如對所謂的“榮譽”的維護、對傳統賠罪的捍衛、確保受害人/倖存者家庭提出寬恕或對遭受性侵犯的受害人/倖存者的後續婚姻的維護，導致施以石刑、鞭刑和死刑等最嚴厲懲罰的程式，以及無視基於性別的暴力史而損害婦女被告的司法做法往往單為女性保留；(註腳 51)</p>	<p>(ii) Discriminatory evidentiary rules and procedures, including procedures allowing for the deprivation of women’s liberty to protect them from violence, practices focused on “virginity” and legal defences or mitigating factors based on culture, religion or male privilege, such as the defence of so-called “honour”, traditional apologies, pardons from the families of victims/survivors or the subsequent marriage of the victim/survivor of sexual assault to the perpetrator, procedures that result in the harshest penalties, including stoning, lashing and death, often being reserved for women and judicial practices that disregard a history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to the detriment of women defendants;</p>	<p>(廢止) 基於文化、宗教或男性特權的歧視性的司法證據規則和作法。</p>
<p>註腳 51: 除其他外，見委員會關於締約國下一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阿富汗(CEDAW/C/AFG/CO/1-2)；約旦(CEDAW/C/JOR/CO/6)；巴布亞紐幾內亞(CEDAW/C/PNG/CO/3)；和南非(CEDAW/C/ZAF/CO/4)；以及法外處決、即決處決或任意處決問題特別報告員報告(A/HRC/35/23)。</p>	<p>footnote 51: See, among others, th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following periodic reports of States parties: Afghanistan (CEDAW/C/AFG/CO/1-2); Jordan (CEDAW/C/JOR/CO/6); Papua New Guinea (CEDAW/C/PNG/CO/3); and South Africa (CEDAW/C/ZAF/CO/4); and the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A/HRC/35/23).</p>	<p>證據出處及法源依據。</p>
<p>(三) 阻止或阻礙婦女報告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的所有法律，包括剝奪婦女法律能力，或限制身心障礙婦女向法庭作證(即所謂的“保護性拘押”做法)的監護法，阻止婦女，包括移民家政女工，報告此類暴力行為的限制性移民法，以及允許在家庭暴力的情況下實施雙重逮捕或在犯罪者無罪獲釋的情況下起訴婦女的法律。</p>	<p>(iii) All laws that prevent or deter women from report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such as guardianship laws that deprive women of legal capacity or restrict the ability of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to testify in court, the practice of so-called “protective custody”,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laws that discourage women, includi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rom reporting such violence, and laws allowing for dual arrests in cases of domestic violence or for the prosecution of women when the perpetrator is acquitted;</p>	<p>(廢止) 阻礙婦女報告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的所有法律。</p>
<p>(d) 審查性別中立的法律和政策，確保它們不會造成或固化現有的不平等，並廢除和修改存在</p>	<p>(d) Examine gender-neutral laws and policies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create or perpetuate existing inequalities and repeal or</p>	<p>審查、廢除和修改造成或固化現存不平等的性別中立的</p>

中文	英文	重點
此種做法的法律和政策；(註腳 52)	modify them if they do so;	法律和政策。
註腳 52: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16 段。	footnote 52: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para. 16.	法源依據。
(e) 確保將包括強姦在內的性侵犯定為侵犯人身安全及身體、性和心理完整權(註腳 53)的犯罪，並確保對包括婚內強姦和熟人強姦或約會強姦等性犯罪的界定以缺少自願同意為基礎並將脅迫情形(註腳 54)考慮在內。任何時效，只要存在，應優先照顧受害人/倖存者的利益，並考慮阻礙其向主管機關或當局報告其所受侵害的情形。(註腳 55)	(e) Ensure that sexual assault, including rape, is characterized as a crime against the right to personal security and physical, sexu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ity and that the definition of sexual crimes, including marital and acquaintance or date rape, is based on the lack of freely given consent and takes into account coercive circumstances. Any time limitations, where they exist, should prioritize the interests of the victims/survivors and give consideration to circumstances hindering their capacity to report the violence suffered to the competent services or authorities.	確保將性侵犯定為侵犯人身安全及身體、性和心理完整權的犯罪，以缺少自願同意為定罪基礎並考慮脅迫情形。 任何時效限制應優先考量受害人/倖存者的利益及阻礙其報告之處境。
註腳 53: 見韋爾蒂奧訴菲律賓。	footnote 53: See <i>Vertido v. Philippines</i> .	法源依據。
註腳 54: 見韋爾蒂奧訴菲律賓和 R.P.B.訴菲律賓。	footnote 54: See <i>Vertido v. Philippines</i> and <i>R.P.B. v. Philippines</i> .	法源依據。
註腳 55: 見 L.R.訴莫爾達瓦共和國以及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第 51(b)段。特別是，應考慮作為性暴力受害人/倖存者的女童之處境。	footnote 55: See <i>L.R. v. Republic of Moldova</i>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para. 51 (b).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in particular, to the situation of girls who are victims/survivors of sexual violence.	CEDAW 委員會判例出處及法源依據。
B. 預防	B. Prevention	
30.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實施下列預防措施：	30.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that States parties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preventive measures: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實施下列預防措施。
(a) 通過並執行有效的法律和其他適當的預防措施，解決導致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根本原因，包括家長觀念和成見，家庭內部的不平等，以及對婦女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忽視或否定，並增強婦女的權能、能動性和聲音。	(a) Adopt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legislative and other appropriate preventive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patriarchal attitudes and stereotypes, inequality in the family and the neglect or denial of women's civil,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to promote the empowerment, agency and voices of women;	採取、執行有效的法律和其他適當的預防措施，解決導致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根本原因，並增強婦女的權能、能動性和聲音。
(b) 在婦女組織和邊緣化的婦女和女童群體的代表等所有相關攸關方的積極參與下，制定並執行有效的措施，解決和消除《公約》第五條規定的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予以寬恕或推崇以及對男女結構性不平等加以鞏固的成見、偏見、習俗和慣例。此類措施應包括以下幾點：	(b) Develop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measures,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all relevant stakeholders, such as representatives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and of marginalized groups of women and girls, to address and eradicate the stereotypes, prejudices, customs and practices set out in article 5 of the Convention, which condone or promote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underpin the structural inequality of women with men. Such measures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在婦女組織和邊緣化的婦女和女童群體的代表等所有相關攸關方積極參與消除相關的成見、偏見、習俗和慣例。

中文	英文	重點
(一) 將關於性別平等的內容納入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各級教學大綱(從兒童早期教育開始)，並納入基於人權辦法的教育方案。內容應針對陳規定型的性別角色並推崇性別平等和不歧視的價值觀，包括非暴力的男性氣概，並確保為女童和男童提供合乎年齡、有據可依、科學精准的全方位性教育；	(i) Integration of content on gender equality into curricula at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from early childhood onwards and into education programmes with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he content should target stereotyped gender roles and promote the values of gender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non-violent masculinities, and ensure age-appropriate, evidence-based and scientifically accurate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for girls and boys;	從兒童早期教育開始，性別平等的內容納入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各級教學大綱及人權取向的教育方案，並確保提供合乎年齡、有據可依、科學精准的全方位性教育。 (作者注：此處中文版漏譯，以紅字標示)
(二) 制定提高認識的方案，提高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不可接受且有害無利觀點的認識，提供禁止性暴力侵害的可用法律管道，並鼓勵旁觀者報告此類暴力並加以干預；化解遭受此類暴力行為的受害人/倖存者所蒙受的恥辱；以及瓦解普遍持有的歸咎受害人的信條，即女性應為其自身安全以及所遭受的暴力承擔責任。這些方案應針對社會各階層的婦女和男子；包括地方一級在內的參與預防和防範的教育、保健、社會服務和執法人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員和機構；傳統和宗教領袖；以及犯下任何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的施害者，以避免累犯；	(ii) Awareness-raising programmes that promote an understanding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s unacceptable and harmful,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available legal recourses against it and encourage the reporting of such violence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bystanders; address the stigma experienced by victims/survivors of such violence; and dismantle the commonly held victim-blaming beliefs under which women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safety and for the violence that they suffer. The programmes should target women and men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education, health, social services and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and agencies, including at the local level, involved in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responses; traditional and religious leaders; and perpetrators of any form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so as to prevent repeat offending;	制定提高認識的方案，提供禁止性暴力侵害的法律管道，並鼓勵旁觀者報告此類暴力並加以干預；化解受害人/倖存者所蒙受的恥辱和歸咎受害人的普遍信條，並規範受訓對象。
(c) 制定並執行有效的措施，為所有婦女和女童提供安全的公共空間並使之可獲取，包括推廣和支持在婦女群體的參與下通過的措施。這些措施應包括確保提供足夠的有形基礎設施，包括城市和農村環境的照明設施，尤其是校內和學校周圍的照明設施；	(c) Develop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measures to make public spaces safe for and accessible to all women and girls, including by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community-based measures adopte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women's groups. Measures should include ensuring adequat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lighting, in urban and rural settings, in particular in and around schools;	提供安全的公共空間，確保足夠的有形基礎環境設施、例如照明設備。
(d) 制定並執行有效的措施，鼓勵媒體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包括在廣告、網路和其他數位環境中在其活動、做法和產出中消除對婦女或婦女人權維護者等特定婦女群體做出的惡意的、有成見的描述。此類措施應包括以下幾點：	(d) Adopt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measures to encourage the media to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the harmful and stereotypical portrayal of women or specific groups of women, such as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from their activities, practices and output, including in advertising, online and in other digital environments. Measures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鼓勵媒體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一) 鼓勵制定或加強線上或社交媒體組織等媒體組織的自律機制，旨在消除與婦女和男子或特定婦女群體有關的性別陳規定型	(i) Encouraging the creation or strengthening of self-regulatory mechanisms by media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online or social media organizations, aimed at the	鼓勵線上或社交媒體組織等媒體組織制定自律機制，以

中文	英文	重點
觀念，解決利用它們的服務和平臺實施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犯婦女的行为；	elimination of gender stereotypes relating to women and men, or to specific groups of women, and address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at takes place through their services and platforms;	消除性別刻板印象，減少利用其服務和平臺施行之暴力。
(二) 媒體恰當報導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为的準則；	(ii) Guidelines for the appropriate coverage by the media of cas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建立媒體恰當報導性別暴力事件準則。
(三) 建設或加強國家人權機構的能力，以監測或審查就刻畫性別歧視形象的任何媒體或物化或貶低婦女或推崇暴力男子氣概的任何內容提出的指控；(註腳 56)	(iii) Establishing or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to monitor or consider complaints regarding any media that portray gender-discriminatory images or content that objectify or demean women or promote violent masculinities;	建設或加強國家人權機構對媒體的歧視內容之監測或審查能力。
註腳 56: 委員會關於克羅埃西亞合併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 (CEDAW/C/HRV/CO/4-5)。	footnote 56: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combined periodic reports of Croatia (CEDAW/C/HRV/CO/4-5).	法源出處。
(e) 為司法機構成員、律師和執法人員，包括法醫人員、立法人員和保健專業人員，(註腳 57)以及所有教育、社會和福利人員，包括那些在寄宿制護理院、庇護中心和監獄(註腳 58)與婦女共事的人員，提供強制性、定期的、有效的能力建設、教育和培訓，包括性和生殖健康領域，特別是性傳播感染和愛滋病毒預防和治療服務領域的教育和培訓，以使他們能夠適當預防和應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为的能力。這種教育和培訓應促進對以下幾點的瞭解：	(e) Provide mandatory, recurrent and effective capacity-build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members of the judiciary, lawyers and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including forensic medical personnel, legislators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in the area of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 particular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nd HIV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ervices, and all education, social and welfare personnel, including those working with women in institutions, such as residential care homes, asylum centres and prisons, to equip them to adequately prevent and address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c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hould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llowing:	提供強制性、定期的、有效的能力建設、教育和培訓，律定參加對象，且內容應含：
註腳 57: 見上文註腳 5 以及世界衛生組織關於應對親密伴侶間暴力和對婦女實施性暴力的臨床和政策準則(2013 年)。	footnote 57: See footnote 5 above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linical and policy guidelines on responding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13).	法源根據。
註腳 58: 見阿布拉莫娃訴白俄羅斯；第 53/2013 號來文，A. 訴丹麥，2015 年 11 月 19 日通過的意見；以及大會關於《聯合國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規則》(《曼谷規則》)的第 65/229 號決議。	footnote 58: See <i>Abramova v. Belarus</i> ; communication No. 53/2013, <i>A. v. Denmark</i> , views adopted on 19 November 2015; and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5/229 on the United Nations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Women Prisoners and Non-custodial Measures for Women Offenders (the Bangkok Rules).	CEDAW 委員會判例出處及法源依據。
(一) 性別陳規定型觀念和偏見如何導致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为以及不充分作為；(註腳 59)	(i) How gender stereotypes and bias lead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inadequate responses to it;	性別刻板印象和偏見導致暴力。
註腳 59: 除其他外，見別洛索娃訴哈薩克、R.P.B. 訴菲律賓、賈洛訴保加利亞，以及 L.R. 訴莫爾達瓦共和國。	footnote 59: See, among others, <i>Belousova v. Kazakhstan</i> , <i>R.P.B. v. Philippines</i> , <i>Jallow v. Bulgaria</i> and <i>L.R. v. Republic of Moldova</i> .	證據出處。

中文	英文	重點
(二) 創傷及其後遺影響，即表現親密伴侶間暴力的權力動態以及影響遭受不同形式的性別暴力的婦女的不斷變化的情況，這應該包括交叉形式的歧視，既影響特定的婦女群體，還影響在其工作環境中與之適當相處的方式，並抹殺導致其再次受害或國家機構和機關對其失去信心的因素；(註腳 60)	(ii) Trauma and its effects, the power dynamics that characteriz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the varying situations of women experiencing diverse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which should include the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ffecting specific groups of women and adequate ways of interacting with women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work and eliminating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ir revictimization and weaken their confidence in State institutions and agents;	遭受不同形式的性別暴力婦女之創傷及其後遺影響。
註腳 60: 見 M.W.訴丹麥、R.P.B.訴菲律賓、賈洛訴保加利亞，以及凱爾訴加拿大。	footnote 60: See <i>M.W. v. Denmark, R.P.B. v. Philippines, Jallow v. Bulgaria and Kell v. Canada</i> .	證據出處。
(三) 關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國家法律條款和國家機構、受害人/倖存者的合法權利、國際標準和相關機制及其在此方面的責任，應包括不同機構之間的妥善協調和轉介以及對此類暴力行為的適足記錄，適當尊重婦女的隱私權和保密權，並得到受害人/倖存者自願的知情同意。	(iii) National legal provisions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 legal rights of victims/survivor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associated mechanism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that context, which should include due coordination and referrals among diverse bodies and the adequate documentation of such violence, giving due respect for women's privacy and right to confidentiality and with the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of the victims/survivors;	理解國家法律，受害人/倖存者的合法權利，國際標準和相關機制、責任，應包括：不同機構之間的妥善協調和轉介；適足記錄此類暴力行為尊重婦女的隱私權和保密權，以及其主體性。
(f) 鼓勵通過利用獎勵和企業責任示範及其他機制讓企業和跨國公司等私人部門參與進來，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並加強其為此種暴力行為的行動範圍承擔的責任，(註腳 61)這有必要使用涉及在工作場所發生的或影響工作婦女的一切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的議定書和程式，包括有效、可獲取的內部申訴程式，對它們的使用不應排除訴諸執法當局，且應涉及受害人/倖存者在工作場所的應享權利。	(f) Encourage, through the use of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models and other mechanisms, the engage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cluding businesse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efforts to eradicate all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in enhancing its responsibility for such violence in the scope of its action, which should entail protocols and procedures addressing all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that may occur in the workplace or affect women workers, including effective and accessible internal complaints procedures, the use of which should not exclude recourse to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and should also address workplace entitlements for victims/survivors.	利用獎勵和企業責任示範，鼓勵企業和跨國公司等私人部門參與消除暴力行為。
註腳 61: 見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28 段。見“工商企業與人權：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補救’框架指導原則”(A/HRC/17/31)。	footnote 61: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para. 28. Se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A/HRC/17/31).	法源出處。
C. 保護	C. Protection	
31.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實施下列保護措施：	31.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that States parties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protective measures:	保護措施：
(a) 通過和執行有效的措施，在	(a) Adopt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在提起法律訴訟前後及過程

中文	英文	重點
提起法律訴訟前後及過程中保護並協助投訴基於性別的暴力的婦女起訴者及為此作證的證人，包括：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assist women complainants of and witnesses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legal proceedings, including by:	中保護並協助婦女及證人。
(一) 按照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保護其隱私和安全，包括利用對性別敏感的法庭程式和措施，銘記受害人/倖存者、證人和被告的正當程序權。	(i) Protecting their privacy and safety, in line with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including through gender-sensitive court procedures and measures, bearing in mind the due process rights of victims/survivors, witnesses and defendants;	司法過程中保護婦女隱私和安全。
(二) 在無需受害人/倖存者提起法律訴訟的情況下提供適當、可獲取的保護機制，以防範進一步暴力或潛在暴力，包括為身心障礙受害人消除交流障礙。(註腳 62) 這方面的機制應當包括由一系列有效措施構成的即時風險評估和保護，以及在適當時下達並監測驅逐、防範、限制或緊急禁止被指控施害者的命令，包括對違法行為予以適當制裁。保護措施應避免向婦女受害人/倖存者強加不必要的經濟、官僚主義或個人負擔。施害者或被指控施害者在訴訟程式中及訴訟之後的權利或權利主張，包括在財產、隱私、兒童監護、獲得機會、聯絡和探訪方面的權利或權利主張應由婦女和兒童享有的生命及身體、性和心理完整的人權決定，並受兒童最高利益的原則指導；(註腳 63)	(ii) Providing appropriate and accessible protective mechanisms to prevent further or potential violence, without the precondition that victims/survivors initiate legal action, including through removal of communication barriers for victims with disabilities. Mechanisms should include immediate risk assessment and protection comprising a wide range of effective measures and, where appropriate, the issuance and monitoring of eviction, protection, restraining or emergency barring orders against alleged perpetrators, including adequate sanctions for non-compliance. Protective measures should avoid imposing an undue financial, bureaucratic or personal burden on women who are victims/survivors. The rights or claims of perpetrators or alleged perpetrators during and after judicial proceedings, including with respect to property, privacy, child custody, access, contact and visitat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the light of women's and children's human rights to life and physical, sexu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ity and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無需受害人/倖存者提起法律訴訟時要提供適當、可獲取的保護機制。(被控)施害者權益主張應由婦女和兒童享有的生命及身體、性和心理完整的人權決定，並受兒童最高利益的原則指導
註腳 62: 例如，一些國家下達的保護令允許對據認為面臨殘割女性生殖器危險的人實施旅行禁令。	footnote 62: For example, protective orders in some countries allow for the banning of travel of people who are believed to be at risk of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例示。
註腳 63: 伊爾迪裡姆訴奧地利、格斯訴奧地利、岡薩雷斯·卡雷尼奧訴西班牙、M.W.訴丹麥以及賈洛訴保加利亞。	footnote 63: <i>Yildirim v. Austria, Goekce v. Austria, González Carreño v. Spain, M.W. v. Denmark and Jallow v. Bulgaria.</i>	CEDAW 委員會判例出處。
(三) 確保婦女受害人/倖存者及其家庭成員無償獲得經濟援助，或低價獲得高品質的法律援助，(註腳 64)醫療、社會心理和諮詢服務，(註腳 65)教育，可負擔得起的住房、土地、兒童保育、培訓和就業機會。保健服務應針對創傷提供，並包括及時和全面的心理、性和生殖健康服務，(註腳	(iii) Ensuring access to financial assistance, gratis or low-cost, high-quality legal aid, medical, psychosocial and counselling services, education, affordable housing, land, childcare,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who are victims/survivor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Health-care services should be responsive to trauma and include timely and	獲得經濟援助；法律援助，醫療、社會心理和諮詢服務，教育，住屋、托育，培訓和就業機會。保健服務應針對創傷提供及時和全面的心理、性和生殖健康服務。

中文	英文	重點
66)包括緊急避孕和愛滋病毒的接觸後防禦。締約國應提供專業化的婦女支助服務，例如，提供全天候的免費救助熱線，足夠數量的安全、配備齊全的危機、支助和轉診中心，並視需要為婦女及其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員提供適當住所；(註腳 67)	comprehensive mental,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including emergency contraception and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against HIV. States should provide specialized women's support services, such as gratis helplines operating around the clock and sufficient numbers of safe and adequately equipped crisis, support and referral centres and adequate shelters for women, their children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as required;	
註腳 64: 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第 37 段，以及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34 段；另見凱爾訴加拿大、韋爾蒂奧訴菲律賓、S.V.P.訴保加利亞，以及 L.R.訴莫爾達瓦共和國等。	footnote 64: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para. 37,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para. 34; see also <i>Kell v. Canada</i> , <i>Vertido v. Philippines</i> , <i>S.V.P. v. Bulgaria</i> and <i>L.R. v. Republic of Moldova</i> , among others.	法源依據和 CEDAW 委員會判例出處。
註腳 65: 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第 16 段。	footnote 65: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para. 16.	法源依據。
註腳 66: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	footnote 66: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2.	法源依據。
註腳 67: 見第 31 號以及第 18 號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	footnote 67: See joi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1/general comment No. 18.	法源依據。
(四) 為居住在寄宿式護理院、庇護營和剝奪自由場所等公共機構的婦女提供與基於性別的暴力有關的保護和支助措施；(註腳 68)	(iv) Providing women i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residential care homes, asylum centres and places of deprivation of liberty, with protective and support measures in relation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對居住在機構內婦女要提供與基於性別的暴力有關的保護和支助措施。
註腳 68: 見上文註腳 54。	footnote 68: See footnote 54 above.	CEDAW 委員會判例出處。
(五) 建立並實施適當的多部門轉介機制，確保此類行為的倖存者有效獲得全面的服務，確保非政府婦女組織充分參與並與之開展合作；	(v) Establishing and implementing appropriate multisectoral referral mechanisms to ensure effective access to comprehensive services for survivors of such violence, ensuring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and cooperation with non-governmental women's organizations;	多部門轉介機制使婦女有效獲得全面的服務，確保非政府婦女組織充分參與並與之合作。
(b) 確保關乎受害人/倖存者的所有法律程式、保護和支援措施以及服務尊重並加強她們的自主性。締約國應將它們提供給所有婦女，特別是那些受交叉形式的歧視影響的婦女，考慮其子女及其他受撫養人(註腳 69)的具體需求，使之可在全國範圍內獲取，且不論居民身份如何、或能力如何，或提供給願意配合對被指控的施害者(註腳 70)提起法律訴訟的人。締約國還應尊重不駁回原則；(註腳 71)	(b) Ensure that all legal proceedings, protective and support measures and services concerning victims/survivors respect and strengthen their autonomy. They should be accessible to all women, in particular those affected by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take into account any specific needs of their children and other dependants, be available throughout the State party and be provided irrespective of residency status or ability or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legal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alleged perpetrator. States should also respect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確保所有相關法律程序、保護和支援措施以及服務均尊重並加強婦女的自主性。
註腳 69:	footnote 69:	CEDAW 委員會判例出處。

中文	英文	重點
R.P.B.訴菲律賓、賈洛訴保加利亞，以及 V.K.訴保加利亞。	<i>R.P.B. v. Philippines, Jallow v. Bulgaria and V.K. v. Bulgaria.</i>	
註腳 70: 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第 10 段。	footnote 70: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para. 10.	法源依據。
註腳 71: 根據 1951 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和《禁止酷刑公約》。另見第 32 號一般性建議以及 A.訴丹麥。	footnote 71: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of 1951, and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See also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2 and <i>A. v. Denmark</i> .	法源依據及 CEDAW 委員會判例出處。
(c) 消除增大婦女遭受嚴重形式的性別暴力風險的因素，例如可隨時獲取和使用的火器，包括其出口，(註腳 72)降低高犯罪率和有罪不罰的現象，這可能會加劇武裝衝突的局勢或提高不安全性。(註腳 73)應當努力控制用於攻擊婦女的酸和其他物質的可用性和可獲取性；	(c) Address factors that heighten the risk to women of exposure to serious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such as the ready accessibility and availability of firearms, including their export, a high crime rate and pervasive impunity, which may increase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or heightened insecurity. Efforts should be undertaken to control the avail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acid and other substances used to attack women;	消除增加婦女遭受嚴重形式的性別暴力風險的因素。
註腳 72: 見《武器貿易條約》第 7 條第 4 款。另見委員會關於締約國下一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巴基斯坦(CEDAW/C/PAK/CO/4)；剛果民主共和國(CEDAW/C/COD/CO/6-7)；法國(CEDAW/C/FRA/CO/7-8)；瑞士(CEDAW/C/CHE/CO/4-5)；德國(CEDAW/C/DEU/CO/7-8)；以及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第 35(2014)號一般性意見，第 9 段。	footnote 72: See article 7 (4) of the Arms Trade Treaty. See also th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following periodic reports of States parties: Pakistan (CEDAW/C/PAK/CO/4); t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CEDAW/C/COD/CO/6-7); France (CEDAW/C/FRA/CO/7-8); Switzerland (CEDAW/C/CHE/CO/4-5); and Germany (CEDAW/C/DEU/CO/7-8); and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5 (2014) on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para. 9.	法源依據。
註腳 73: 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	footnote 73: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0.	法源依據。
(d) 通過不同的、可行的媒體和社區對話，針對婦女，特別是那些受相互交叉的歧視影響的婦女，例如身心障礙婦女，文盲婦女或不會或不熟悉國家正式語文的婦女提供有關受害人/倖存者可利用的包括賠償在內的法律和社會資源的可獲取資訊。	(d) Develop and disseminate accessible information, through diverse and accessible media and community dialogue, aimed at women, in particular those affected by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such as those with disabilities, those who are illiterate or those who have no or limited knowledge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a country, on the legal and social resources available to victims/survivors, including reparations.	透過多元、可行的對話，發展並傳播有關受害人/倖存者可利用的包括賠償在內的法律和社會資源之資訊。 (作者注：此處中文版未譯出 Develop and disseminate 二字，而改譯為「提供」。)
D. 起訴和懲罰	D.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	
3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下列有關起訴和懲罰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措施：	32.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that States parties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with regard to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 for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下列措施：
(a) 確保受害人可有效訴諸法院和法庭，相關當局對基於性別的	(a) Ensure effective access for victims to courts and tribunals and that the authorities	確保受害人可有效訴諸法院

中文	英文	重點
<p>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所有案件做出有效應對，包括適用刑事法，並視情況以公平、公正、及時、高效的方式正式起訴被控施害者，並施以適當懲罰。(註腳 74) 不應將費用或法院收費強加給受害人/倖存者；(註腳 75)</p>	<p>adequately respond to all cas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by applying criminal law and, as appropriate, ex officio prosecution to bring alleged perpetrators to trial in a fair, impartial, timely and expeditious manner and imposing adequate penalties. Fees or court charges should not be imposed on victims/survivors;</p>	<p>和法庭，相關當局做出有效應對，以公平、公正、及時、高效的方式正式起訴被控施害者，並施以適當懲罰。 不應將司法費用強加給受害人/倖存者。</p>
<p>註腳 74: 除其他外，見韋爾蒂奧訴菲律賓、S.V.P.訴保加利亞，以及 L.R. 訴莫爾達瓦共和國。</p>	<p>footnote 74: See, among others, <i>Vertido v. Philippines, S. V. P. v. Bulgaria</i> and <i>L.R. v. Republic of Moldova</i>.</p>	<p>CEDAW 委員會判例出處。</p>
<p>註腳 75: 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第 17(a) 段。</p>	<p>footnote 75: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para. 17 (a).</p>	<p>法源依據。</p>
<p>(b) 確保不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強制適用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式，包括調解與和解。(註腳 76)這些程式應僅在專業小組在以往的評價中確保徵得受害人自願、知情的同意且無跡象表明對受害人/倖存者或其家庭成員造成進一步風險時使用，並且在使用時應予以嚴格規範。這些程式應增強受害人/倖存者的權能，並由經過專門訓練瞭解並適當干預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案件的專家提供，確保充分保護婦女和兒童的權利，並以不帶成見或不再使婦女受害的方式進行干預。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式不應妨礙婦女訴諸正式司法。</p>	<p>(b) Ensure that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not mandatorily referred to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 including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The use of those procedures should be strictly regulated and allowed only when a previous evaluation by a specialized team ensures the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of victims/survivors and that there are no indicators of further risks to the victims/survivors or their family members. Procedures should empower the victims/survivors and be provided by professionals specially trained to understand and adequately intervene in cas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nsuring adequat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hat interventions are conducted with no stereotyping or revictimization of wome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 should not constitute an obstacle to women's access to formal justice.</p>	<p>確保不強制調解與和解。這些程式應增強受害人/倖存者的權能，確保充分保護婦女和兒童的權利，並以不帶成見或不再使婦女受害的方式進行干預，且不應妨礙婦女訴諸正式司法。</p>
<p>註腳 76: 如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第 58(c)段所示。</p>	<p>footnote 76: As indicated i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para. 58 (c).</p>	<p>法源依據。</p>
<p>E. 賠償</p>	<p>E. Reparations</p>	
<p>33.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在賠償方面實施以下措施：</p>	<p>33.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that States parties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with regard to reparations:</p>	<p>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實施下列措施：</p>
<p>(a) 為遭受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受害人/倖存者提供有效賠償。按照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和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這些補償應包括不同的措施，例如金錢補償，提供法律、社會和保健服務，包括有助於全面康復的性、生殖和心</p>	<p>(a) Provide effective reparations to victims/survivor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parations should include different measures, such as monetary compensation, the provision of legal, soci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cluding sexual, reproductiv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a complete recovery, and satisfaction and</p>	<p>提供有效賠償，且適足、從速歸責、全面、與所受傷害嚴重程度相稱。</p>

中文	英文	重點
理健康服務，以及抵償和保證不再發生。這樣的補救措施應適足、從速歸責、全面、與所受傷害嚴重程度相稱；(註腳 77)	guarantees of non-repetition, in line with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0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Such reparations should be adequate, promptly attributed, holistic and proportionate to the gravity of the harm suffered;	
註腳 77: 見上文註腳 5 和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第 19 段。	footnote 77: See footnote 5 above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para. 19.	法源依據。
(b) 設立賠償專項基金，或將撥款納入現有基金的預算中，包括納入過渡司法機制下，用以賠償遭受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受害人。締約國應執行不妨礙受害人/倖存者尋求司法補救的行政性賠償權利的計畫，制定轉型式賠償方案，幫助解決導致或極大推動侵犯行為的歧視根源或不利處境，同時考慮到個人、制度和架構各方面。應優先考慮受害人/倖存者的能動性、願望、決定、安全、尊嚴和完整性。	(b) Establish specific funds for reparations or include allocations in the budgets of existing funds, including under transitional justice mechanisms, for reparations to victi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tates parties should implement administrative reparations scheme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victims/survivors to seek judicial remedies, design transformative reparations programmes that help t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discrimination or disadvantaged position that caused or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viol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aspects.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gency, wishes, decisions, safety, dignity and integrity of victims/survivors.	設立賠償專項基金，或將撥款納入現有基金的預算，且不妨礙受害人/倖存者尋求司法補救，並應幫助解決歧視根源或不利處境，以及應優先考慮受害人/倖存者的能動性、願望、決定、安全、尊嚴和完整性。
F. 協調、監測和資料收集	F. Coordination, monitoring and data collection	
34.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在協調、監測和收集與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有關的資料方面實施以下措施：	34.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that States parties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with regard to coordination and monitoring and the collection of data regard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協調、監測和收集資料相關措施：
(a) 與民間社會組織，特別是婦女組織，包括那些代表受交叉形式歧視影響的婦女組織磋商，制定並評估所有立法、政策和方案。締約國應鼓勵司法系統各級和各分支以及致力於保護和支助遭受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組織之間開展合作，同時考慮它們的看法和經驗。(註腳 78) 締約國應鼓勵人權組織和婦女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註腳 79)	(a) Develop and evaluate all legisla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in consultation with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particular women's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represent women affected by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States parties should encourage cooperation among all levels and branches of the justice system and the organizations that work to protect and support victims/survivor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ir views and expertise. States parties should encourage the work of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nd women'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締約國制定並評估所有立法、政策和方案時要與民間社會組織，特別是婦女組織磋商；應鼓勵司法系統各級及各分支，與保護、支助遭受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組織之間合作；亦應鼓勵人權組織和婦女組織的工作。
註腳 78: 伊爾迪裡姆訴奧地利和格斯(已故)訴奧地利。	footnote 78: <i>Yildirim v. Austria and Goekce (deceased) v. Austria.</i>	CEDAW 委員會判例。

中文	英文	重點
<p>註腳 79: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36 段。</p>	<p>footnote 79: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para. 36.</p>	<p>法源依據。</p>
<p>(b) 建立一項制度，以定期收集、分析和公佈有關各種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申訴數量的統計資料，包括以技術為媒介的暴力，頒發的保護令的數量和類型，駁回和撤回申訴、起訴和定罪的比例，以及處理案件所用的時間。該制度應包含關於對犯罪者判刑以及為受害人/倖存者提供的包括補償在內的賠償的資訊。所有的資料應按照犯罪類型、受害人/倖存者之間的關係、以及與交叉形式的歧視婦女行為及受害人/倖存者年齡等其他相關社會人口特徵的關聯分列。對資料的分析應能夠認定在保護方面的過失，並有助於改進和進一步制定預防措施，如有必要，應包括建立或指定觀察站，以收集關於基於性別的殺害婦女(亦稱作“殺害婦女”或“殺戮婦女”)和企圖殺害婦女的行政資料；</p>	<p>(b) Establish a system to regularly collect, analyse and publish statistical data on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about all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technology-mediated violence, the number and type of orders of protection issued, the rates of dismissal and withdrawal of complaints, prosecution and conviction and the amount of time taken for the disposal of cases. The system sh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on the sentences imposed on perpetrators and the reparations, including compensation, provided to victims/survivors. All data should be disaggregated by type of viol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ctim/survivor and the perpetrator, and in relation to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other relevant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age of the victim/survivor.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should enable the identification of failures in protection and serve to improve and further develop preventive measures, which should, if necessary,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r designation of observatories for the coll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data on the gender-based killings of women, also referred to as “femicide” or “feminicide”, and attempted killings of women;</p>	<p>建立定期收集、分析和公佈相關統計資料的制度，據以認定在保護方面的過失，並有助於改進和進一步制定預防措施。</p>
<p>(c) 開展或支持關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調查、研究方案和研究，以便，除其他外，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普遍性以及加重這一暴力和影響兩性關係的社會或文化信仰予以評估。研究和調查應考慮到交叉形式的歧視，以自我認同原則為基礎；</p>	<p>(c) Undertake or support surveys, research programmes and studies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order to, among other things, assess the prevalence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 social or cultural beliefs exacerbating such violence and shaping gender relations. Studies and survey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self-identification;</p>	<p>開展或支持相關調查、研究，以對加重這一暴力和影響兩性關係的社會或文化信仰予以評估，並應考慮到交叉形式的歧視。</p>
<p>(d) 確保收集和維護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資料的過程符合既定的國際標準和保障，(註腳 80)包括關於資料保護的立法。對資料及統計資料的收集和利用應符合保護人權、基本自由和倫理原則的國際公認標準；</p>	<p>(d) Ensure that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and maintaining data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omplies with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safeguards, including legislation on data protection.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data and statistics should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orm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ethical principles;</p>	<p>確保收集和維護基資料的過程符合國際標準和保障。</p>
<p>註腳 80: 大會關於官方統計基本原則的第 68/261 號決議。</p>	<p>footnote 80: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8/261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Official Statistics.</p>	<p>法源依據。</p>
<p>(e) 建立機制或機構，或授權現行機制或機構定期協調、監測和</p>	<p>(e) Set up a mechanism or body, or mandate an existing mechanism or body, to</p>	<p>監督機制/機構以評估措施</p>

中文	英文	重點
評估國家、區域和地方實施措施的情況以及措施的有效性，包括本建議和其他相關的區域和國際標準和準則中建議的措施，以防範和消除各種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	regularly coordinate, monitor and assess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easures, including those recommended in the present recommendation and other relevan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to prevent and eliminate all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有效性。
(f) 在國家、區域和地方各級劃撥適當的人力和財政資源，以有效實施防範各種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法律和政策，為受害人/倖存者提供保護和支持，開展案件調查，起訴施害者，並為受害人/倖存者提供賠償，包括為婦女組織提供支援。	(f) Allocate appropriate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laws and polici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all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rovision of protection and support to victims/survivors, investigation of cases, prosecution of perpetrators and provision of reparations to victims/survivors, including support to women's organizations.	適當的人力和財政資源，以有效施行應盡職責義務。
G. 國際合作組織	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35.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在開展國際合作打擊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方面實施下列措施：	35.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that States parties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with regar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combat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開展國際合作措施：
(a) 在必要時尋求聯合國系統的專門機構、國際社會和民間社會等外部來源支助，以便通過制定和實施消除和應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所需的所有適當措施履行人權義務，(註腳 81)特別是考慮到不斷變化的全球背景以及此類暴力不斷具備的跨國性質，包括以技術為媒介的環境以及國內的非國家行為體從事的其他域外業務活動。(註腳 82)締約國應敦促其有能力施加影響力的企業行為體協助其開展業務活動的國家努力全面實現婦女免遭暴力的權利；	(a) Seek support, where necessary, from external sources, such as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in order to meet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by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required to eliminate and respond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in particular, the evolving global contexts and the increasingly transnational nature of such violence, including in technology-mediated settings and other extraterritorial operations of domestic non-State actors. States parties should urge business actors whose conduct they are in a position to influence to assist the States in which they operate in their efforts to fully realize women's right to freedom from violence;	尋求國際社會和民間社會等外部來源支助，特別要考量不斷變化的全球背景以及此類暴力漸增的跨國性質。
註腳 81: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29 段，以及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第 38 段和第 39 段。	footnote 81: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para. 29,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3, paras. 38 and 39.	法源出處。
註腳 82: 第 34 號一般性建議，第 13 段。	footnote 82: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4, para. 13.	法源出處。
(b) 優先實施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特別是關於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能的目標 5，以及關於創建和平、包容的社會以促進可持續發展，讓所有人都能訴諸司法，在各級	(b) Priorit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particular Goals 5, to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ment of all women and girls, and Goal 16, to promote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for sustainable	優先實施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5 與 16，並在國家行動計畫中以促進性別平等的方式落實所有的可持續發展

中文	英文	重點
<p>建立有效、負責和包容的機構的目標 16；支援制定國家計畫，以根據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六十屆會議通過的關於增強婦女權能和與可持續發展的聯繫的商定結論，以促進性別平等的方式落實所有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促進民間社會和婦女組織有效參與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後續行動的進程，並加強國際支援與合作，以實現知識共用和有效、有針對性地進行能力建設。(註腳 83)</p>	<p>development, provide access to justice and build effective, accountable and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and support national plans to implement all the Goals in a gender-responsive mann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d conclusions of the sixtie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on 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abling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women’s organiza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als and the follow-up processes,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for knowledge-sharing and effective and targeted capacity-building.</p>	<p>目標。</p>
<p>註腳 83: 大會第 70/1 號決議，題為“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p>	<p>footnote 83: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0/1, entitled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	<p>法源出處。</p>

附件一

《公約》一般性建議與基於性別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相關內容

(第 12, 19, 35 號除外)

本表僅列出 CEDAW 委員會至今發布之一般性建議中提及暴力、性別相關虐待、騷擾、欺凌（霸凌）等段內容，其前後段落或有關連，如防治措施、維安作法但未明文上述名詞者，因篇幅所限並未收錄，敬請自行索讀，以徹深解。

《公約》一般性建議 相關內容	
<p>第 21 號：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 (1994)</p>	
<p>建議對婦女的暴力：</p> <p>40. 在審議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時，委員會強調關於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第十一屆會議)對婦女能夠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和自由，有其重大意義。務請各締約國遵行該一般性建議，確保在公共和家庭生活中，婦女可避免受到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此種暴力行為甚而嚴重阻礙婦女個人應有的權利和自由。</p>	
<p>第 24 號：《公約》第 12 條（婦女和保健）（1999）</p>	
<p>5. 委員會亦提及過往關於女性割禮、愛滋病毒／愛滋病、身心障礙婦女、對婦女施行暴力和家庭關係中平等問題的一般性建議，全部都涉及充分履行《公約》第 12 條所必須處理的事項。</p>	
<p>12. 締約國應匯報其如何按照對於保健政策和措施的理解，從婦女的需要和利益出發，正視婦女的健康權利，以及有別於男性的以下顯著特點和因素：...</p> <p>(b)對婦女總體，尤其是對某些婦女群體而言，社會經濟因素導致差別。例如，男女在家庭和工作場域中的不平等權利關係，可能消極地影響婦女營養和健康。她們可能遭受各種形式的暴力，從而影響其健康。女童和少女往往易受到年長男性和家庭成員的性暴力，使其極有可能受到身心傷害以及非自願或過早懷孕。諸如對女性割禮的文化或傳統做法，也極有可能導致死亡和身心障礙。...</p> <p>(d)雖然欠缺嚴格保密對男女皆產生影響，但此會致使婦女不願尋求諮詢和治療，從而為其健康和福祉產生不利影響。當婦女遭受生殖器官方面疾病、避孕或不完全流產，以及性暴力或肢體暴力時，不太願意尋求醫療護理。</p>	
<p>15. 要求締約國、其代理人 and 官員採取行動履行保護婦女健康權利的義務，防止個人和組織違反該等權利，並對違反行為進行制裁。由於基於性別的暴力對於婦女是重大的健康議題，</p>	

<p>締約國必須確保：</p> <p>(a)制訂並有效實施法律、擬訂政策，包括健康照顧協定和醫院程序，以處理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和對女童的性虐待，並提供適當的保健服務；</p> <p>(b)進行性別敏感度的培訓，使保健工作者能察覺和處理施加於婦女的暴力對健康造成的後果；</p> <p>(c)擬訂公平的保護程序，以受理關於保健專業人員對女性病患施加性虐待的申訴案件，並給予適當制裁；</p> <p>(d)制訂和有效實施禁止對女性割禮和童婚的法律。</p>	
<p>25. 患有身心障礙的婦女，不論年紀多大，往往因身體條件所限而難以獲得保健服務。精神疾患婦女，處境尤其不利。一般大眾對心理健康受到的各種危險所知有限。由於性別歧視、暴力、貧窮、武裝衝突、流離失所和其他形式的社會困境，婦女遭受該等危險者，人數多得不成比例。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確認保健服務能照顧身心障礙婦女的需求，並尊重其人權和尊嚴。</p>	
<p>供政府採取行動的建議：</p> <p>29. 締約國應實施全面的國家策略，促進婦女生命週期整體的保健。其中包括採取干預措施，預防和處理影響婦女的疾病和問題，以及對婦女的暴力行為作出回應，確保所有婦女普遍享受負擔得起的各種優質保健，包括性和生育保健。</p>	
<p>31. 締約國且應：...</p> <p>(f)確保保健工作者的訓練課程納入全面、強制、具性別敏感度的婦女保健和人權相關科目，特別是施加於婦女的暴力。</p>	
<p>第 25 號：《公約》第 4 條第 1 項（暫行特別措施）(2004)</p>	
<p>9. 結果平等是邏輯推論平等或實質平等的必然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是反映數量和(或)品質，婦女與男性各在其領域中享有相關權利的人數幾乎相等，享有同等的收入、以及同等的決策權和政治影響力，且使婦女免於遭受暴力。</p>	
<p>第 26 號：女性移工(2008)</p>	
<p>5. 雖然移徙者男女皆有，但移徙現象並非與性別無關。與男性移民工作者相較，女性移民工作者在合法移徙管道、移徙後進入的部門、受到的虐待形式及後果等方面並不相同。為瞭解婦女所遭受的具體影響，應從兩性不平等、女性傳統角色、存在性別差異的勞動力市場、普遍基於性別的暴力以及全世界貧窮女性化和勞力移民的角度，研究婦女移徙問題。因此，採取兩性平等觀點對於分析女性移徙者的地位，對於制定政策消除歧視、剝削和虐待都至關重要。</p>	
<p>8. 目前婦女約占世界移徙人口的一半。全球化、尋找新機會、貧窮、原籍國性別差異的文化習俗和基於性別的暴力、自然災害或戰爭，以及國內軍事衝突等各種因素，皆造成婦女移徙。這些因素還包括：目的地國於正式和非正式製造業、服務業按性別分工的現象愈演愈</p>	

<p>烈，以及以男性為中心的娛樂文化，造成對女性的需求。該等趨勢中，人們普遍注意到婦女作為工資勞動者單獨移徙的人數大幅增多。</p>	
<p>出境前在原籍國：</p> <p>10. 女性移工即使在出國前，亦可能面臨各項人權問題，包括因性別、性別加年齡、婚姻狀況、妊娠或懷孕等原因，而完全禁止或限制出國移徙；針對具體職業的限制或要求，規定婦女必須得到男性親屬的書面許可方能獲得護照而為旅行或移徙。婦女有時會被職業介紹所扣留，以參加出國前的準備培訓，期間可能受到經濟剝削以及人身、性和心理虐待。婦女還要承受教育限制、培訓限制和可靠移徙資訊限制的後果，從而在與雇主的關係上更易受傷害。職業介紹所可能在費用上進行剝削，而在一般情況下，婦女的財產少於男性，因此她們有時會陷入更大的財務困境；舉例而言，如果她們不得不向家庭、朋友或高利貸者借款，就會更加依賴他人。</p>	
<p>在過境國：</p> <p>12. 女性移工於過境時可能面臨各種人權問題。當移徙婦女與代理人或陪同者一起旅行時，若代理人於過境或抵達目的地國時遭遇問題，她們可能會被拋棄。婦女於過境國的境內旅行時，還會受到代理人或陪同者的性虐待和肢體虐待。</p>	
<p>在目的地國：</p> <p>19. 女性移工在一國內居留，可能受到特別苛刻規定的約束。其有時無法受益於家庭團聚計畫，該等計畫可能不適用於家庭幫傭或娛樂業等以女性為主的從業人員。就業國的居留許可受到嚴重限制，對從事家務工作的女性移工來說尤為如此，因為她們的定期契約得以被雇主任意終止或暫停執行。若她們失去移民身分，就更可能遭受雇主或其他濫用現況者的暴力行為。若她們被拘留，也會受到拘留中心官員實施的暴力行為。</p>	
<p>20. 女性移工更容易遭受性虐待、性騷擾和肢體暴力，特別是以女性為主的部門。家庭幫傭特別容易受到雇主的人身攻擊和性攻擊、剝奪進食和睡眠以及虐待，農場工作或工業部門等其他工作環境，對女性移工的性騷擾是常見的問題。(見 E/CN.4/1998/74/Add.1)以移徙男工的配偶或與家屬同行的女性移工，如其文化背景崇尚婦女在家庭中的溫順角色，還可能遭受來自其配偶或親屬的家庭暴力。</p>	
<p>21. 女性移工獲得法律援助的機會十分有限。一些國家對於女性移工因歧視性勞動標準、就業歧視、性與性別暴力而利用法律制度獲得補救的事項，設下種種限制。此外，女性移工也可能沒有資格獲得政府的免費法律援助，或許還有其他障礙；例如：官員的漠視和敵對態度及其有時與加害者相互勾結。有時，外交官實施性虐待、暴力和其他形式歧視女性家庭幫傭的行為，卻享有外交豁免權。部分國家中保護女性移工的法律則存在漏洞；例如：她們一旦舉報虐待和歧視行為，就會失去工作許可，即使進行審判，她們也沒有能力於審判期間留在國內。除了該等形式上的障礙外，種種實質障礙亦阻止其獲得補救。許多人不懂該國語言，也不瞭解自己的權利。女性移工可能缺乏行動能力，因為她們被雇主禁錮在工作場所或居住地點，禁止使用電話、參加團體或文化活動。由於依賴雇主或配偶獲得相關資訊，她們往往不知道本國大使館及可利用的各種服務。例如：女性家庭幫傭很少離開雇主的視線，因此難以透過本國使館進行登記或投訴。由於這些婦女可能無以和任何外界接觸，亦無法提出申訴，她們可能在遭受暴力和虐待很長一段時間後才被發現。此外，護照被雇主扣留、或女性</p>	

<p>移工如從事與犯罪網絡相關的行業而害怕遭受報復，也會使她們無法挺身舉報。</p>	
<p>22. 無證女性移民工人因其非正常移民身分，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剝削和虐待，從而更加受到排斥，也更可能受到剝削。她們可能被強迫勞動而受到剝削，享有最低勞動權利的機會也會因擔心被告發而受到限制。她們還可能受到員警的騷擾。若被逮捕，通常會依據違反移民法而受到起訴，並關在拘留中心，因而易於受到性虐待並被驅逐出境。</p>	
<p>原籍國的具體責任：</p> <p>24. 原籍國必須尊重和保護因工作而移徙的女性國民及其人權。可能需要採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p> <p>(h)促進返國的權利：締約國應確保欲返回原籍國的婦女，得以在不受脅迫和虐待的情況下為之(第3條)；</p>	
<p>對締約國的建議：</p> <p>目的地國的具體責任</p> <p>26. 移徙婦女於此工作的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女性移工，包括在其社區內不受歧視並享有平等權利。應採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p> <p>(c)獲得補救：締約國應確保女性移工於其權利受侵犯時，有能力獲得補救。具體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第2(c)、(f)和3條)：</p> <p>(i)頒布和執行相關法律和條例，包括適當的法律補救措施和申訴機制，並建立便於使用的爭端解決機制，保護具備證照與無證女性移工免於遭受歧視或基於性別的剝削和虐待；</p> <p>(ii)廢除或修改妨礙女性移工使用法院和其他補救系統的法律，其中包含：有關因剝削或虐待提出申訴，以及在等候調查期間喪失工作許可，因而導致收入損失並可能遭到移民當局驅逐出境的法律。締約國應在更換雇主或擔保人的過程中保留彈性，不使勞動者因申訴虐待的案件而遭到驅逐出境；</p> <p>(iii)確保女性移工有機會獲得法律援助、訴諸法院並向負責執行勞動就業法的監管系統提出申訴，包括獲得免費法律援助；</p> <p>(iv)為受到雇主、丈夫或其他親屬虐待的女性移工提供臨時住所，並在審判期間提供安全的住所；</p> <p>(h)監督系統：締約國應通過法規並設立監測系統，以確保招聘人員和雇主尊重所有女性移工的權利。締約國應密切監測職業介紹所，並對其暴力、脅迫、欺騙或剝削行為予以起訴(第2(e)條)；</p> <p>(i)服務的取得：締約國應確保為女性移工提供語言和文化上適當且具備性別敏感度的服務，包括語言和技能培訓方案、緊急庇護所、保健服務、員警服務、休閒活動，以及專為家庭幫傭、被隔絕在家中的孤立女性移工，以及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所設計的方案。無論受虐者的移民身分如何，皆必須為其提供相關的緊急和社會服務(第3、5和12條)；</p> <p>(j)具備證照或無證女性移工被拘留時的權利：締約國應確保女性移工受到拘留時，免於遭受歧視或基於性別的暴力，並確保孕婦、哺乳母親，以及健康狀況不佳的婦女獲得適當的服務。締約國應審查、取消或修改導致過多女性移工因移徙原因而被拘留的法律、法規或政策(第2(d)和5條)；</p> <p>(l)保護無證女性移工：無證婦女的境況需要特別注意。儘管無證女性移工不具移民身分，締</p>	

<p>約國仍有義務保護其基本人權。無證女性移工在有生命危險或可能遭受殘酷、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於被迫從事強制勞動，其滿足基本需求的權利可能遭受剝奪的情況下，包括健康出現緊急問題、懷孕、分娩，或遭到雇主及其他人的身體虐待和性虐待時，必須有機會訴諸法律補救方法和司法手段。如果她們被逮捕或拘留，締約國必須確保無證女性移工受到人道待遇並可訴諸適當法律程序，包括免費法律援助。於此，締約國應廢除或修訂妨礙無證女性移工訴諸法院和其他補救系統的法律及慣例。如果驅逐出境無法避免，締約國須分別處理個案，適當考慮與性別有關的情況以及原籍國侵犯人權的危險(第 2(c)、(e)和(f)條)。</p>	
<p>第 27 號：高齡婦女及其人權 (2010)</p>	
<p>特別關切領域：高齡婦女和歧視</p> <p>11. 男女皆會隨著老化而受到歧視，但高齡婦女的老化情況不同。其一生中所經歷的性別不平等於老年時更為加重，且常常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社會準則的基礎上。高齡婦女所經歷的歧視，往往肇因於不公平的資源分配、虐待、忽視和僅獲得有限的基本服務。</p>	
<p>16. 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傳統慣例和風俗習慣，對於高齡婦女、特別是身心障礙高齡婦女的生活各方面皆產生有害影響，包括家庭關係、社區角色、媒體形象、雇主態度、醫療和其他服務的提供者等，造成肢體暴力及心理、言語和經濟方面的虐待。</p>	(2010)
<p>18. 具有難民身分、無國籍、尋求庇護，以及移工或國內流離失所的高齡婦女，經常面臨歧視、虐待和忽略。被迫流離失所或無國籍狀態影響的高齡婦女，可能受創傷後壓力綜合症之苦，而又不受醫療保健提供者所承認或治療。高齡難民和國內流離失所的婦女，其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有時受到剝奪，因為其並無法律地位或法律文件、被安置的地點遠離醫療保健設施，或在取得服務時面臨文化和語言障礙。</p>	
<p>27. 高齡婦女在未經其同意下，將其法律能力委託給律師或家庭成員時，特別容易受到剝削和虐待，包括經濟虐待。</p>	
<p>32. 為支持法律改革和政策制定，促請締約國蒐集、分析和散布依據年齡和性別分列的資料，以便瞭解高齡婦女的狀況，包括生活在農村、衝突地區、屬於少數群體，和身心障礙高齡婦女的狀況。該等資料應將重點特別放在貧困、文盲、暴力、無薪酬工作(包括照料愛滋病毒／愛滋病患者的工作)、遷徙、取得健康照護、住房、社會和經濟福利和就業等問題上。</p>	
<p>刻板印象</p> <p>36. 締約國有義務消除消極的刻板印象，改造對高齡婦女存有偏見和有害社會的文化行為模式，以減少高齡婦女，包括高齡身心障礙婦女，由於消極的刻板印象和文化慣例，而遭受的肢體、性、心理、言語和經濟的虐待。</p>	
<p>暴力：</p> <p>37. 締約國有義務起草立法，承認並禁止對高齡婦女、包括高齡身心障礙婦女的暴力，涵括家庭暴力、性暴力和體制環境下的暴力。締約國有義務調查、起訴和懲罰所有對高齡婦女的暴力行為，包括由於傳統習俗和信仰所為者。</p>	

<p>38. 締約國應特別注意在武裝衝突期間高齡婦女所遭受的暴力、武裝衝突對高齡婦女生命的衝擊，與高齡婦女對和平解決衝突及重建所為的貢獻。締約國在處理性暴力、被迫流離失所，和武裝衝突期間的難民狀況，應充分考量高齡婦女的處境。締約國在處理該等問題時，應考慮關於婦女與和平安全問題的相關聯合國決議，包括且特指安理會第 1325 號(2000 年)、1820 號(2008 年)和 1889 號(2009 年)決議。</p>	
<p>第 28 號：締約國在《公約》第 2 條之下的核心義務 (2010)</p>	
<p>19. 關於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指出，以性和性別為由對婦女的歧視，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因婦女的性別而對之施加的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婦女的暴力。此類歧視嚴重阻礙婦女在與男性平等的基礎上享有、行使其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於身體、心理或性方面，施加傷害、痛苦、威脅，壓制和剝奪行動自由，在家庭內、地方或任何其他他人際關係中出現暴力行為、由國家或公務人員所為或縱容發生的暴力行為，且無論此類行為發生在何處。基於性別的暴力可能違反《公約》的具體條款，無論該等條款是否明文提及暴力。在防止、調查、起訴和懲處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締約國有恪盡職責的義務。</p>	
<p>21. 具體而言，締約國有義務促進女童的平等權利，因為女童是婦女族群的一部分，在獲得基礎教育、人口販運、虐待、剝削和暴力等方面，女童更易遭受歧視。如果受害者為青少年，歧視的情況便更為嚴重。因此，各國應關注(青少年)女孩的特殊需求，為其提供關於性和生殖健康的教育，並實施旨在預防愛滋病毒／愛滋病、性剝削和早孕的方案。</p>	
<p>34. 締約國必須確保婦女得以援引平等原則，作為當公務人員或私人行為違反《公約》而為歧視行為時，提出起訴的依據。締約國還必須確保婦女能夠及時利用可負擔及可獲得的補救辦法，於必要時提供法律援助，由獨立的主管法院或法庭進行公正審訊，妥善處理其投訴。倘若對婦女的歧視侵犯生命權、人身完整等其他人權，如發生家庭暴力及其他形式的暴力，則締約國有義務啟動刑事訴訟程序，對肇事者進行審訊並實施適當的刑事制裁。部分獨立協會和中心為婦女提供法律資源，向婦女宣傳其平等權，幫助她們為遭受歧視尋求補償，締約國應提供此類組織資金支援。</p>	
<p>第 30 號：婦女在預防衝突、衝突及衝突後局勢中的作用(2013)</p>	
<p>15. 委員會還一再強調，《公約》要求締約國監管承擔保護責任的非國家行為體，各國必須盡職盡責，防止、調查、懲治和確保糾正個人或實體有損《公約》所規定的權利的行為。委員會在其第 19 號和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中闡述了在保護婦女免遭暴力和歧視侵害方面的盡職義務，並強調，除了憲法和立法措施外，締約國還必須為執行《公約》提供足夠的行政和財政支助。</p>	
<p>17.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p> <p>(a) 作為其盡職義務的一部分，確保糾正個人或實體的行為；...</p> <p>(c) 與非國家行為體接觸，以防止其在受衝突影響地區的活動構成踐踏人權行為，特別是所有形式的性別暴力；充分協助國家公司評估和解決侵犯婦女權利的高度風險，以及建立有效</p>	

<p>的問責機制；...</p>	
<p>18. 委員會還敦促非國家行為體，如武裝團體：</p> <p>(a) 根據《公約》的規定，尊重處於衝突及衝突後局勢中的婦女的權利；</p> <p>(b) 承諾遵守關於人權及禁止所有形式性別暴力的行為守則。</p>	
<p>23. 《公約》規定，締約國在防止、調查和懲治販運及性暴力和性別暴力方面的義務因國際刑事法而得到加強，包括國際法庭和混合刑事法庭的判例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根據相關判例和《羅馬規約》，在販運婦女和女孩過程中的奴役行為、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強迫懷孕、強制絕育或任何其他形式同樣嚴重的性暴力都可能構成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或酷刑行為，或構成種族滅絕行為。</p> <p>在解釋國際刑事法時，包括性別暴力的定義，特別是性暴力，還必須與《公約》和其他國際公認的人權文書保持一致，不得對性別做出不利區分。</p>	
<p>28.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p> <p>(b) 確保在履行安全理事會承諾時反映一種實質性平等的模式並考慮到衝突及衝突後情況對《公約》規定的所有權利的影響，以及對與衝突有關的性別暴力，包括性暴力違法行為的影響；</p>	
<p>29. 《公約》締約國必須側重於預防衝突和一切形式暴力行為。此類預防衝突工作包括建立有效的預警系統，以收集和分析開源資訊、預防性外交和調解，以及旨在解決衝突根源的預防性努力。另外還包括對武器貿易進行有力而有效的監管，對現有且往往是非法的常規武器包括小武器流通進行適當管制，預防將其用於實施或便利實施嚴重的性別暴力行為。性別暴力和歧視日益普遍與爆發衝突具有相關性。例如，性暴力事件迅速增加可作為衝突預警。因此，從長遠來看，為消除性別暴力所做的努力還有助於預防衝突、其升級和衝突後階段暴力事件的復發。</p>	
<p>32. 委員會曾經指出，無論是在衝突局勢還是在衝突後局勢中，常規武器的擴散，尤其是小武器，包括從合法貿易中流出的武器，對作為與衝突有關的性別暴力受害者、家庭暴力受害者以及作為抵抗運動中的抗議者和行為者的婦女來說，它們都有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p>	
<p>33.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p> <p>(c) 建立預警系統和採取針對不同性別的安保措施，以預防性別暴力及其他侵犯婦女權利的行為加劇；...</p>	
<p>B. 處於衝突及衝突後情況中的婦女</p> <p>1. 性別暴力(第一條至第三條和第五條(a)款)34. 暴力侵害婦女和女孩行為是《公約》所禁止的一種歧視形式，是侵犯人權的行為。衝突加劇了現有的性別不平等，把婦女置於更易遭受由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實施的各種形式性別暴力侵害的境地。與衝突相關的暴力隨處都會發生，例如，在家裡、拘留設施裡和安置境內流離失所婦女和難民的營地裡；隨時都會發生，例如，在進行類似取水、打柴、上學或上班這類日常活動時。有各種各樣與衝突相關的性別暴力行為的施暴者，他們中可能有政府武裝部隊、准軍事團體、非國家武裝團體成員、維和人員和平民。無論武裝衝突具有何種性質、持續時間多長或參與的行為體是誰，婦女和女孩越來越成為蓄意針對的目標，遭受各種形式的暴力和虐待，從任意殺戮、酷刑和殘害、性暴力、強迫婚姻、強迫賣淫和強迫懷孕到被迫中斷懷孕和被迫絕育。</p>	

<p>35. 毋庸置疑，武裝衝突對所有平民都產生不利影響，但婦女和女孩越來越成為性暴力的主要攻擊對象，“包括將此作為一種戰爭策略，羞辱、統治、恐嚇、驅散和(或)強行遷移某個社區或族裔群體的平民成員”，而且這種形式的性暴力甚至在敵對行動停止後依然持續(見安全理事會第 1820(2008)號決議)。對於處在衝突後環境中的大多數婦女來說，暴力並不因正式停火或簽署和平協議而停止，反而常常在衝突後環境中加劇。委員會看到許多報告證實，雖然暴力形式和發生地點有變化，這意味著也許不再有國家支持的暴力，但是所有形式的性別暴力特別是性暴力卻在衝突後情況下增多了。不預防、不調查和不懲治所有形式的性別暴力行為，再加上其他因素，如在解除武裝、復員和重返社會方面缺乏實效，同樣可能導致在衝突後時期發生新的侵害婦女的暴力事件。</p>	
<p>36. 在衝突期間和之後，某些特定婦女和女孩群體特別易受暴力尤其是性暴力侵害，如境內流離失所和難民婦女；婦女人權維護者；具有不同種姓、族裔、民族、宗教身份或其他少數民族的婦女，因為她們往往作為其社區的標誌性代表而受到攻擊；寡婦以及身心障礙婦女。女性戰鬥員和軍隊裡的婦女同樣易受來自國家和非國家武裝團體和抵抗運動成員的性攻擊和性騷擾。</p>	
<p>37. 性別暴力還導致多種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如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對婦女權利維護者的襲擊，損害了婦女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的平等和有意義參與。與衝突相關的性別暴力對婦女造成的各種生理和心理後果，如性暴力導致的傷害、身心障礙、感染愛滋病毒風險增高和意外懷孕風險。性別暴力與愛滋病毒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關係，包括作為戰爭武器通過強姦蓄意傳播愛滋病毒。</p>	
<p>38.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a) 禁止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實施一切形式性別暴力，包括通過立法、政策和議定書； (b) 預防、調查和懲治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實施的一切形式性別暴力，尤其是性暴力，並執行零容忍政策； (c) 確保婦女和女孩獲得訴諸法律的機會；採取對性別問題有敏感認識的調查程式來解決性別暴力特別是性暴力問題；對員警和軍人(包括維和人員)開展對性別問題有敏感認識的培訓並通過相關行為守則和協議；建設司法部門的能力，包括在過渡司法機制的情況下，以確保其獨立、公正和廉潔； (d) 收集關於在不同情況下和針對不同類型婦女的性別暴力特別是性暴力的發生率和普及性的資料並規範資料收集方法； (e) 分配充足的資源並採取有效措施，確保性別暴力特別是性暴力受害者有機會得到全面的醫療、心理保健和心理支援服務； (f) 制定並傳播標準作業程式和轉診途徑，以便把安保行為體與在性別暴力方面的服務提供者聯繫起來，包括向性暴力倖存者提供一站式住院治療、法律和心理服務，把即刻援助與經濟和社會賦權和融合聯繫在一起的多用途社區中心，以及流動診所； (g) 對技術專門知識進行投資，分配資源來應對易受暴力侵害的婦女和女孩的独特需求，其中包括性暴力對其生殖健康的影響； (h) 確保在國家預防和應對措施中包含針對性別暴力和愛滋病毒的具體干預措施。 	
<p>43. 衝突的直接結果可能為締約國提供了一次戰略機會，借此可通過立法和政策措施消除在</p>	

<p>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領域對婦女的歧視，並確保婦女有參與衝突後新的治理結構的平等機會。但在許多情形下，在敵對行動正式停止後，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參與決策進程不會被視為優先事項，甚至被視為與穩定目標不相容而被擱置起來。由於根深蒂固的陳規定型觀念，婦女常常無法充分參與和介入正式的建立和平進程和衝突後重建及社會經濟發展；這反映在，國家和非國家團體通常由男性擔任領導人，而婦女除了遭受性別暴力侵害及其他形式歧視外還被排除在決策的所有方面之外。</p>	
<p>50. 在受衝突影響地區，由於基礎設施不足和缺乏專業醫療服務人員、基本藥品及保健用品，獲得必要服務如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在內的保健服務的機會中斷了。因此，婦女和女孩因與衝突相關的性暴力而意外懷孕、遭受嚴重性傷害和生殖傷害及感染包括愛滋病毒和愛滋病在內的性傳染疾病的風險增大了。保健服務系統崩潰或遭到破壞，再加上婦女的行動和行動自由受到限制，進一步損害了第十二條第一款為婦女規定的平等保健機會。權力失衡和有害的性別規範使女孩和婦女更易受愛滋病毒感染，在衝突和衝突後環境下，這類因素就更為明顯了。與愛滋病毒相關的羞辱和歧視同樣很普遍，對愛滋病毒的預防、治療、看護和支助工作造成深遠影響，特別是同與性別暴力相關的恥辱聯繫在一起時更是如此。</p>	
<p>5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p> <p>(a) 為受衝突影響過早輟學的女孩制定方案，以便她們能儘快重返校園/大學；參與對學校基礎設施的及時搶修和重建工作；採取措施阻止針對女孩及其老師的襲擊和威脅事件發生；以及確保立即調查、起訴和懲治此類暴力行為的犯罪者；...</p> <p>(c) 確保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包括獲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權利資訊；社會心理支持；計劃生育服務，包括緊急避孕；孕產婦保健服務，包括產前護理、專業接生服務、預防母嬰垂直傳播和產科急診；安全流產服務；流產後護理；預防和治療愛滋病毒/愛滋病及其他性傳播感染，包括暴露後防護措施；以及治療因性暴力造成的傷害(如癩管病)、分娩併發症或其他生殖健康併發症等；...</p>	
<p>53. 委員會曾經指出，《公約》適用於流離失所週期的每個階段，被迫流離失所和無國籍狀態對婦女的影響往往不同於對男子的影響，其中包括性別歧視和暴力。境內和境外流離失所帶來了特定的性別層面問題，在流離失所週期的所有階段、在逃亡、安置和回返受衝突影響地區期間都會發生此類問題。在受衝突影響地區，婦女和女孩特別容易遭遇被迫境內流離失所。此外，她們在逃亡和流離失所階段以及在難民營環境內外常常遭受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侵害，其中包括與性暴力、販運及將女孩招進武裝部隊和叛亂團體有關的風險。</p>	<p>5. 流離失所、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第一條至第三條和第十五條)</p>
<p>54. 在衝突和衝突後環境中的流離失所婦女和女孩由於無法平等獲得教育、從事創收和技能培訓活動、生殖保健品質低劣、被排斥在決策進程之外且這種現象因男性主導的領導結構而更趨惡化、難民營佈局不合理及難民營和非難民營環境下的基礎設施不良，她們往往處於岌岌可危的生活條件下。這種極端貧困和不平等狀況可導致她們用性好處來換取金錢、住所、糧食或其他物品，從而使她們處於易受剝削和暴力侵害及易受愛滋病毒和其他性傳染疾病感染的境地。</p>	
<p>57.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p> <p>(d) 向境內流離失所和難民婦女和女孩提供保護和援助，包括保護她們免遭性別暴力包括強迫婚姻和童婚侵害；確保她們平等獲得服務和保健及充分參與物資分配以及制定和實施顧及</p>	

<p>到其具體需求的援助方案；保護對土地具有特殊依賴性的原住民、農村和少數民族婦女免遭流離失所之苦；以及確保提供教育及開展創收和技能培訓活動；</p> <p>(e) 採取實際措施，保護和預防在所有流離失所環境中的性別暴力以及問責機制(無論是在難民營、安置點還是在難民營外環境)；</p> <p>(f) 調查並起訴所有發生在與衝突相關的流離失所週期各個階段的性別歧視和暴力事件；</p> <p>(g) 向遭受性別暴力(包括性暴力)侵害的境內流離失所和難民婦女和女孩提供免費和即時的醫療服務、法律援助和安全環境；使其有機會向女性保健工作者求診並獲得服務，如生殖保健和適當的諮詢；以及確保在流離失所背景下的軍事和民政當局獲得關於保護挑戰、人權和流離失所婦女需求的適當培訓；</p>	
<p>65. 委員會重申其第 21 和第 29 號一般性建議，並再建議締約國：</p> <p>(a) 預防、調查和懲治性別暴力行為，如對受衝突影響地區的婦女和女孩施行強迫婚姻、強迫懷孕、流產或絕育；</p>	
<p>67. 衝突結束後，身為女性前戰鬥人員的婦女以及作為信使、廚師、醫務人員、護理人員和被強制勞動者及妻子而與武裝團體有牽連的婦女和女孩會面臨特殊挑戰。鑒於武裝團體傳統上是男性結構，解除武裝、復員和重返社會方案常常不會應對婦女和女孩的具體需求，也不會徵求她們的意見，並且還排斥她們。將女性前戰鬥人員排除在解除武裝、復員和重返社會名單之外並不罕見。這類方案還不認可與武裝團體有牽連的女孩的地位，把她們認定為受扶養人而不是被綁架者或把不擔任明顯戰鬥角色的女孩排除在外。許多女性戰鬥人員遭受了性別暴力特別是性暴力的侵害，造成的結果有：因被強姦而成為母親、性傳播疾病感染率高、被家庭排斥或被羞辱及其他創傷。解除武裝、復員和重返社會方案常常不顧此類經歷和她們經歷的心理創傷。因此，她們無法成功地重新融入家庭和社區生活。</p>	
<p>72. 在衝突後背景下展開的選舉改革和憲法起草進程對確保婦女的參與和促進性別平等構成了一系列獨特挑戰，原因是選舉制度的設計不總是性別中性的。為確定哪些利益團體可派代表參加衝突後時期的憲法建設機構和其他選舉機構而制定的選舉規則和程式在保障婦女在公共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方面至關重要。就選擇何種選舉制度所做的決定對於克服損害婦女參與的傳統性別偏見十分重要。如果不採取若干適當措施，包括建立對性別問題有敏感認識的選舉制度、採取暫行特別措施來促進婦女作為候選人參與、確保適當的選民登記制度和確保女選民和女性政治候選人不遭受國家或私人行為體的暴力行為侵害，要在實現婦女作為候選人和選民平等參與以及舉行自由而公正的選舉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是不可能的。</p>	
<p>73.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p> <p>(f) 對損害婦女參與的一切形式暴力行為採取零容忍政策，包括國家和非國家團體針對競選公職的婦女或行使投票權的婦女實施定向暴力行為。</p>	
<p>78. 雖然國際法庭在認定和起訴基於性別的犯罪方面做出了貢獻，但在確保婦女獲得訴諸法律的機會方面仍存在一些挑戰，許多程式、體制和社會障礙繼續阻礙她們參與國際司法進程。消極默認以往暴力行為的做法加強了沉默和羞辱文化。和解進程，例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通常向女性倖存者提供一個在安全環境中處理其以往經歷的機會，並形成正式歷史記錄，但絕不應用這種方式來取代調查和起訴對婦女和女孩犯下侵犯人權罪的犯罪者。</p>	
<p>81.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p>	

<p>(c) 確保對和解進程的支援不會導致全盤赦免任何侵犯人權行為，尤其是對婦女和女孩的性暴力行為，並確保這類進程加強作出努力，打擊對這類犯罪的有罪不罰現象；...</p> <p>(g) 針對婦女所經歷的不同類型的違法行為提供有效和及時的補救，並確保提供足夠和全面賠償；處理所有基於性別的違法事件，包括侵犯性權利和生殖權利事件、家庭奴役和性奴役、強迫婚姻和強迫流離失所，以及性暴力和侵犯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事件；</p> <p>(j) 增強刑事問責制，具體方法是：確保司法系統的獨立、公正和廉潔；加強安全、醫療及司法人員在收集和保存與衝突及衝突後情況下的性暴力相關的法證證據的能力；以及增強與包括國際刑事法院在內的其他司法系統的協作；</p> <p>(k) 增強婦女獲得訴諸法律的機會，具體方法是：提供法律援助；設立專門法院，例如家庭暴力和家庭法院，就難民營和安置點情況及偏遠地區提供流動法院；以及確保對受害者和證人採取足夠保護措施，包括不披露身份和提供住處；</p>	
<p>第 31 號：有害做法 (2014)</p>	
<p>3. 另外，委員會認識到男童也是暴力、有害做法和偏見的受害者，他們的權利必須得到處理從而保護他們，防止在他們今後的生活發生基於性別的暴力、持續的偏見和性別不平等。因此，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提及了《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在由於歧視導致男童享受權利受到影響的有害做法方面對的義務。</p>	
<p>4. 閱讀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時，應當結合兩個委員會分別發佈的相關一般性建議/意見，特別是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於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第 19 (1992)號一般性建議和兒童權利委員會關於保護兒童不受體罰以及其他殘酷或有辱人格的懲罰形式的第 8 (2006)號以及關於兒童免受一切形式暴力的權利的第 13 (2011)號一般性意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於女性割禮的第 14 (1990)號一般性建議通過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更新。</p>	
<p>5.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和兒童權利委員會一再指出，有害做法植根於在定型角色的基礎上使人們認為婦女和女童次於男性和男童的社會態度。委員會還強調了暴力問題的性別範疇，指出各種基於性和性別的態度與陳規定型觀念、權力不均、不平等和歧視使廣泛存在的各種往往涉及暴力或強迫的做法持續不斷。同時有必要憶及，委員會對這些做法也常常被用作在家庭、社區、學校、其他教育場所和機構，以及更廣泛的社會上對婦女和兒童的“保護”或控制形式¹從而為基於性別的暴力開脫的情況表示關切。此外，委員會還提請各締約國注意，基於性和性別的歧視與其他危害婦女²和女童的因素之間存在交叉，特別是屬於或被認為屬於弱勢群體並因而面臨更大風險成為有害做法受害者的婦女和女童。</p>	
<p>6. 因此，有害做法的根基是基於性、性別、年齡和其他理由的歧視，常常借助各種社會文化及宗教習俗和價值觀，以及涉及某些弱勢婦女和兒童群體的錯誤觀念實現合理化。總體而言，有害做法通常和各種嚴重的暴力形式相關或其本身就是暴力侵害婦女和兒童的形式。這些做法的性質和普遍程度因區域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其中最為普遍、記載最多的是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童婚及強迫婚姻、多配偶制、所謂名譽犯罪，以及因嫁妝引起的暴力。鑒於這些做法多次在兩大委員會上提出，且在一些情況下通過立法和方案途徑明顯有所減少，因此，本一般性建議/意見將以其為例進行闡述。</p>	

<p>8. 許多其他做法也被認定為有害做法，它們與社會構建的性別角色和父權關係制度聯繫密切而又使其得到強化，有時反映了對於某些弱勢婦女和兒童群體，包括身心障礙人和白化病人的不利觀念或歧視性信念。這些做法包括但不限於：忽視女童（涉及對男童的優先照顧和待遇）、極端飲食限制（強迫進食、飲食禁忌，包括妊娠期間）、貞操測試及相關做法、纏足、疤痕、烙印/部落標記、體罰、扔石塊、暴力入會儀式、寡居做法、巫術、弑嬰和亂倫。有害做法還包括以女童和婦女美貌和宜婚性為目的（如增肥、隔離、使用唇盤以及使用項圈拉長脖頸）或試圖防止女童早孕或使其免受性騷擾和暴力（如熨胸/“repassage”）而進行的身體改造。此外，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婦女和兒童為了符合關於身體的社會規範，而非出於醫療或健康的目的接受醫療或整形手術，很多人迫於壓力為時尚而瘦身，因而導致飲食和健康問題氾濫。</p>	
<p>10. 《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有責任遵守其尊重、保護和實現婦女兒童權利的義務。兩個《公約》的締約國還負有盡職義務，應防止損害婦女兒童認識、享受和行使其權利的行為，並確保私營行動者不對婦女和女童進行歧視，包括與《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相關的基於性別的暴力，或與《兒童權利公約》相關的對兒童的任何形式的暴力）。</p>	
<p>14. 有害做法指的是植根於以性、性別、年齡和其他原因為基礎的歧視以及多種和/或相互交叉形式的歧視的持續性做法和行為，通常涉及暴力並引起身體和/或心理上的傷害或痛苦。這些做法給受害者帶來的傷害超過當時產生的身體和精神上的後果，且常常具有損害對人權以及婦女兒童基本自由的認識、享受和行使的目的或後果。對其尊嚴、身體、社會心理及道德的完整性和發展、參與、健康、教育、經濟和社會地位也有不利影響。因此，這些做法在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和兒童權利委員會的工作中都得到了反映。</p>	<p>5. 有害做法的認定標準</p>
<p>15. 在本一般性建議/意見中，符合下列標準的做法應視為有害：...</p> <p>b. 構成對婦女或兒童的歧視並導致其作為個人或群體受到不利影響因而有害，包括身體、心理、經濟和社會傷害和/或暴力以及對其充分參與社會或發展並實現全部潛能的限制；</p>	
<p>21. 童婚往往伴隨早孕、頻繁妊娠和生產，導致孕產婦發病率和死亡率高於平均水準。在世界範圍內，與妊娠相關的亡是 15-19 歲女童（已婚或未婚）死亡的主要原因。年幼母親所生的嬰兒死亡率也高於年長母親所生的嬰兒（有時候高出兩倍）。在童婚或強迫婚姻中，特別是在男方年齡明顯大於女方以及女童教育程度有限時，女童在有關自己生活的事務中往往決策權有限。童婚還造成輟學率的上升，尤其是女童，被迫離開學校，受到家庭暴力以及享受行動自由權受限的風險增加。強迫婚姻通常導致女童缺乏人身和經濟自主權、企圖逃匿或自焚、自殺以逃避或逃離婚姻。</p>	<p>6. 有害做法的原因、形式和表現</p>
<p>23. 支付嫁妝和彩禮的情況在不同社區有所不同，可能會增加婦女和女童遭受暴力或其他有害做法的可能性。如果嫁妝的支付或規模未達到預期，丈夫或其家庭成員可能採取身體或心理暴力，包括謀殺、縱火和酸腐蝕等。...</p>	
<p>26. 婦女和女童都有參與多配偶結合的情況，有證據表明女童更有可能嫁給或被許配給年長許多的男性，加大暴力和侵權的風險。...</p>	
<p>28. 所謂名譽犯罪行為為雖不僅僅是對女童和婦女犯罪，但她們更多地成為實施這種暴力的行</p>	

<p>為的對象，因為家庭成員認為某個可疑的、主觀認定的或實際的行為會使家庭或社區蒙受恥辱。這些行為包括婚前發生性關係、拒絕同意包辦婚姻、未經父母同意結婚、通姦、尋求離異、衣著方式不為社區所接受、外出就業或不符合陳規定型觀念中的性別角色等。女童和婦女成為性暴力受害者後也可能遭受所謂名譽犯罪。</p>	
<p>30. 《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均具體提及了消除各種有害做法。《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締約國有義務規劃並通過適當的立法、政策和措施，並確保其實施能夠有效回應消除可能引發有害做法和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歧視的障礙、阻礙和阻力（第 2、3 條）。然而，締約國必須能夠論證其所採取的措施具有直接相關性和適當性，首先保證婦女人權不受侵犯，並且論證這些措施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和結果。而且，締約國尋求此類針對性政策的義務是即時的，締約國不得以任何理由為任何延遲開脫，包括文化和宗教理由。</p> <p>《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締約國還有義務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暫行特別措施（第 4 條第 1 款），14 以“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習俗和其他一切方法”（第 5 條 a 款）確保“童年訂婚和童婚應不具法律效力”（第 16 條 2 款）。</p>	<p>7. 解決有害做法問題的整體框架</p>
<p>31. 另一方面，《兒童權利公約》責成締約國“採取一切有效和適當的措施，以期廢除對兒童健康有害的傳統習俗”（第 24 條第 3 款）。此外，《兒童權利公約》還規定兒童免受任何形式暴力的權利，包括身心摧殘或性侵犯（第 19 條），並要求締約國確保任何兒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第 37 條 a 款）。《兒童權利公約》將《公約》的四項基本原則應用到有害做法問題，即免受歧視（第 2 條）、確保兒童最大利益（第 3 條第 1 款）、15 支持生命、生存與發展權（第 6 條）和兒童受傾聽權（第 12 條）。</p>	
<p>60. 締約國有義務質疑和改變限制婦女和女童充分行使其人權和自由的父權意識形態和結構。許多女童和婦女都經歷過社會排斥和貧窮，這使她們更有可能遭受剝削、有害做法和其他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要戰勝這樣的社會排斥和貧窮，她們需要具備必要的技能和能力，以主張自己的權利，包括對自己的生活做出自主、知情的決定和選擇。在這一背景下，教育是增強婦女和女童、主張自身權利的能力的重要手段。</p>	
<p>62. 完成初等和中等教育，有利於防止童婚和少女懷孕，降低母嬰死亡率和發病率，使婦女和女童為更好地主張自己免於暴力的權利做好準備，並增加她們有效參與生活各個領域的機會，從而為女童帶來短期和長期的好處。委員會一貫鼓勵締約國採取措施提高中等教育的入學率和續讀率，包括通過確保學生完成小學學業、取消初等和中等教育學費、促進公平享受中等教育（包括技術職業教育）機會和考慮中等教育義務化。少女在妊娠期間或妊娠結束後有權繼續其學業，可通過不歧視的返校政策保障這一權利。</p>	
<p>68. 委員會建議《公約》締約國： ...</p> <p>(d) 確保學校提供適齡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權利資訊，包括性別關係和負責任的性行為、預防愛滋病毒、營養、免受暴力和有害做法的保護等；</p>	
<p>81. 作為有害做法受害者的婦女和兒童需要即時的支助服務，包括醫療、心理和法律服務，緊急醫療服務可能是其中最為迫切和明顯的需要，因為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所涵蓋的有害做法</p>	

<p>有一些涉及承受極度的身體暴力，為了處理嚴重傷害或防止死亡，有必要實施醫療介入。對切割女性生殖器官或其他有害做法的受害者還可能需要實施醫學治療或外科手術，以解決身體上短期和長期的不利影響。必須將對婦女或女童妊娠和分娩的管理納入助產士、醫師和其他熟練接生人員的崗前和在職培訓。</p>	
<p>82. 國家保護體系，或在其缺失時的傳統結構應負責做到兒童友好、對性別問題敏感和資源充足，為面臨高暴力風險的婦女和女童提供一切必要的保護性服務，包括為避免承受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強迫婚姻或所謂名譽犯罪而逃匿的女童。必須考慮設置方便記憶、免費撥打的24小時全國通用求助熱線。必須具備適當的受害者安全和保障措施，包括專門的臨時收容所，以及暴力受害者收容所內的專門服務。由於有害做法實施者通常是受害者的配偶、親屬或受害者所在社區成員，如果有理由相信受害者不安全，保護性服務應嘗試把受害者遷移安置在其直接所屬的社區以外。必須避免無人監督的來訪，特別是在問題可能屬於所謂名譽的情況下。還必須提供社會心理支助，以治療受害者受到的直接和長期的心理創傷，其中可能包括創傷後壓力綜合症、焦慮或抑鬱。</p>	
<p>85. 很多移民面臨不穩定的經濟和法律地位，增加了其在各種形式暴力，包括有害做飯面前的脆弱性。移徙婦女和兒童往往無法得到與公民同等的充分服務。</p>	
<p>第 32 號：婦女的難民地位、庇護、國籍和無國籍狀態與性別相關方面 (2014)</p>	
<p>15. 與性別相關的迫害形式是因某人是婦女而對她施加的那種迫害，或婦女受害比例特別大的那種迫害。委員會認為，瞭解婦女權利遭受侵犯的方式對查明這些迫害形式至關重要。委員會指出，構成違禁歧視婦女形式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是難民婦女和尋求庇護的婦女遭受迫害的主要形式之一。這種暴力同其他與性別相關的迫害形式一樣，可能違反了《公約》的具體條款。這些形式被視為在法律上和實踐中提供國際保護的正當理由。這些形式可能包括殘割女性生殖器的威脅、強迫婚姻/早婚、暴力威脅和/或所謂的“名譽犯罪”、販運婦女、澆淋酸液、強姦和其他形式的性攻擊、嚴重的家庭暴力、存在於歧視性司法制度中的判處死刑或施行其他的體罰、強迫絕育、以持有女權主義觀點或其他觀點為由施加的政治或宗教迫害、以及因不遵守以性別劃分的社會規範和道德觀念而造成的遭受迫害的後果，或因要求實現其《公約》權利而造成的遭受迫害的後果。</p>	
<p>21. 委員會指出，《公約》作為防止歧視婦女的文書，未載有明確的不驅回條款。委員會在按照《任擇議定書》處理個人來文的工作框架內，不得不應對締約國的反對意見，即認為委員會無權處理代表下述尋求庇護者提交的案件：這些尋求庇護者的申請已在國家一級被拒，但聲稱如果被強行遣返到原籍國，將面臨遭受性和/或基於性別的暴力和迫害的危險。委員會在答覆中特別指出 19，根據國際人權法，不驅回原則規定國家有義務不將某人遣返到該人可能面臨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尤其是任意剝奪生命或遭受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管轄區。此外，委員會還憶及，《公約》暗示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以及自由、包括生命權和免遭酷刑或虐待的權利。因此，如果有充分理由認為存在不可挽回傷害的真正危險，締約國有義務不將某人引渡、遞解、驅逐或以其他方式將其從該國領土上移送到另一國領土。</p>	

<p>22.委員會還認為，《公約》第2條(d)款規定，締約國承諾不採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做法，並確保公共當局和公共機構按這項義務行事。這項責任包括締約國有義務保護婦女免于遭受真正的、人身的和可預見的嚴重歧視婦女的行為，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不論這種後果是否將發生在實行遣送的締約國領土之外；如果締約國對其管轄範圍內的人作出決定，而其必然和可預見的後果是該人的基本《公約》權利將在另一個管轄區受到嚴重威脅，則締約國本身就可能違反了《公約》。後果的可預見性意味著即使後果以後才會出現，締約國目前就已經違反了《公約》。</p>	
<p>23.因此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有義務確保不將任何婦女驅逐或遣返到其生命、身體健全、自由、人身安全將受到威脅或將遭受嚴重歧視、包括基於性別的嚴重迫害或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的另一個國家。怎樣才算歧視婦女的嚴重行為、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將視個案情況而定。</p>	
<p>28. ... 婦女在遷往其原籍國其他地區時面臨的困難可包括法律、文化和/或社會對獨自旅行或居住的婦女的限制或禁止，現實世界中在沒有家庭或社區支助的情況下獲得住宿、兒童保育服務和經濟生存等實際問題以及遭受騷擾和剝削、包括性剝削和暴力行為之害的危險。</p>	
<p>29. ... 尋求庇護的婦女在離開原籍國前沒有尋求國家保護或向當局投訴這一事實不應該影響其庇護申請，尤其是在容忍暴力侵害婦女的行為或一貫不理會對婦女侵權投訴的情況下。要求她在逃離之前尋求保護是不現實的。她還可能對司法系統缺乏信任，並缺乏訴諸司法的途徑，或擔心作此投訴會遭到虐待、騷擾或報復。</p>	
<p>31.委員會指出，婦女的庇護申請通常被歸入難民定義中的“社會團體”理由一類，這可能會強化將婦女視為從屬受害者的刻板觀念。《公約》第5條要求締約國在評估婦女的庇護申請時不帶偏見，也不帶基於男女尊卑的刻板觀念。性別定型觀念影響婦女訴諸公平和公正的庇護進程的權利，庇護當局必須採取預防措施，不制定以先入為主的基於性別的暴力和迫害觀念為依據的標準。</p>	
<p>37.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和其他措施，按照國際法規定的現有義務遵守不驅回原則，並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將需要得到保護的遭受嚴重歧視行為、包括與性別相關的迫害行為的受害者遣返到其生命將受到威脅或可能會受到嚴重歧視、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或遭受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任何國家，無論其地位如何或居住何處。</p>	
<p>46.締約國應建立適當的甄別機制，以及早認定有特殊保護和援助需求的尋求庇護的婦女，包括身心障礙婦女、無人陪伴的女童、45 精神創傷受害者、販運和/或強迫賣淫行為受害者、性暴力行為受害者以及酷刑和/或虐待行為受害者。</p>	
<p>50.締約國應在庇護程式中採用對性別問題有敏感認識的程式性保障措施，確保尋求庇護的婦女能平等和不受歧視地陳述其案情。締約國應確保： ...</p> <p>(e)營造有利的面談環境，使申請人能提出她的陳述，包括透露敏感和涉及隱私的資訊，特別是為精神創傷、酷刑和/或虐待及性暴力行為倖存者營造此種環境，並為面談分配足夠的時間；...</p> <p>(i)申請人在庇護程式中逾期披露性暴力和其他精神創傷事件的情況不自動導致對她的可信度</p>	

<p>作出不利的判斷。不願指明遭受的或擔心會遭受的迫害的真實程度的原因可能是出於羞愧感、恥辱感和精神創傷。不經她同意，不讓其家庭成員獲悉保密的面談內容，包括該婦女提供的資訊，應該是一種標準慣例；...</p>	
<p>第 33 號：婦女獲得司法救助 (2015)</p>	
<p>8. 基於性別陳規定型觀念、污蔑、有害和重男輕女的文化規範而對婦女實行的歧視，以及婦女受害尤深的性別暴力，都對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獲得司法救助的能力產生不利的影響。此外，針對婦女的歧視因若干交叉因素而更為嚴重；這些因素對某些婦女產生的影響在程度或形式上不同於男子和其他婦女所受的影響。交叉或複合歧視的理據可能包括族裔/種族、原住民或少數人身份、膚色、社會經濟地位和/或種姓、語言、宗教或信仰、政治見解、民族本源、婚姻和/或生育狀況、年齡、城鄉位置、健康狀況、身心障礙、財產業權，以及女同性戀者、女雙性戀者、跨性別婦女或雙性人的身份。這些交叉因素使這些群體的婦女更難以獲得司法救助。</p>	
<p>10. 委員會掌握大量實例，說明交叉歧視對某些婦女群體獲得司法救助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無法獲得有效補救。由於恐怕被羞辱、污蔑、逮捕、驅逐出境，遭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暴力行為，包括執法人員的所作所為，屬於這些群體的婦女往往不會向當局舉報侵犯其權利的行為。委員會還注意到，在這些群體的婦女提出申訴時，當局經常不盡職盡責採取行動，調查、起訴和懲處行為人和/或提供補救措施。</p>	
<p>14. 因此，要確保可以獲得司法救助，就必須具備六個相互關聯的重要元素——可訴性、可得性、可及性、優良素質、向受害人提供補救措施和司法系統的問責制。儘管各國當前法律、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情況各異，每一個締約國必須以不同方式在本國內落實上述元素，但這種做法的各項基本要素都具有普遍意義，可以直接適用。故此：...</p> <p>(i) 確保婦女人權維護者能夠獲得司法救助，並得到保護以免遭受騷擾、威脅、報復和暴力。</p>	
<p>17. 關於司法系統的可及性，委員會建議締約國：...(f) 建立司法救助中心，如包括各種法律和社會服務的“一站式服務中心”，以減少婦女為獲得司法救助而必須採取的步驟。這類中心可以在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家庭問題、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財產和移民等領域為婦女提供法律諮詢和援助、提起法律程式和協調支助服務。所有婦女，包括貧困婦女和/或農村和偏遠地區婦女必須能夠利用這些中心；...</p>	
<p>19. 關於提供補救措施，委員會建議締約國：...</p> <p>(e) 針對在衝突中和衝突後情況發生性暴力的問題，按照國際人權標準規定進行機構改革、廢除歧視性立法和制定立法規定適當的制裁，並與婦女組織和民間社會密切合作，確定賠償措施，以幫助消弭衝突前存在的歧視；</p> <p>(f) 確保有關在衝突中或衝突後背景下發生的侵犯人權行為的非司法補救措施，如公開道歉、建立公共紀念碑和真相、正義與和解委員會核可的保證杜絕重複措施，不能用以取代對行為人進行調查和起訴；不赦免基於性別的侵犯人權行為，如性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並且不對侵犯人權行為的起訴適用法定時效規定(見關於婦女在預防衝突、衝突及衝突後局勢中的</p>	

作用的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	
24. 應特別考慮女童(酌情包括幼女和少女)的情況，因為她們在獲得司法救助方面面對具體障礙。她們往往缺乏社會或法律行為能力，無法在教育、健康、性與生殖權利方面作出生活上的重大決定。她們可能被強迫結婚，或遭受其他有害做法和各種形式的暴力之害。	
26. 司法系統中的陳規定型觀念和性別偏見對婦女充分享有其人權造成影響深遠的後果。它們妨礙婦女在法律的各個領域獲得司法救助，並可能對受暴力之害的婦女和倖存者產生特別消極的影響。陳規定型觀念扭曲對婦女的看法，導致以先入為主的觀念和錯誤看法而不是根據相關事實作出裁判。法官往往採用刻板標準來判斷婦女行為舉止是否適當，並懲罰行為不符合這些陳規定型觀念的人。陳規定型觀念也影響婦女作為當事人和證人所提供的陳述、論據和證言的可信度。使用陳規定型觀念可致使法官錯誤解釋或不當適用法律。這種情況造成影響深遠的後果，例如，在刑法方面導致不追究行為人侵犯婦女權利的法律責任，從而助長了有罪不罰的風氣。在法律的各個領域，陳規定型觀念損害了司法系統的公正性和完整性，而且可能導致審判不公，包括使申訴人再次受到傷害。	C. 司法系統內的陳規定型觀念和性別偏見與能力建設的重要性
27. 在司法系統中，法官、裁判官和評審員並不是唯一使用、助長和延續陳規定型觀念的行為者。檢察官、執法人員和其他行為者往往讓陳規定型觀念影響調查和審判，尤其是在性別暴力案件中，陳規定型觀念削弱了受害人/倖存者的指控，同時加強了被指控行為人的辯護力度。因此，陳規定型觀念可能普遍存在於調查和審判階段，影響最終判決。	
29.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 (b) 提高認識和能力建設方案應納入其他專業人員，特別是醫療保健提供者和社會工作者，因為他們在暴力侵害婦女案件和在家庭問題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c) 確保能力建設方案強調下列問題： (一) 婦女作為當事人和證人所提供的陳述、論據和證言的可信度和分量問題； (二) 法官和檢察官經常對婦女得當行為所持的僵化標準； (d) 考慮促進對話，討論陳規定型觀念和性別偏見對司法系統的負面影響，以及改善婦女暴力受害人和倖存者所得司法結果的必要性； (e) 提高對陳規定型觀念和性別偏見的負面影響的認識，並鼓勵採取宣導行動，消除司法系統中，特別是性別暴力案件中的陳規定型觀念和性別偏見；	
35.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 (a) 強調在婦女的司法救助權問題上，媒體和資訊通信技術可以發揮作用，消除有關婦女的文化陳規定型觀念；特別注意駁斥有關性別歧視和性別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強姦和其他形式性暴力的文化陳規定型觀念；... (g) 採用保密和性別敏感的方式，以避免在任何法律程式中，包括在問訊、取證和其他相關調查程式中使婦女蒙羞，包括二次傷害暴力受害人； (h) 審查證據規則及其實施，特別是在暴力侵害婦女案件中實施規則的情況，並採取措施，適當考慮到在刑事訴訟中受害人和被告人的公平審判權，確保舉證要求不致造成諸多限制、缺乏靈活性或受到性別陳規定型觀念影響； (i) 改進本國刑事司法機關應對家庭暴力的能力，包括對緊急求援電話進行錄音，拍攝破壞財物和暴力跡象的圖片證據及考慮醫生和社會工作者的報告；即使沒有目擊證人，這些報告	

<p>也可以顯示出暴力對受害人身心健康和社會福祉造成的嚴重影響；</p> <p>(j) 採取措施保證婦女在申請保護令時不受不當延誤，並保證及時公正地審訊所有觸犯刑法的性別歧視案件，包括涉及暴力的案件；</p> <p>(k) 為員警和醫務人員制定收集和保全暴力侵害婦女案件的法醫證據的程式，並培訓足夠的員警和法務、法醫人員進行周密的刑事調查；...</p>	
<p>57. 許多司法轄區採用下列強制或任擇制度：調解、和解、仲裁、合作解決爭端、調停和利益本位談判。家事法、家庭暴力、少年司法和勞動法等領域尤其多採用這類辦法。替代性爭端解決程式有時被稱為非正式司法，與法院正式訴訟程式相關聯，但在其範圍外運作。非正式替代性爭端解決程式還包括非正規原住民法庭和基於酋長制度的替代性爭端解決辦法，由酋長和其他社群領袖解決離婚、子女撫養權和土地爭端等人際糾紛。對於尋求正義的婦女來說，這種程式雖然可以提供更大的靈活性、減少費用和延緩，但其運作往往以重男輕女的價值觀為指導思想，可能因此導致進一步侵犯婦女的權利和行為人不受懲罰，從而不利地影響婦女尋求司法覆核和補救措施的機會。</p>	
<p>58.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p> <p>(c) 確保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將暴力侵害婦女案件，包括家庭暴力案件，移送任何替代性爭端解決程式處理。</p>	<p>B. 替代性爭端解決程式</p>
<p>67. 《公約任擇議定書》增設了一個國際法律機制，使婦女能夠就指稱的侵犯《公約》規定權利行為提出申訴，並使委員會能夠對指稱的嚴重或系統侵犯《公約》規定權利行為進行調查，從而加強婦女的司法救助權。通過根據《任擇議定書》對個人來文作出的決定，委員會樹立了一些關於婦女獲得司法救助，包括有關暴力侵害婦女、在押婦女、健康和就業的顯著判例。</p>	
<p>第 34 號：農村婦女權利 (2016)</p>	
<p>6. 農村婦女被排除在各級領導和決策職位之外的可能性也更高。她們受性別暴力影響異常嚴重，卻缺乏訴諸法律的機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補救。很顯然，增強農村婦女權能、自決和擔任決策與管理職務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否則，各國便是在妨礙自身進步。</p>	<p>六. 《公約任擇議定書》的批准</p>
<p>24. 關於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第 19(1992)號一般性建議指出，農村婦女容易遭受暴力，因為在許多農村社區，有關婦女的從屬作用的傳統態度仍頑固存在。農村社區的女童離開農村到城裡找工作時特別容易遭受暴力、性剝削和性騷擾。農村婦女人權捍衛者在開展工作時，如在保護受害者、移風易俗或爭取自然資源權利時，往往面臨遭受暴力的風險。</p>	
<p>25. 締約國應預防和消除對農村婦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暴力，並按照第 19 號和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p> <p>(a) 提高農村婦女和男子、女童和男童，以及地方、宗教和社區領袖對農村婦女和女童權利的認識，目的是消除歧視性社會態度和做法，特別是那些寬恕性別暴力的態度和做法；</p> <p>(b) 採取有效措施，旨在預防、調查、起訴和懲治暴力侵害農村婦女和女童(包括移徙農村婦女和女童)的行為，不論施害者是國家還是非國家行為者或個人；</p> <p>(c) 確保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受害者有效獲得司法救助，包括法律援助，以及獲得賠償和其他</p>	

<p>形式矯正或賠償，並確保農村地區各級當局(包括司法機關、司法行政人員和公務員)具備應對暴力侵害農村婦女和女童行為和保護舉報暴行的農村婦女和女童免遭報復所需的資源和政治意願；</p> <p>(d) 確保農村婦女和女童獲得受害者綜合服務，包括應急收容所和綜合保健服務。此種服務應避免汙名化，並保護受害者的隱私和尊嚴；</p> <p>(e) 採取措施，預防和應對農村婦女人權捍衛者受到的威脅和攻擊，要特別關注那些致力於解決土地和自然資源、婦女健康(包括性權利和生殖權利)、消除歧視性習俗和做法及性別暴力相關問題的人權捍衛者。</p>	
<p>26. 關於禁止販運婦女及意圖營利使婦女賣淫的第六條對於因生活在偏遠地區而面臨特定風險的農村婦女和女童(包括原住民婦女和女童)尤其具有現實意義。由於農村生活貧苦，加之缺乏有關販運和販運者如何運作的資訊，她們特別容易遭受販運，特別是在受衝突影響的地區。</p>	
<p>39. 締約國應保障農村婦女和女童獲得適當保健的權利，並確保：...</p> <p>(f) 通過各種媒體用當地語言和方言廣泛傳播衛生保健資訊，包括書面形式、通過插圖和口頭宣傳，並確保包括以下等方面的資訊：個人衛生；預防傳染病、非傳染病和性傳播疾病；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營養；計劃生育和晚育的好處；孕期健康；母乳餵養及其對兒童和孕產婦健康的影響；以及消除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包括性暴力和家庭暴力以及有害做法)的必要性；</p>	
<p>42.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農村婦女和女童識字水準較低，在獲得教育和培訓方面處於不利地位。農村女童可能會成為童婚和(或)強迫婚姻的受害者，並在教育場所內外遭受性騷擾和性暴力，這可能會迫使她們輟學。她們的出勤率也往往因為以下原因而大打折扣：做家務和護理工作等瑣事，包括做飯、照顧孩子、幹農活和擔水打柴；上學路途遙遠；以及校內缺乏足夠的水、廁所設施和衛生設備，不能滿足已來月經女童的需要。在一些地區，女校師生還面臨來自反對女童教育者的威脅和攻擊。</p>	
<p>43. 締約國應保護農村女童和婦女的受教育權利，並確保：...</p> <p>(d) 在學校系統內外出臺方案，讓農村女童少參與妨礙其出勤的無報酬護理工作，並保護農村女童免遭勞動剝削、童婚和(或)強迫婚姻和性別暴力，包括性暴力和虐待；</p> <p>(e) 女童和教師如遇到來自反對女童教育者的攻擊，保護教育機構便是安全部隊的優先任務；</p>	
<p>61. 受全球糧食、能源、金融和環境危機的影響，國家或其他行為體越來越多地將擁有的土地出售和租賃給當地、本國和外國投資者。此類協議常常伴隨著徵用，導致農村婦女面臨被強行驅逐和貧困加劇的風險，並進一步削弱了她們對土地、領地和水等自然資源、薪材和藥用植物的獲得和控制權。流離失所給農村婦女帶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在此背景下，她們常常會遭受性別暴力。</p>	
<p>82. 農村婦女和女童是受缺水影響最嚴重的群體之一；這種狀況又因獲得自然資源不平等和缺乏基礎設施及服務而惡化。農村婦女和女童經常不得不長途跋涉去取水，這有時會讓她們遭受性暴力和攻擊的風險大大增加。</p>	
<p>86. 交通運輸和道路通行給農村婦女造成嚴峻挑戰，並影響她們對各項權利的享受，包括獲得教育、謀生機會和醫療保健。地理距離遠、地形惡劣、缺乏基礎設施和公共交通接入都會</p>	

<p>家，教育機構被用於衝突。除了面臨襲擊導致死亡或重傷的風險，在被部隊和武裝部隊佔領的學校上課的學生可能遭受身體虐待或性虐待，其中女童比男童面臨更高的風險。當武裝男子出現在學校時，家庭往往不願送女童上學，因為擔心她們會成為性暴力的受害者或受到性騷擾。因此，他們常常更願意將女兒早嫁，相信這可能給她們提供保護。總體而言，對教育機構的襲擊以及將學校和大學用於軍事目的對女童和婦女造成巨大影響或帶來歧視。</p>	
<p>50. 委員會建議，在衝突和自然災害情況下締約國實施以下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其對女童和婦女教育的影響，並保護她們的受教育權和安全：...</p> <p>(b) 採取措施，保護女學生和女教師免受佔領教育機構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身體虐待和性虐待；...</p>	
<p>52. 女童如果不上學，更有可能被迫結婚。在一些社會中，這種與宗教或文化習俗相關的歧視性和有害的童婚和(或)強迫婚姻習俗對受教育權產生了不利影響。此外，如果女童由於童婚和(或)強迫婚姻和懷孕而無法完成學業，她們面臨著被迫離開學校、將女童限制在家庭內的社會規範和汙名化等實際障礙。童婚還造成家庭暴力、生殖健康和行動自由權利受限的風險增加。如果不制止童婚，各國政府就不能履行其確保女童擁有與男童平等的接受教育機會的義務。</p>	
<p>62. 《公約》在第 10(g) 條中也呼籲締約國確保女童和婦女有同樣的機會積極參加體育運動和體育教育。然而，基於流行的定型觀念，增強婦女權能以及性別平等在該領域的積極成果因在所有體育運動和活動中的歧視而受限。在國家和國際二級，性別隔離持續存在，婦女對決策的參與有限。此外，常常不重視女性體育，造成用於支持婦女參與的資源配置不足，而且薪酬較低。從事體育運動的婦女在媒體中的形象也對普遍存在的定型觀念產生影響。在體育運動中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剝削和騷擾也反映了男性在體育領域傳統的主導地位。</p>	
<p>63.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以下行動，以確保教育制度允許兩性擁有平等的機會，自由選擇學習科目和職業：...</p> <p>(g) 採取明確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以確保當女童/婦女在教育機構中參與男性主導的學科和活動時，保護其免受性騷擾和暴力；...</p>	
<p>65. 女童和婦女受到不利影響的另一個領域是與其參與教育相關的性別政治。學校中的性別指的是以不必要的性暗示為特點的性別關係。一個常見的例子是在學校和(或)上下學途中對女童的性騷擾。女童可能遭受男性同學、教師和社區成員實施的性騷擾和虐待以及學校裡有偏見的待遇。學校裡的性侵犯和其他形式的性別暴力很大程度上加劇自卑、學習成績差和不利的長期健康和福祉狀況。由於暴力，女童不入學、輟學或不能充分參與學校生活。暴力行為往往始於辱罵和威脅手勢，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當權者質疑，隨之而來的是暴力行為。</p>	
<p>66. 由女童弱勢群體面臨多種形式的歧視，她們在學校遭遇暴力的風險增加。具體而言，愛滋病毒感染狀況、種姓、族裔、種族和宗教增加了受虐待的風險，並影響了所遭受暴力的性質。身心障礙女童同時遭受性別和身心障礙導致的歧視，而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雙性女童同時遭受性別主義和對同性戀的仇視。</p>	<p>學校中的性別不平等、虐待和性暴力</p>
<p>67. 儘管對女童的性騷擾和虐待在教育機構中非常普遍，成為她們享有受教育權和教育範圍內各項權利的主要障礙，但是這一點未系統納入教育政策和方案。在許多情況下，沒有嚴格的問責機制，並且該問題在學校被忽視，歸咎受害人，並且有罪不罰。</p>	

<p>68. 對女童的性虐待可能導致意外懷孕，尤其是少女意外懷孕，因此有必要提醒她們這一問題及其後果。該問題在家庭、學校和社區非常嚴重，因此一項重要的對策是需要根據《公約》第 10(h) 和 12 條、委員會關於婦女和健康的第 24 號一般性建議和關於對女性的性別暴力的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在各級教育開設適齡的強制性全面性教育課程，包括性和生殖健康及權利、負責任的性行為、預防早孕和預防性傳播疾病。教師應接受專門訓練，在各級提供適齡的教育。在一些情況下，如中學階段的教學人員大多為男性，應努力徵聘、培訓和雇用可以作為女童和青年婦女榜樣的女教師，使教室對其更加安全和有利。</p>	
<p>69.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以下措施，遏制對女童和婦女進行與教育機構和學校教育相關的暴力行為，從而保護她們獲得尊重和尊嚴的權利：</p> <p>(a) 頒佈和實施適當的法律、政策和程式，以禁止和消除在教育機構內和周圍對女童和婦女的暴力行為，包括語言和精神虐待、盯梢騷擾、性騷擾和性暴力、身體暴力和剝削；...</p> <p>(c) 確保在學校受到暴力影響的婦女和女童能有效訴諸司法和獲得補救；</p> <p>(d) 處理暴力侵害女童和婦女的案件，具體途徑包括保密和獨立的報告機制、有效的調查、適當情況下提起刑事訴訟、對施害者給予恰當的處罰以及為受害者和倖存者提供服務；</p> <p>(e) 確保所有女童和婦女在教育機構遭受暴力侵害的案件被舉報和記錄，在聘用學校工作人員之前調查其犯罪記錄，並制定和實施適用於所有學校工作人員和學生的行為守則；</p> <p>(f) 通過若干國家行動計畫解決與學校有關的暴力侵害女童行為，包括學校的準則，並在早期干預戰略方面對教師和學生進行強制培訓，以解決對女童的性騷擾和暴力；</p> <p>(g) 指定一個預防和調查教育機構中暴力事件的政府機制，並提供充足的公共資金，以解決這一問題；</p> <p>(h) 為遭受暴力侵害的女童提供支助服務，包括諮詢、醫療、愛滋病毒/愛滋病資訊和藥物；</p>	
<p>70. 女童遭受的另一種形式的虐待是通過利用技術和各種社交媒體來恐嚇、威脅或騷擾女童的網路欺凌。儘管男童和女童都參與網路欺凌，但研究顯示，女童成為受害人和施暴者的可能性幾乎是男童的兩倍。青春期少女常常面臨以下多種形式的網上迫害：謾罵、散佈謠言、威脅、洩露機密資料、圖像/錄影、報復、色情、往往來自陌生人的性騷擾和性挑逗。</p>	
<p>72. 委員會建議，儘管網路欺凌並非總是植根於學校，但締約國在學校採取下列措施保護女童：</p> <p>(a) 提醒父母這一現象的蔓延以及可能對女童造成的影響；</p> <p>(b) 制訂全面方案，向教師、學生和家長介紹網路欺凌可能的形式及其潛在影響，並為遭受網路欺凌的受害學生提供諮詢和支援；</p> <p>(c) 制定確保學校的現有技術不用於網路欺凌的政策，並監測政策的執行情況；...</p> <p>(f) 頒佈界定和懲處所有形式的基於信通技術和線上騷擾婦女和女童行為的法律。</p>	<p>網路欺凌</p>
<p>第 37 號：氣候變化背景下減少災害風險所涉性別方面 (2018)</p>	
<p>5. 婦女和女童在災害期間和災害之後在遭受基於性別的暴力方面面臨更高的風險。在缺乏</p>	

<p>社會保障計畫的情況下以及在糧食不安全的處境下，再加上對基於性別的暴力有罪不罰，婦女和女童在嘗試為家庭成員及其自身獲得糧食和其他基本需求時，經常遭受性暴力和剝削。在營地和臨時安置點，缺乏實體安全，以及缺乏安全、便利的基礎設施和服務，包括飲用水和環境衛生，還導致針對婦女和女童的基於性別的暴力增加。由於基於身體局限和溝通障礙的歧視，由於不能獲得基礎服務和設施，身心障礙婦女和女童在災害期間和災害之後面臨著遭受基於性別的暴力和性剝削的特殊風險。在災害期間和災害之後，還更可能發生家庭暴力、早婚和/或強迫婚姻、人口販運和強迫賣淫。</p>	
<p>38. 根據關於婦女獲得司法救助的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締約國應確保法律框架不歧視並且所有婦女都能夠獲得有效的司法救助，包括通過以下途徑：...</p> <p>(e) 通過制訂應對計畫，規定部署機動或專門報告機制、調查小組和法院，最大程度地減少法律和司法系統可能由於災害和氣候變化出現的中斷。靈活而便利的法律和司法機制對於希望報告基於性別的暴力事件的婦女和女童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p>	
<p>六. 具體關切領域</p>	
<p>A. 免遭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行為的權利</p>	
<p>55. 在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中，委員會指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是一種將女性在地位上從屬於男性及其陳規定型角色加以固化的根本性社會、政治和經濟手段。”它還強調災害處境以及自然資源的退化和破壞是影響和加劇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行為的因素。</p>	
<p>56. 委員會還指出，“性暴力是人道主義危機中的常見現象，在發生全國性災害後可能變得十分嚴重。在壓力、目無法紀和無家可歸的情況加劇時，婦女面臨更多暴力威脅”(A/65/38，第二部分，附件二，第 6 段)。</p>	
<p>57. 根據《公約》和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締約國應：</p> <p>(a) 在減少災害風險和氣候變化背景下制訂政策和方案，解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現有和新的風險因素——包括家庭暴力、性暴力、經濟暴力、人口販運和強迫婚姻——並促進婦女參與和領導她們的發展；...</p> <p>(c) 為所有希望報告基於性別的暴力的婦女提供可獲得的、保密的、支助性和有效的機制；</p> <p>(d) 與包括婦女協會在內的範圍廣泛的利益攸關方合夥，制訂一項制度，以便定期監測和評價在減少災害風險和氣候變化方案中預防和應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干預措施；</p> <p>(e) 為當局、應急服務工作人員和其他群體提供培訓、宣傳和提高認識活動，使其瞭解災害處境下盛行的各種不同形式的性別暴力以及如何預防和解決它們。培訓應當提供資訊，介紹婦女和女童(包括原住民和少數群體婦女，身心障礙婦女和女童以及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婦女和女童及雙性者)的權利與需求，也介紹她們面臨和遭受性別暴力的方式；</p> <p>(f) 採取長期政策和戰略，消除災害情況下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根本原因，包括通過使成年男子和男童、媒體、傳統和宗教領袖以及教育機構參與進來，以查明和消除涉及婦女地位的社會和文化陳規定型觀念。</p>	
<p>C. 工作權和社會保障權</p>	
<p>61. 災害和氣候變化直接影響到婦女，特別是那些貧困婦女，因為影響了她們的生計。確立</p>	

<p>並強化婦女和男子之間經濟不平等的因素是歧視，包括對土地和財產所有權和控制權的限制，不平等的薪酬，婦女集中在不安定、非正式和不穩定的就業，性騷擾和其他形式的工作場所暴力，就業中與懷孕相關的歧視，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化以及低估婦女對家庭、社會和護理工作的貢獻；以及工作場所的歧視，包括勞動剝削和性剝削，土地掠奪及由於採掘業濫開濫采和無監管的工業和/或農工業活動造成的環境破壞。所有這類基於性別的歧視都限制了婦女對災害和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害的預防和適應能力。</p>	
<p>68. 特別是，締約國應：...</p> <p>(g) 確保衛生工作者的培訓課程，包括急救服務，納入關於婦女健康和人權、特別是關於性別暴力的全面、強制性、促進性別平等的課程。應當使衛生保健提供者認識到災害風險增加、氣候變化與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可能性增長之間的聯繫。培訓還應當包括關於身心障礙婦女、原住民和少數群體婦女以及其他邊緣群體權利的資訊；...</p>	
<p>69. 由於糧食安全減弱、土地退化以及可用的水和其他自然資源更加有限，許多地區已經正在經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有證據表明，糧食、土地和水不安全的影響並非性別中立的，在糧食短缺時期，婦女更加可能遭受營養不足和營養不良的痛苦。27 事實還證明，在許多社會裡，婦女和女童承擔著種植、收割和製作糧食以及收集燃料和水的主要責任，所以缺乏可利用、可負擔得起、安全和可獲得的飲用水和燃料對她們影響特大。此類與氣候有關的資源稀缺加諸婦女的額外負擔耗費時間，造成實際困難，增加了遭受暴力的風險，也增加了壓力。</p>	
<p>75. 婦女移民在途中、營地、邊境和目的地國都面臨更高的風險，可能遭受基於性別的暴力，包括人口販運，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視。在移徙過程中和目的地，由於缺乏充足的性、生殖和精神保健服務以及在獲得就業、社會保障、教育、住房、出生證或結婚證等法律檔和司法求助方面的歧視，婦女還可能面臨特殊的侵犯人權行為。移徙婦女和女童經常受到交叉式的歧視。在目的地地區，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中心，移徙婦女還可能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p>	
<p>78. 根據《公約》和關於移徙女工問題的第 26 (2008)號一般性建議以及第 32 號一般性建議，締約國應：...</p> <p>(c) 確保接收移民的邊境員警、軍隊人員和政府官員性別平衡，並培訓這些群體瞭解移民婦女可能面臨的具體性別傷害，包括加大的暴力風險；...</p>	